

庚子首夏

東城記餘

朱作榮署檢



錢唐丁氏
榮於武昌

序

自來游武林者輒曰西湖西湖然城外以西湖爲勝而城內則以東城爲勝閒坊曲巷僧廬道觀多南宋以來舊蹟名人韻士游屐所經寓廬所寄往往在焉經臨其地令人悠然有懷古之思厲樊榭先生所著東城雜記二卷 四庫全書著錄敘述典雅考核詳明雖偏隅小識言武林掌故者不能廢也然先生自敘謙言見聞陜隘推廣成書尙將有待况自先生至今百有餘年遺聞軼事可采錄者又豈少哉枌園楊君自少刻苦自厲博通羣籍曾以優行貢成均光緒

東城記餘俞序

一

初又以孝廉方正徵亦武林一耆宿也所著書甚多而東城記餘二卷則繼樊榭而作者原書凡八十五條而記餘得九十五條視原書贏其十記地記事并記其人一如原書體例丁脩甫孝廉以鈔本寄示擬刻入武林叢書而乞余爲之序余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乃也里可溫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師麻兒也里牙之靈迹上下四方以是爲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相合惟所敘源流不同而稱其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則與今歐羅巴道路遠近正復相合豈利瑪竇

之徒果出於此歟若景教流行興於大秦大秦國古
謂之梨軒 本朝職方會覽名如德亞去歐羅巴絕
遠轉與利瑪竇蹤跡不甚合矣異說支離不可究詰
然寺建於元至元十八年亦杭郡一大古蹟鑿古者
所宜知矣而樊榭之書竟未之及此亦見楊君拾遺
補缺之功焉余未得與君相見而君之子曰泳生則
謁經精舍高材生也余忝主講席三十一年幸有一
日之知茲因脩甫之請序君此書并勸早刻之與樊
榭書並行於世異日 國家重開四庫館亦必有取
於是書矣曲園俞樾序

光緒杭州府志文苑傳

楊文杰字廷英號粉園仁和人同治六年優貢光緒
元年舉孝廉方正少孤貧依甬東外家嘗爲人飯牛
或佐市肆會計刻苦自厲借書夜讀通四書五經章
句漢宋箋傳閤誦默識遂精解故爲一時冠旁及卜
筮星命青烏家言皆有心得其教誨生徒文字之外
尤重立品時舉惠吉逆凶之語相勉戒四年七月卒
年七十一桐廬袁昶誌其墓著有續經稗十二卷羣
經札記十四卷大學古本訂一卷說文重文考闕文
考逸文考各一卷東城記餘二卷堪輿雜說四卷

東城記餘傳

清故孝廉方正楊君墓誌銘

桐廬袁祖撰

嗚呼欲致天下於有道之世則必使士皆尙實行而不使徒尙浮僞詐儻瑯緜詭瓌之言人心其庶有瘳乎若仁和楊君者其素行殆可以教授於一鄉一州使一鄉一州之人儉然覲然綴綴然瞽瞍然簡靜端慤而不使侈然自放於非禮義之域如君之所成就宜若可以風世而今已矣君諱文杰字廷英枌園其號也世爲仁和縣人曾祖父鼎達祖父爾振考勝凱君自爲學官弟子少孤貧佐質庫治經物簿以生間則治五經章句漢宋箋傳疑誼闡誦而默識之久之

東城記餘墓誌

兼通於解故音均字形偏旁之學未嘗立意箸文偶筆之爲經說則博以達持身廉潔寡欲與人語諄諄若恐傷之終日黷然不見崖岸然遇交親雖樸陋鄙夫必爲之盡死則於君乎玲殯未嘗矯志厲俗而其積行則慤以和嘗丁同治辛壬間之變家產蕩盡妻孥餒殍而先生氣完然若無所傷亂既定自歸於杭納婦生丈夫子二時年已六十餘矣前督學吏部侍郎秦興吳公聞其賢而稱之凡行省科舉優行以貢太學俗例多拔善書或年少爲功令文華美者吳公獨首辟君曰吾以爲多士勸也君之持守殆遇水火

陰陽盜賊有時而不能爲沴然則今世之士觀於君亦何憚而不爲善邪光緒元年府縣學官辟君孝廉方正君以疾辭不應 召試不服其冠四年七月邁疾卒年七十有一孺人胡氏程氏前卒徐氏殉難子二長鈞生次泳生以後其兄皆繼室馬氏出以庚辰六年庚辰三月庚辰十有三日庚辰時葬茅家埠之原其孤以狀數千里走京師乞昶銘銘曰惠之元同而返其宮在約不窮永甯厥躬

東城記餘卷上

仁和楊文杰粉園

駐蹕街

乾隆庚子三月初三日

純廟南巡臣民咸在

慶春門街接 駕街右有駐蹕街當是 翠華暫駐
於此後人因以流傳且有訛爲朱碧者

檢校所

杭城批驗所在艮山門內新橋之南里人呼爲所巷
卽元時檢校所舊址按唐代劉彤有請檢校鹽鐵表
其名或由昉歟元史百官志大德三年於杭州嘉興

東城記餘卷上

一

紹興溫台等處設檢校四所掣驗鹽帑母過常度兩
浙鹽法志職官表大德三年任杭州檢校所提領大
使赤璣顯忠字遂良遼東人延祐六年罷之至正二
年中書省奏准復各立檢校批驗所兼驗鹽引明初
立批驗所四杭紹嘉溫復增甯台爲六宏治閒仍廢
甯台崇禎十三年增松江 國朝順治初設杭紹嘉
溫四所十三年增松江康熙五十年裁溫州額存四
所今所署門東向中爲甬路爲正廳西瀕東運河其
南爲掣廳鹽政按掣時鹽船三日前齊入艮山水門
泊太平橋掣畢給號票候程開運

鹽義倉碑記

李敏達公鹽義倉碑記曰從古鹽筴之制裕國便民而歷代以來百弊叢生遂有上虧國課下瘁民生至商亦兼受其困則體恤之心未至也伏惟

聖

祖仁皇帝軫念浙鹺恩膏疊沛我

皇上承乾

御極益以加斤減費蠲課賑災商力既舒故民價不增而課額易辦於是眾商感悅因見

皇上勤

求民瘼歲支正項儲穀備荒乃願共捐銀一十萬兩用襄積貯亦足以見 聖德入人之深而感人之速矣衛職兼鹺務不敢壅於上 聞既奉 俞旨遂令

東城記餘卷上

二

別建義倉遴選誠實之商輪加經理或當出陳以易新或當糶三以存七隨年豐嗇與時變通庶幾穀日益多濟日益普雖有水旱可以不爲民害焉夫天下熙熙攘攘大抵皆爲利往來耳以諸商各出資費奔走海濱馳驅團舍誰不欲利益什百爲肥身家貽子孫之計乃昔之恐失鎔銖者今捐數萬金不惜則豈非厚生正德之化風動於不自知哉是倉也卜築於良山門內錢氏園基其地約四十畝其厰計百四十間其貯可八萬五千石其於水近可便搬運其爲地燥可免溼蒸其屬禁城可以數稽查其遠民房可以

避煙火周圍有牆牆高而厚布殿有版版闊而堅殿外有場場寬而平場前有廳廳高而敞有門可以杜閒雜有廟可以依倉神後有同志更擴充而推暨之其愈廣 皇仁於無際也夫見兩浙鹽法志

永濟倉

永濟倉舊名廣豐倉卽明預備倉在艮山門倉巷康熙三十五年設鑄錢局於此三十八年停鑄五十四年巡撫徐元夢具題卽舊址建造倉廩二百四十間改名永濟杭捕同知金上志勒石紀之其記云夫創建興修以昭垂永久而勿替者必得其地得其人而

東城記餘卷上

三

後可得其地而不得其人則無以經始得其人而不得其地則無以成功猶必因時制宜審財量力之爲愈焉故靈臺之建庶民子來不日成之引古證今若將符契而不悖者有如永濟倉之興建者歟倉基在武林艮山門內始爲廣豐倉繼爲寶龍局厯有年來興替不一茲今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奉 上諭截留漕米二十萬石以備不時賑濟之需眞乃浩蕩 皇恩惠愛元元未雨綢繆之至意前古之所未追也雖分貯在省各廩恐徵收新漕勢難並儲必得另建倉廩堆貯方克有濟恭蒙 皇仁會同司道各

憲周詳至慮卜基於廣豐倉舊址興建倉廩二百四十間折給工料題明在案原委縣監造估定工料銀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兩有零續增瓦片亂石木植等物以及添造大堂捲篷大二門共十二間又折造倉王廟并看倉人役住房共二十九間又補砌甬道豎造碑亭等項連前原估計工料費用銀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九兩七錢一分五釐後職奉委督造潔已奉公加意節省實上用銀一萬零一百七十一兩四錢三分隨於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初一日開工平基一面採辦木石磚瓦至十月十二日定礫豎柱於五

東城記餘卷上

四

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工程告竣誠以 皇仁憲德加惠斯民立此萬世不磨之業若不另顏其額無以表如天之浩蕩又何以慰動地之歡欣乎是以仰請撫憲定額書聯并編置倉廩字樣以便刊刷懸記再者凡事關 國計民生罔不創立碑銘照得此項畱漕既出 特恩而建置工料又屬捐給真千古一時似難膜置俯祈頒賜碑文勒諸貞珉以誌一時之盛將見後之守此土者仰 皇恩之深厚體憲慮之周詳用勵職守出給因時俾兩浙蒼生咸慶豐盈于永久豈特紀事已哉蒙易倉名曰永濟職緣奉委監造躬

逢盛舉敬將顛末敷陳勒石昭垂不替紀事直書漫不計文之工拙也謹記時大清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仲春月吉旦浙江杭州清軍驛傳總捕同知加三級紀錄一次金上志撰里人程之麐篆額書丹

昭忠祠

浙江全省昭忠祠在清泰門內金衙莊先是咸豐十年粵匪陷杭城死難者十萬餘人紳民建崇義祠於吳山工甫竟而城再陷克復後祠宇重成採訪未徧僅奉總牌十年紳民請建斯祠門堂恭摹 御書匾額正饗堂二前祀官後祀紳東堂二前祀弁勇後祀

東城記餘卷上

五

民人西堂二前祀官眷後祀紳婦北堂一祀民人婦女分龕立位次序秩然祠旁皋園水木亭館之勝則備祠祭憩所園之外爲太湖蕩蓄魚放生禁止網罟同治十二年巡撫楊昌濬奏列入祀典豁免錢糧并撰碑記文曰浙水東西禮義而文顧近弱國生斯土者與官斯土而用其人則亦曰近弱也然而句踐以報疆吳抗中國錢氏立國傳世戰守卒完其域譚戚名將以浙兵雄九邊則夫血氣之奮禮義之歸時爲之與 國家全盛博大之氣或漏氛斲芽燧日星晦亭於是乎有廣西之亂令長不職遂勦將帥縱橫萬

里鋒鏑塞乎中原狂走十餘年卒逃死於浙江浙江復而兵事漸解遂以救平浙江之繫於天下大矣唐宋以來袁鼂董昌方臘張士誠亦云代有然所殘掠或數城數十城已耳若夫外寇憑陵肢體折腹心潰枝葉槁本根拔千百年所未有也夫浙江四達襟帶江海而背甌吳咸豐八年戊午三月賊犯上游旁略數縣形勢尙格逡巡遁走自皖南魚爛廣德績溪門戶盡撤而後有庚申之事省會不守大臣死封疆賢傑死扞衛匹夫匹婦慷慨於水火繩藥者相望何其烈與援師如雨五日而歐豺虎顧未大創也東南蠶

東城記餘卷上

六

食已徧壯健日死亡東壩陷而喉吭絕蘇州亡而唇齒失糧匱鄰蹙智勇困矣備分力單賊來無方而後有辛酉之事是時列郡淪沒未下者二三城皆艱杌無以濟可謂危矣文武官吏抗橫草之憤膏血塗野而不顧士大夫之有志節者提名義號召前殲後繼赴義如渴百戰悍暴投死包村析骸易子湖州比於睢陽時乎艱難則莫彊乎禮義矣豈多文者固必弱哉今恪靖伯左公奉命於鼎沸之日誓師於荆棘之野三衢一隅開府以謀克復揚威靈時蔣公益澧爲前驅而昌濬亦以書生參軍事馳驅知己效鉛刀

之用擐甲數十百戰窮獸猶噬大韃大膊羣力允宣
師武不匱浙東既下乃以同治三年甲子之春攻復
杭州廓清郡縣子遺黎民十不得五國殤之哀貴賤
同之 朝廷教忠典制顯顯一命以上晉階錄孤尊
者易名崇祀下不遺於氓庶既厚且廣左公乃延攬
賢大夫士資其聞見采掇遺烈網羅幽潛開採訪忠
義局於甯波府城後移杭州具籍入告仰邀 褒卹
歲月久淹以名達者二十餘萬人蓋繼左公者荷澤
馬端敏公合肥李公湘鄉蔣公及昌濬封事既陳
恩施沛然前後入 奏者三十有三京曹陳請恆有

東城記餘卷上

七

增益欽承 詔書考之成憲擇地東城金衙莊糜公
府巨金閔建祠堂奉文武官瑞忠壯羅壯節王壯愍
而下鄉大夫戴文節趙忠節而下需次之吏庠序之
士逮夫庶人婦女死封疆死捍衛死水火繩藥者堂
夾房室粟室類從復崇坊表一如律令其有浙人而
死事於外者附祀焉主採訪者今湖州府知府楊榮
緒金華府知府徐寶治浙江候補知府朱志汾浙江
候補道秦緡業 王景澄吳大廷林聰彝梁恭辰王蔭
棠前國子監司業仁和沈祖懋前四川永甯道富陽
高應元前內閣中書錢塘張應昌忠義祠創始同治

十一年四月落成十二年二月庀工者浙江候補知府周李燮仲春宜祀俎豆肅雝衣冠在列車馬來下周旋興起乃銘麗牲之碑銘曰

皇帝中興沐

浴日月重輪重光宵衣南顧女牛所照如沸如羹篤生將率運民水火掃厥欒槍漸水之流大越之山重秀而明奪人虎吻還女饘粥弔死扶傷溝壑原野無完家室嗟乎遺氓爰咨爰詢疇殉疆場疇抗戈兵萬死不視陷胸決脰凜乎若生上告

天子榮賁

九原禮在太常贈秩卹後復啟崇祠牲物來享相茲棟宇鬱乎沈沈翼然東城旁延林皋妥幽降靈百世

東城記餘卷上

八

馨香痛深創鉅職守土者內安外攘彼都人士毋徂於故忘危忘亡羣靈在天消戾化慝百穀用成孫子忠孝蹈乎賢智肅承王章庶幾古語永無兵燹來眎斯銘同治十二年歲在癸酉仲冬之月

林氏家乘序

明胡應麟自號石羊生嘗爲林氏家乘序曰錢塘都會甲天下闡闡之富饒閭閻之豪鉅薄海內外鮮與倫焉而其尤顯著特聞者無若忠清里之林氏錢塘之有林氏也其先世蓋徙自汴都徙當宋南渡時譜系綿邈弗可考勝國初提領公首以仕聞提領生士

民士民生居義居義三子仲曰榮入皇朝以孫章貴
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榮子三才文森才隱德弗耀
文永樂庚子舉於鄉歷官柱下史森亦以子章貴贈
官如父榮才子秀性至孝博通三教書爰自吳山大
井巷徙今仁和之褚家里森子章幼穎敏工八法景
泰中有司以神童薦歷官太常寺卿從一品貶封三
世子二長應祥以蔭官太僕寺主簿次應禧亦用有
司薦入中書爲人強直正德間不肯阿逆瑾掛冠去
瑾敗復召歷官尚寶卿順天府丞父子誌飭好修相
繼縮簪組登九列立朝餘七十年負郭廬無寸溢州

東城記餘卷上

九

里偉其爲人至方諸胡威父子秀子二曰巒曰岡巒
生宏及奇奇生梓梓進士起家至雲南按察副使岡
負氣任俠業賈賓客傾四方以同事中傷歿縲絻識
者悼其非辜扼腕天道當有後俄五子舜受愛孚爵
咸克世其業以高貲雄里中旣而受嗣絕從子懇嗣
愛子念絕繼功嗣愛孫萬春絕之蕃嗣世代數更子
姓岌岌如綫林氏此時號中衰而舜子恩恩子文明
始皆用儒術自奮恩年十一孤弱冠入太學負場屋
聲弗售齎志沒文明十二亦孤再試太學不利絕意
進取屏居一室以經籍自娛讀史傳綜古今成敗得

失利害至端木計然諸傳喟然曰大丈夫當身名俱泰巖處長貧賤誠足羞史遷因是至欲後之人諱談仁義則惑滋甚也陶朱氏三致千金而散之吾師法蓋不遠始大肆其力於治生身與僮僕嘗甘苦視百貨緩急而時操其奇贏既饒智計多億中亦會數有天幸不詘乏歲入益稔益規恢其已成之緒不數十年而武林田園室廬腴上者相率歸太學家一時里中素封靡敢差甲乙迺其好施予利澤人出天性比閭族黨空乏以情告人人使厭其意去數損已貲佐太學當亡重嘉其誼爲綽楔樹閭間太學子曰之盛

東城記餘卷上

十

之芳長芬之盛少卓犖不凡雖寢處膏粱而下帷焚膏與寒素士競佔嚙聲藉甚冠諸生丙子與余同計偕再上公車報罷慨然躡屩登岱宗拜闕里周歷大河淮泗已浮扁舟入石頭弔古秦淮北固間歸而學殖彌邃諸儕輩爭俛下之方淬勵壯年攄夙抱以建樹當世而會太學嬰疾終母安人亦偕逝之盛執二喪苦土中傷功名未建怙恃相繼溘焉卽異時萬一適逢而終天之恨殆不可復於是乘幽憂餘隙拮據先世積累之自爲林氏家乘傳之諸子若孫謂不佞年家子宜有言序首簡不佞辭不獲輟因之盛所自

述而稍次第之以俟後之紬金匱石室者且以徵林之所繇碩大繁昌非一朝一夕之故云

樣宜忽木刺大普興寺

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略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問其所謂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虛尺餘祖師麻兒也里牙靈迹千五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爲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且大明出於東四時始於東萬物生於

東城記餘卷上

七

東東屬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佩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爲準薛迷思賢地名也里可溫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滅里外祖撒必爲大醫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父外祖舍里八馬里哈昔牙徒眾祈禱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處也里可溫答刺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馳驛進入舍里八賞賚甚多舍里八煎諸香果泉調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職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驗特

降金牌以專職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
往閩浙皆爲造舍里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
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登榮顯持
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教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
二神人告云汝當興起寺七所贈以白物爲記覺而
有感遂休官務建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刺大
普興寺見至順鎮江志

漆野園鶴

湯鄰初土橋縱步詩徵君已載雜記矣尙有飲東城
翁承美漆野園觀鶴舞四詩吳志上曾採入武林耆

東城記餘卷上

十一

舊集特錄之以助掌故水邊精舍面高城養鶴年來
始學鳴忽向尊前相對舞主人翻擬問園丁胎禽曾
跨上仙來瘴海吳雲曠九垓何意雙雛方刷羽見人
渾識是仙才會到焦山古洞前華陽遺刻尙千年于
今寥廓方無礙好共聯翩入紫煙臨皋江上一輪孤
曾向蘇公問樂無此日羽衣同舞罷夜來應得夢方
壺下注萬厯乙巳四月旣望書於五粒軒想志上先
生所見係真蹟也

錦杏軒記

金幼孜文靖集錦杏軒記云太醫院御醫金剛中世

家淵之錢塘代以其術顯錢塘之人有抱札瘥疾痰者不之他氏必詣金之廬而請焉自其祖父至於剛中以其術濟人多所全活剛中居家時愈人之疾未嘗有責報之心欲效昔董奉事第令種杏數年之間杏皆成林根株益固枝葉蒼蔚春陽時至千葩萬萼一時競吐各披綵纈如烘丹砂如點絳雪如蒸赤霞光采穠麗絢爛雲錦剛中顧而樂之乃築軒杏林之中而顏之曰錦杏旣而以選召至京師隸太醫院以拜今官嘗從容爲予具道其軒之勝且徵文以記余聞董奉居廬山治人疾愈不責其報但令種杏歲久

東城記餘卷上

三

成林後奉竟以仙去其迹誕漫不經故後人間有一造其境則荒煙白露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深欲求向之紅霞萬樹燦然可愛而賞者已皆不可復得然則奉之杏與其出處果信然否歟是固不可得而辨已今剛中之學世有顯著而錢塘實其故業杏林之錦誠非詡誇無實之景而及今又得以其術遭遇聖明之世列官於朝爲國上醫則其名譽事迹赫然光顯視向之種杏如奉者蓋霄壤不侔矣雖然錦杏之在軒固爲可愛而四時代謝有不可以常得孰若活人之心如春陽之澤物使疲癯天閔者皆得如杏樹之

敷榮暢達不復枯槁則其可愛又當何如哉姑書此以復剛中以為信然否也今金郎中巷卽剛中故居

于忠肅玉帶

金壇段大令玉裁經韻樓集有改皖桐章甫撰觀于忠肅公玉帶記云杭城東北隅之慶春街有紺宇穹隆曰顯真道院建自南宋沿今增修弗替以祀火德星君余承乏仁和場官歲一循例致祀初祀禮成有紳士指神服玉帶告曰此明少保于忠肅公帶也常年珍襲賽期一被神躬時不敢瞻玩亦不暇詳詢顛末閱數日偕二士人詣院命守院者啟櫝觀之圍約

東城記餘卷上

十四

四尺餘嵌碧玉十三版古色蒼然間有損璽余問曰既爲公物公墳廟近在西湖盍歸其子孫爲宗器乎士曰此忠肅公意也公舊居東里距道院非遙少時讀書院中曾許異日爲神莊嚴及繫獄後乃遺命以斯帶供神御至今不改嗟乎忠肅公之於明室豈非再造功哉當其力阻南遷扶掖監國事成事定決迓回鑿雖唐之郭李何能比焉特石亭徐有貞輩忌功日久奪門之後不容厠足必滅此朝食乃可大逞恣睢故喪心造誣構陷殊死而論者或以不諫易儲爲公憾不知公諫易儲一疏請復儲二疏明臣獲見之

而天下後世罕知之仁和阮氏泰元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可證用此知英宗升遐見公魂魄英宗之媿於公多矣公則一無所媿於英宗也公自任患以來懸宋文丞相畫像於卧側蓋公未嘗一刻不以丞相心爲心矣丞相以衣帶書銘言志公以玉帶酬神公之不欺神者公之不欺其心也公之不欺其心者公之所以不欺君父也與文丞相之用心有異乎哉是帶藏於斯院公靈爽式憑其必能庇蔭民物又無論謹齋心澣筆記其崖略備公逸事焉胡比部理聽香齋集有詩云顯眞院公讀書慶春街公舊居九門

東城記餘卷上

五

團營九邊策想見十圍腰腹中能儲四百餘年畱一帶故物畱傳明景泰良工琢就鈐十三蟒玉當時特恩拜公事英廟臣節堅迎鑿竭力身仔肩輕裘緩帶度嫺雅指揮譚笑摧也先公輔郟王臣志瘁易儲事未爲公累紅鞋犀帶畫像懸託孤何殊文宋瑞庸材誤國江與陳金帶欲換工謀身見深之廢由二相禍延壁碎諸廷臣公於此時非不諫履霜嚴凝初集霰磨盡晶瑩玉鏡光可奈君心不如面公於此時胡不歸點瑕免使蒼蠅飛也知挂帶比還笏好將初服更朝衣公非保身乏明哲君恩太深計難決畱得蔥河

虹貫天誓灑孤忠一腔血七尺軀爲盛名誤欲酬主
知家不顧尙方珍賜密室扁籍沒時隨帶歸庫此帶
不遭裴晉公口占謝表福考終此帶不逢曹使相身
被殊榮誌家狀猶幸莊田共給還遺澤摩挲喜無恙
平生不解禪機深山門畱鎮非公心帶和魂返斷齋
處祝融祠宇陰森森吁嗟乎七年天子一方玉投向
井中汪后哭織兒競論奪門功戢戢萬釘如筍束石
駙馬曹吉祥齊叨紫綬懸金章冰山轉眼盡消釋惟
公此帶千古遺甘棠張舍人應昌彝壽堂集有詩云
西湖岳于兩少保雙忠作鎮雙高峰墨敕畫像武勝

東城記餘卷上

六

印鄂王手澤駢鐘鏞忠肅錢塘是鄉里墓祠乃無遺
器供道院寶帶補其闕照耀湖西藏城東此帶服御
小物耳對之頑懦披丹胸想見宣德明良會輕裘緩
帶鸞鳴離朝廷三楊共洪檝晉豫千里揚仁風俄逢
正統土木禍端委東帶鶴立恭南渡前車重根本北
門筦鑰銷煙烽景泰嗣位定大計莫安國家如泰嵩
金帛不許和不可請帶弗與真威雄如何僉壬任誣
構奪門挾釁持南宮吾帶欲更爭擁翊營蠅苟狗毒
蠱蜂不殺無名亨等意徇私昏闇嗟英宗蟠帶三褫
付談笑一腔血灑襟袍紅須與徐石竟何在千秋廟

食題旌功豈獨奔走拜松栢珍此一帶伴璜琮帶兮
三朝厯治亂衮職無闕完初終曾與袍鎧弓劍伍賜
予封職各恩隆取義成仁圭璧潔懷人畱物縞紵通
古院當年讀書處有僧早識端黼容英魂毅魄此憑
式玉梁金鏤光熊熊摩挲遺帶重感溯公與武穆異
實同並排和議敵仇愾並嚴軍律善戰攻報國一心
盡劬瘁安邊三策麾寇戎獄成意欲莫須有二字三
字同冤蒙功烈志節一無異異在事勢殊遭逢若使
宋高察檜惡亦返二聖飲黃龍若使景帝聽理策安
保一統完居庸大臣易地皆然耳河山帶礪昭雙忠
雙忠作鎮雙高峰乃覺金山畱帶徒禪鋒我瞻此帶
拜祝融衮衣恍覩清明躬我捧此玉尊球弓瑜色如
見精白衷獨舉赤手擎蒼穹爲國砥柱爲崇墉對之
頑懦披丹胸安得垂紳正笏如于公吁嗟乎安得垂
紳正笏如于公

回回墳

陳良謨見聞紀訓云長興減損齋應奎少時有舅氏
某者宦游閩中託祈夢于九鯉湖用卜一生窮達其
舅氏詣神祈焉夢神告曰正去採絲瓜見赤毛羊三
箇繫在園中喫草覺而述其言以復莫可詳解漫不

畱念久矣迨正德丙子損齋偕弟應璧赴試於杭俟舟於回回墳旁有廢圃一區圃中有絲瓜棚瓜垂垂焉甚多損齋漫就而採之轉盼間忽有三羊繫藩毛色皆赤損齋乃大驚詫呼其弟曰昔夢云云今果驗矣然不知其何兆也是歲損齋中鄉舉明年試禮闈中式與予爲同年間以語予如此

揚清祠

祠在忠清里嘉靖間知府陳一貫改凝真庵爲之祀王僉憲琦項郎中麒林璐歲寒堂存稿揚清祠記云揚清祠者何祀鄉先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

東城記餘卷上

六

麒而建也肅皇帝時御史唐公鳳儀採少保胡端敏公言忠莫如唐褚公清莫如明王公項公異代同里乃樹坊於里門曰忠清置二公木主附褚廟以祭學使孔公天胤曰二公生同里接武同朝宜專祠與褚公同表曰揚清與褚公異在昔輜軒使者激揚風聲其勤且慎不苟同如此嗚呼古稱鄭公鄉高陽里胥是意也歷今百餘歲雖國家代興未嘗不崇忠孝尙廉節鄉先生歿而得祀於其鄉居斯里者想見吾祖吾宗未必不望衡聯宇勁節高風於今爲烈前賢之失傳後人之羞也幸也里中父老猶能舉其名也按

王公始以孝廉事文皇帝自學正擢御史再陟外臺
領山西學政備兵川東西視項公位不爲不顯服官
三十年不爲不久卒以寒餓死余嘗咨嗟歎息當太
平盛世迹比首陽意必谿刻自處好名爲甚顧令里
中人悲縉紳以餓死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乎
哉及考其行事寬仁平恕活囚至七十餘人誘掖多
士無峻容倨色行部蜀中盜賊解散類如此然後知
公之守己爲極嚴耳嚴則辨義利矜細行無論卻餽
遺辭廷賜甚至黃麻一冊義無重受相傳公絕糧久
夫人出耳環易粟詰其由來若將浼已者亟起墮諸

東城記餘卷上

七

河給夫人曰是贖物也以故遂不得食而卒藩臬賻
金殮焉明興以來未之有也項公生平不少概見端
敏去古未遠其言不妄王公苦餓項公亦苦餓王公
有室廬項公無室廬晚年御史某爲闢地誅茅居焉
嗚呼惟王公能卻天子百金惟項公能受御史一廛
貧窶家居三十年項公不效王公而清與王公同冷
曹郎署當景泰天順間時勢紛更較之文皇時臣節
稍媚矣吾讀其應詔陳言一疏未嘗不凜凜也其略
云李賢王翱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
膝以圖苟免不知節義廉恥爲何物宜正刑章以訓

有位夫李賢主翱賢者也公親與同朝必有以洞悉其本原而侃侃形諸章奏公之立身益可知矣以視褚公爲忠爲清皆臣極也父老生其里者亦與有榮施哉是爲記又仁和令姚公光宇重修揚清祠記曰同治九年十月九日光宇試東城講舍與邑人士談藝之餘尙論鄉賢僉謂講舍近忠清里里以昭忠揚清二祠得名揚清湮沒已久地且爲居民佔光宇亟詣勸清故基捐廉倡復里紳丁君申林君一枝鳩貲集材踴躍爲助五閱月而工竣糜錢一千緡有奇復請提講舍羨餘錢二十千爲香燭修葺費由講舍紳

東城記餘卷上

三

董暨觀成堂綢業董事互相守理丁君請記顛末光宇按祠中舊碣惟存崇禎間禁約一石嘉靖間杭郡太守陳公一貫祠記石刻雖亡邑志可考康熙朝林鹿菴先生有記著錄歲寒堂稿光宇自慚不文懼林記之久而失傳也爰補鑱於石而附識重建之繇以冀後之守是土與居是鄉者共維持於無斁云十年十月朔記

周都司

周螯字明溪其居第在錦衣巷東後人因名其巷爲周都司張瀚奚囊蠹餘周參將墓誌銘云余蚤歲與

兄風山光祿弟子清中丞同受經鄉塾一時皆英特
士而參將明溪在焉已各駸駸貴顯明溪獨偃蹇不
偶世廟庚戌後四方稱兵加意武備往往起閭閻韋
布之雄立致將帥於是明溪走都下當時同宗容齋
京已仕爲錦衣都指揮使因隸籍登武科尋以騎射
韜略舉會試第一

按志 嘉靖中

名動京師例授錦

衣副千戶未幾進指揮僉事守備贛州以功能再進
都指揮僉書吾浙專闖拜鹽城參將再奉璽書移守
嶺西高肇等處不數載累官三品不啻貴顯崇盛矣
豈非遇時而命也哉何前嗇後豐也迨余督兩廣諸

東城記餘卷上

三

軍明溪爲裨帥一見輒稱病余察知病狀方圖請易
會有被逮之報覈之頗不得實心跡旣白而明溪卒
抱憂憤以歿悲夫功而得過信乃見疑古今聖賢豪
傑所不免獨一明溪哉明溪姓周氏名罄字嶸伯世
仁和人曾祖全祖信父傑母毛氏正德乙丑七月三
日生賦質清粹通朱氏周易義善詩文作真草書道
勁有法性孝友事兄平溪巒終始無間爲將多機警
馭下恩威並用孚心士卒故屢有平定功在贛日威
行諸山寇不入境浙中酌議屯政切中時宜鹽城弭
盜防倭保障允賴嶺西平尖嘴等巢擣黠酋全仕侈

等寨著績殊偉紀功者聞于朝兩有白金文綺之賜
督撫巡臺廉其才咸薦獎之若御史大夫南岷王公
司空鎮山朱公推引尤亟陽春之役余猶勉以力疾
終事而疾劇竟不可強不知者方以避難引疾疑之
彼敘功受賞彰明較著如此顧云罪浮於功曾不知
中於嗾者之口欲以服將士之心作遠臣之氣豈不
難哉元配謝氏詩人可山惠之女婉慧貞靜主中饋
旁及書算技藝靡不通解始可山本奇其女一見明
溪輒又奇之竟以女託焉處窮約以勤儉濟其無遇
拂逆以命數寬其憂當遠遊以振奮鼓其氣迨利達

東城記餘卷上

三

以患害惕其衷至於謹祀事端闕儀相夫子匡不逮
馭臧獲均慈惠教允子用義方凡此可謂克全婦道
矣嘉靖丙寅十一月十四日卒於家春秋五十有七
隆慶己巳十一月十八日明溪卒南雄道中春秋六
十有五嗚呼明溪挾儒術以待聘卒不售而以武功
顯誠命矣其不遂首邱之願與淑人敦篤懿範而皆
不享壽祺孰非命運天定豈必憂能傷人哉子男沂
隨征有功劄授冠帶武生女適順昌唐令之子佐孫
男某女二沂聞訃奔粵奉旅櫬來還併舉淑人柩合
窆焉因風山兄來乞銘且跽而泣曰遵遺命也余不

忍辭爲之銘曰困維心亨豈不偶不知其人視其友
錦組輝煌絢當晝蕩滌氛祲勳伐茂煩言爍金內何
疚我生不有命途邁武功旣究文亦售婉懿同封世
相守巖壑迴環得明秀堅貞不磨銘不謬

張樛寮書華嚴經

宋張樛寮卽之手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小楷奕奕有神
舊藏潮鳴寺與戴靜庵功德畫同爲鎮山之寶世
傳樛寮爲水星降凡其書能辟火尤爲人寶重後寺
僧不能守漸散落人間胡秋白曾得二卷魏稼孫得
一卷皆其殘帙也

東城記餘卷上

三

息廬

章藻功字豈績康熙癸未進士官編修著有思綺堂
詩及四六文集行世兄曰戡功字服伯錢塘諸生撫
功字仁豔錢塘貢生爲淇上孝子士斐之子萬九沙
曰章氏昆弟繼淇上先生文章極盛之後而伯叔昆
季皆稱建輪拔戟自爲一隊以雄於藝苑斯亦奇矣
時人語曰秀才不要狂恐遇土橋章蓋指淇上父子
兄弟也今從思綺堂文集錄其息廬二序以見天才
駿發文思豪放之不可及也其前序云僕自乙丑之
春迄於癸丑之夏周流萬里孟浪九年所在傷心王

粲之依人作客那堪回首馮讜之有母無家間或暫
歸都非長策嗚呼每當風雨輒念敝廬不耐星霜須
營負郭匪榮蘭而陋棘願託鷦鷯何繞樹而依枝偏
驚烏鵲又況世情之險殆甚羊腸則知家食之安不
妨蟲睫今者自七閩而返爲四壁之謀隱不買山歸
惟卜宅雖晏嬰近市勿憚囂塵而潘岳閒居且圖色
養從容上壽扶杖而卻版輿整頓西偏鑿牖而成茅
室行常偃僂不至礙眉坐足徜徉豈真容膝左几右
几儘教滑淨堪書南窗北窗甯必交疏相結三十幅
壁間舊畫懸掛隨心五百卷架上殘編翻來信手管

東城記餘卷上

三

甯坐榻亦因徐穉而懸中散揮絃便識淵明之趣鼠
鬚麟角蠶繭閒揮龍尾馬蹏犀紋偶試豪放則干言
片刻疏慵則一字經年買未曾見之古書聽不必然
之時事而且危樓丈許月出一鉤老樹尋餘風飄萬
點梅橫窗而早發影與雙清蘭入室而自香性偏獨
善亂石插三竿之竹卽教柢沓根攢小盆畜二寸之
魚毋慮鉤牽網止但畱故舊樂莫樂兮相知最恥干
求得不得曰有命起居坦坦俯仰閒閒絕似羲皇何
論魏晉遠塵俗養天和題以息廬終焉可矣夫盈虛
消息祇任自然藏修息游庶幾有獲擊壤而知日入

之候筮隨而得嚮晦之占豈六月而飛徒侈談於莊
叟卽百發而中尚取笑其由基奚必終歲營營悵飄
零之靡所因人錄錄須富貴兮何時嗚呼一枝不借
於上林萬間無求乎廣廈花飄蓮炬已負平生蓬戶
桑樞何曾奢望旣悟倦遊之理思結契於相如欲知
願息之方問事親於孔子後序熙熙攘攘笑我無能
擾擾云云問人何事似窮途之阮籍罔計前途本迷
路之楊朱況當末路與之俱走總是三癡倘肯相扶
依然兩瞽遇無故物知昨日之都非歸有放人幸餘
年之可假揚子雲居惟寂寂司空圖亭只休休題以

東城記餘卷上

五

息廬終焉可矣願疇昔倦遊意在欲行且止而今茲
落職序因翻舊而新有可以息者三不可不息者五
嗟乎九萬里鵬搏乍息六十年馬齒虛加菽水言歡
甯辭百里樹風且痛奚假千鍾生則未能綵錦紙羅
金花是敕歿則徒然蘋蘩蕙藻水草堪羞於中之耿
耿難言以外之栖栖何益此可以息者一也彼夫渺
渺青雲登梯未便昭昭白日逐杖爲勞負辛苦於平
生都成夢想信科名於來世未卜因緣而余久困曝
題忽驚燒尾槐花而忙舉子歌出鹿鳴櫻桃以宴文
人送將鳳集雖玉堂間阻虛傳鈴索之聲而士窟周

旋忝列簪纓之會此可以息者二也他若詩書史漢業不能興南北東西聲將俱墜徒費析薪之力曾無跨竈之稱而乃三行斯敦性根孝友一經可教世繼文章無以立而無以言大者頗多領悟不知路而不知罵小者絕類專愚琴書似可長留富貴聽其自有此可以息者三也既時宜之不合又世故之未諳睥睨於積尸列柩之間蹙蹙於輦壁輿金之側一不可不息也無端出口每好盡言略試轉喉便多觸諱人飲恨而勿覺已悔過而莫追幾曾觀周廟之緘將必及伯宗之難二不可不息也過市者夕而非朝舉碁

東城記餘卷上

三

者冷而不暖肯因老病以給豬肝違念始終而來羊舌但慨羅門之雀究成枯肆之魚三不可不息也精神倦憊則卧早而起遲筋力衰頹則坐多而立少且嬾且慢或因叔夜而寬不揖不迎難必之推所善如逢卞令那遽改容若是梁松定教獨拜旁觀者責其傲傳說者笑其狂四不可不息也頭童齒豁而後思以祕抽力疲心爛之餘臆於夢出集名十卷成功已九仞之山梓有六編謀費若五丁之石便當退而卒業乞以合尖拓萬古之心胸畢千秋之著述蠶未死而絲不盡蚌將病而珠以成五不可不息也又况羊

腸最險蝸角相爭世態人情一至於此則不若考槃
寤宿衡泌棲遲閉門而耳目俱清高枕而夢魂自適
平鋪碧瓦四週薜荔之牆迴隔青樓百尺芙蓉之杏
清風明月搖映窗紗梳茗爐香安排書几枯棊一局
休論靜死動生濁酒半壺莫管我醒人醉畫有千巖
萬壑挂將素壁而看地當三竺兩峰昇著藍輿以往
猿鶴之驚不必夔龍之讓何須果眞量腹度形克盡
天年之樂甯至觸機挂網輒甘人事之危也哉

飛鴻堂

歛汪啟淑字秀峰號詡菴官工部都水司郎中寓小

東城記餘卷上

三

粉場顏其廳事曰飛鴻堂嗜古有奇癖藏書百櫝乾
隆三十七年 詔訪遺書啟淑家進六百餘種 恩
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士林榮之得古印幾萬紐彙
爲集古印存三十二卷凡同時工鐵筆者不惜重聘
延與商訂務蘄悉合于古亦盈萬紐彙爲飛鴻堂印
譜四十卷又續得漢銅舊刻成漢銅印叢十二卷可
謂極印人之大觀矣雜著不一種其一則小粉場雜
識也

周亦耕

欲覺聞鐘錄仁和周亦耕名駿發居東園巷卅家機

業雍正十三年二月生亦耕夜鄰居任顯文夢周氏之門輿馬雜遝無數衣冠輩擁一七品官進堂覺而心疑詢知周氏是夜生子卽以所夢告之亦耕登乾隆壬午會榜出爲江西貴溪都昌南昌等縣令以兆有前定引疾告歸杭郡詩輯則稱亦耕六十後乞骸骨歸築小圃于東城與顧涑園盧匏廬余松巖余松屏何春渚蔡卧雲曹仙耨黃相圃爲九老會舊袂花交新懷酒寫優游林下者復十餘年著有薌溪都村錦昌南望湖亭卧陶軒遂初諸集

蔣靜山詩集序

東城記餘卷上

天

厲徵君序云杭有隱君子曰靜山蔣先生爲明少宗伯良夫公之後少苦貧年十二釋書營什一于市獨喜爲詩從先輩毛稚黃先生學詩卜一廛于古清河坊曰吾爲賈矣甯賈而鄰于文簡札旣廢蔡侯以興或網或繭或竹或楮或密香陟釐吾貿是以給口實而資其餘以給吾詩不亦可乎暇則取唐人詩讀之最工五七言律嚴于格調餘于性情甯平易而不務險澀蓋稚黃先生之得派于雲間陳黃門者流風故未墜也中年以後屢遭鬱攸慨然曰給吾詩者天能厄之終不能厄吾詩乃徙居城東其地風土閒曠饒

水竹豐蔬菰先生樂之歲丙申予昏于蔣氏先生爲予妻之世父屢得從先生論詩見先生貧且老或不能給朝餽而胸臆坦然無蹙迫咿嘸之狀終不欲以非分取一絲一粟與人交竟數十年無一語之欺謾然後知先生殆古之有隱德者益足徵其詩之稱心而言矣噫今世操不律爲詩之士少窺聲病卽挾其技走四方務妍悅人耳目以要名取利詩而賈孰若先生之賈而詩也哉况其始于賈而終于隱也

舟庵記

舟庵者吾友吳可堂比部顏其錢塘城東僑居西偏

東城記餘卷上

二十九

之屋蓋本其尊甫先生生平所自號也可堂之言曰余家歙之溪南自先大父卽寄籍仁和爲諸生先君早列膠庠試必高等性喜吳越山水每扁舟出游於杭之西湖尤注意焉水光山色朝酣夕飮曾有吟草一編藏之篋衍及垂老倦游時時寤想不置不肖因買武林屋已諏日將奉先君來此稱入裘觴於湖上用博老人一笑不意前數月遽棄養痛可言耶服闋移家因以先君自號署此屋用以寓風木之悲云爾子可爲我記之否予謂之曰君子於親之亡也思其居處思其嗜好若可堂之爲蓋有合於此也會子不

忍食羊棗嗜好也而居處不存焉東坡改宜興獨山
爲蜀山居處也而嗜好不存焉夫嗜好之在物者莫
清於山水居處之在山水者莫宜於舟先生之以舟
爲庵也無住而住隨寓而安之達觀也可堂之以庵
爲舟也有願未伸觸目驚心之孝思也屋之外有池
淪漣有石谿衍槐柳桐竹之屬列植而交映先生儻
神游其中風晨月夕徒倚軒檻與波上下以爲舟也
可以爲庵也無不可而可堂之心不且少慰矣乎先
生諱某字雲襄縣學生贈刑部貴州司主事見厲徵
君樊榭山房文集

東城記餘卷上

三

通聖廟記

厲徵君東城雜記載東城機杼起于褚河南九世孫
載善織作綾錦今褚家塘通聖土神是也和姚震

洪武丙子子解元歷官
至福建按察副使

有通聖廟記云杭古吳越文會

之地隋建爲州唐因之褚公遂良實州之平安里人
貞觀永徽間直言極諫有裨治道卒以諫立武氏貶
潭州都督復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以死孤忠大
節爲唐名臣人敬而慕之立廟崇祀扁曰助聖復以
公所居是里旣久族屬眾大乃名其地爲褚家堂崇
奉香火不絕迨宋高宗南渡駐蹕於杭詔移廣陵瓊

花來植其里故吳慶忌居第舊基創飾園囿立神尸
之先是遂良九世孫名載者性行端潔學問該博人
咸敬仰其先家廣陵獲織綾錦法世襲爲業載歿厥
後數顯靈於人復降筆曰今承上帝之命以吾忠臣
苗裔平生正直有善無惡得以廟食本園汝輩知之
於是里人相聞郡邑大夫立廟祀之祠厥牲牢題曰
通聖凡有水旱災患經營出入禱之無不響應迄今
一鄉之人織綾錦爲業由乎神之始也助聖通聖初
皆有碑以紀厥事元季兵火居民凋敝廟宇坍塌碑
亦顛仆獨遺神像風雨剝落士人李用沈榮富虔奉

東城記餘卷上

三

香火年久永樂癸卯二君歎曰神爲有唐忠臣之後
覆庇吾鄉人多賴之今茲廟貌積圯神何依焉尙義
之士一十有八乃各捐貲鳩工重建以妥精靈冀在
神有所主靈有所施里境平康老幼安謐庶幾助聖
與通聖二祠相附密邇一鄉之間妥佑吾人香火傳
之永久顧不美歟肇工於是歲六月甲子落成於九
月丙戌二君又以不可無文以垂告來世乃具其實
介予友金士宗徵辭勒諸貞珉以侈其傳予旣第其
神之本末如右復繫之以辭曰存爲善兮歿爲神保
茲土兮仗神靈人樂業兮里安甯替於昔兮隆於今

香火永兮人之忱神其靈兮恆來臨園之邃兮闐且
深春秋祀兮神居歆

東城產菊

咸淳志歲貢城菊產自東城慶春清泰望江三門采
進以囊枕能清日許渾錢唐詩云丹雨下高閣黃花
垂古城是也城隅隙地有馬塍藝花之風最勝者爲
胡懋春園四季百花千紅萬紫園可百畝秋菊尤盛
刀茅巷項氏嘗拗花結亭臺幢塔鳥獸龍魚器用之
狀五色燦爛傾城往觀余猶及見之鄉先達胡書農
學士主講崇文書院以東城菊圃賦課士姚古芬伊

東城記餘卷上

三

憲賦序云夫南柴北米通衢九市之區桂子荷華畫
舫雙隄之路一則肆屢輻湊旣渺平疇一則山水金
銷頗希幽賞求其十弓地曠六枳門間在人境之中
而塵喧能遠訪園林之舊而秋色未荒則東城菊圃
爲最勝也其地街連菜市址接蓮居古碣摩挲慈雲
院繞橫河屈曲小粉場通隔瓦子之句闌淒淒野草
分版兒之門巷落落人家馬坡一條雉堞十里松池
竹館一邱一壑之遺芋隴瓜田半郭半村之景蓋選
勝固隱栖所託而居民復時植易饒早蔬摘而晚蔬
香煙苗分而露苗活清霜稜稜儘多庾信寒畦流水

涓涓大有柴桑別徑則若橐駝家世種樹爲生漢陰
丈人抱甕而出誅茅闢舍栽棘編籬腰短鍤以鋤煙
汲清泉而噴玉野花詩裏招卿子爲芳鄰秋雨擔頭
開臨安之曉市爛漫寒英之吐高低土盜之排或細
翦鶴翎縛成洞戶或拗分蠟瓣疊作樓臺有色皆佳
無枝不韻爭紅亭之酒價奚止十千割綠畝於山莊
但須一半於以展重陽之會聯素友之蹤催租不聞
綦履共逐青楊白楊之巷金鈴玉鈴之花相與品芳
名嗅璫蕊西風老屋晚香坐而徐餐落日平橋遠爽
因之並挹向藥欄而移買有時秋可平分指栗里以

東城記餘卷上

三

過從信足涉而成趣者矣今夫登卿相之貴亦遂歸
田爲花木之娛豈無別墅然而金衙再換富景空題
畫錦堂開笙歌沸聒平泉人去臺榭蒼涼閱彼繁華
係之感慨而斯圃也城隅隱隱菊信年年客號灌園
不改荒皋小築社賡雜興猶餘諸老風流豈非心遠
者地可偏物盛者勢易反乎商飈告謝露萼未殘愜
我幽游綴爲小賦尋春綺陌漫誇北勝之花學圃閒
居請種東門之菜

可羨園

項秋伊布衣懷隱于闐闐家居良山門成衙營口闢

圃編籬圍種芙蓉灼爛若錦闌地線繞栽菊數千本
英大于盤枝高及肩皆各種也曾蓋茅亭揭詩版于
中看菊人來淪茗爲餉出紙索詩周午亭孝廉顏曰
可羨園戴文節寫可羨園圖并題七律爲贈有句云
坐中媿我非陶令此後逢人說項斯伊少沂通守贈
聯云闕徑欲追陶晚節堪娛莫辜負風亭月榭看花
爭說項名園可羨好商量酒政茶經陳覺庵春曉聯
云秋士澹如斯栗里非遙我老有情思送酒伊人居
宛在柴門頻叩客來無日不投詩秋伊嘗自賦云榛
蕪闢盡露英華小景還宜點綴加石砌魚鱗幽徑繞

東城記餘卷上

三

竹編甕眼短籬遮添來罨畫三三間屋種得迷離徧地
花漫說喧闐城市近風光不減野人家桐鄉陸教授
以恬贈詩云結廬近傍古城隈萬朵黃花手自栽高
士不妨居市井名園何用起樓臺町畦位置都超俗
簾幙經營亦見才省識惜芳心鄭重繁英歲久益滋
培所惜劫火蒼黃詩篇灰燼園亦鞠爲茂草矣

單斗南

李允升堂緣庵詩話載其師單斗南云先生諱炤富
陽諸生寓居仁和茶園街韓城王文端爲督學時愛
其才將貢之成均以不就試而罷先生秀容儀妙言

語博極羣書於經史詩文源流派別靡不窮究詩宗少陵顏其齋曰杜可學者稱杜可先生朱青湖先生贈句云識途似我年差晚談藝惟君眼最明其推挹如此尤熟精內典故又號華藏居士停車問字豎拂諮禪者踵相接老而寄居城東靜修僧舍以終易簀神明湛然詩文脫稿輒棄門弟子所錄十才三四耳如夜坐怡雲閣云明月如良友黃昏亦肯來早梅云數點香初洩春風竟不知冬日雨窗述懷云積雨疏朋屐新寒侮客衣梁溪晚泊云溪水澄沙白密煙借樹青送江抱村至閩云橘花蠶洞合榕樹驛樓陰郭

東城記餘卷上

三五

外云草柔黃犢喜花暖白鳩啼蘭云葉長偏伍草香遠不因風失題云秋山多刻畫霜樹益精神慧山泉云龍脊宛延流不息虎跑甘冽味應同皆極精鍊

抱鑑圖

今武林門內觀橋立有美孝子坊孝子名天顯字文侯居城東大樹巷鬻簪簞爲業幼喪母父病翻胃日必熬肉粥以進父死乃日夜抱鑑而泣其子改甫水部爲繪抱鑑圖徧乞題詠丁敬身七古云人生失怙情難述况復親存抱奇疾通腸入胃百不能除卻鑑糜無異術豚糜羊糜漸謝功子心如沸一鑑中明明

親在養不得豈待舉魚撓木風宛轉親亡腸欲裂忍
見團團煮糜鐵抱鎗哭絕咽無聲啾啾有耳鎗應泣
詩爲當日傳誦水部名調元雍正癸丑 召試通知
性理 賜進士官屯田司主事薦試博學鴻詞以幼
受業于勞餘山先生闢餘山書屋于東皋別業論交
講學盛比河汾著有論語躬行實踐錄如錢宗伯釋
石盧學士抱經皆出其門而學士又其館甥也好游
日能步行百里徧涉五岳自署獨往生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未始不肇端于抱鎗屑涕時也

景菊公

東城記餘卷上

三

桑葢甫水部調元傳曰先生姓景名星杓字亭北仁
和人父邦鼐字三岳豐于財性任俠出貲爲人排大
難三人呼爲景三俠先生生而磊落不拘小節常集
畫艦數十招詩人酒徒劍客遨遊禾之鴛鴦湖故通
音律方洪飲援筵作數弄隔湖人偪耳嘹亮有奴曰
青猿最趨捷酒酣耳熱起射林薄間命青猿疾取箭
爲樂赴友難白晝刃人都市中散萬金如流水難得
紆家業洗如意頗侈以爲豪已而幡然折節讀書葺
屋城之東皋花木叢竹環蔽之不見廬舍屏妻子獨
居三十年名曰拗堂自爲之記詆世事多失直吾拗

之畸人騷士叩扉劇談茗飲終日顧壯志不能遏謂
豪傑非天生乘時得志便見奇節論世事成敗輒奇
中慷慨吐論聲如洪鐘精心種菊秋光瓌麗爛如華
蓋流蘇花時達官貴人變童豔妾趾相錯類不見主
人而去因自號曰菊公尋厭其喧遂弗種散菊種數
百於東城數年後人猶呼爲景氏菊賣文爲活連遇
歉歲奇窮義不苟取元日益無粒粟屑薯蕷爲食而
已不問晴雨恣游湖上諸山憑弔古今詩成自歌震
蕩林木所著有菊公詩五十卷拗堂詩十卷醉翁詩
二卷拗堂詞一卷松風詞一卷拗堂文十六卷文羹

東城記餘卷上

七

一卷山齋客譚十卷螻史三卷俱手錄書法絕類黃
山谷晚器後進桑調元慨然許託焉庚子秋疾作故
妻王孺人已下世子二留次子侍疾易簀前一日命
檢詩文稿授調元屬他日編存吾集甯簡無繁枕上
咏別同好詩浩然而逝其日爲重陽日壽六十有九
葬方家峪水部有方家峪上菊公先生塚云元廬護
雲嵐宿草秋更綠風流渺山河清淚一溼日杰士蹇
不遇老死葬厓谷餘事作詩人竹素留清馥天空澹
孤月露白疏羣木魂來我不知靈風吹肅肅今秋南
屏樓荒峪近往復古歡不可追寒泉薦芳菊集中尙

有讀景菊公先生詩集賦贈過菊公先生拗堂避雨
菊公先生枉過山齋奉唁先生悼亡答先生以拗堂
詩集見託之作輓菊公先生諸詩卒爲刊其遺詩爲
拗堂詩集八卷序之曰先生之詩絕空依傍直吐性
靈潛居蝸廬獨吟自豪絕不與人競名抱知希我責
之意歿後二十三年厲樊榭過調元所雜誦之目其
五言出屈翁山上瞻慕風節以平生不識景文爲恨
嗚呼先生歿不多年已得一揚子雲矣後世之揚子
雲豈少哉然先生俯仰寄意吾寫吾真今後世之子
雲有無固弗之計矣原藁分菊公拗堂醉翁三集今

東城記餘卷上

三

統標曰拗堂嗟先生之志也集故富先略爲撰次八
卷足以見水部之敦古誼矣菊公有城東草堂夏興
云竹樹栽差久蕭蕭漸有情筍穿間地出花傍短檐
明已覺遮蟾影還應助雨聲草堂無九夏爲汝密陰
生

憶樗園賦

錢塘汪韓門先生師韓上湖文編云康熙五十五年
師韓年十歲隨先君儻居城東蒲場巷卽古菖蒲巷
也從處士馬樗園先生受句讀先生手錄經書中名
數可紀者若三桓七穆多至三百六十日回晦令強

記之題曰雜課閱兩年先君卜宅芳潤橋先生亦移居張卿子巷逮師韓年十八補縣學弟子員衣藍衫拜於先生之堂顧而色喜逾年先生沒矣乾隆五年師韓居憂旋里訪先生故宅已再易主或曰先生子聖源者死且數年一孫爲縣小吏自傷卑賤諱匿名居求之不可得自茲以後師韓坎坷憂患旅無所容而少小所經時一夢至其處忽忽三十年當其夢游不自知其既壯且強而將老也向見先生著楞園文集手鈔約五六寸楞園者先生所居草堂旁臨魚池編竹籬蒔雜花屋角老楞一本半朽而結實纍纍先

東城記餘卷上

三九

生自題其額曰楞不材木也而吾取以名吾園今僅記此二語其自況績學不見材於世乎先生體癯瘦白鬚朱顏耽禪悅常僧帽而方袍終日危坐從無怒罵每學童散閉門落然亦無朋徒過從聞其中年遊迹徧天下垂老歸爲童蒙師師韓自七歲延師家塾爲族叔祖文學越干先生最後則從同姓郡守滅尊先生遊文學有賢子孫登科目郡守以進士入爲清郎出守劇郡而獨先生之身與其子孫若是之闐寂也哀哉先生諱泰來字亨九號定山本俞姓沒時年七十餘云南湖之偏有小園兮方一畝而未足雜花

時以續紛兮游鱗撇波而澆澗編疏籬於苔徑兮構
茆齋而斧木聽書聲之琳琅兮有童子凡五六人哦
鄭谷之俚詠兮諷史游之異文坐銀髯之一叟兮手
丹墨以冬春師者所以學爲君兮童子其猶遂古之
民先生薄榮譽兮鄙不談乎舉業核名數於載籍兮
誘靈檀於對帖罕朋徒以酬酢兮獨循樗而日涉貴
知希於編集兮示逃禪於破衲幸余昔始垂髫兮得
高賢以爲師日執經於函丈兮嗟釋駮之無知遂悠
悠以卅載兮勞夢想於緇帷儼對夫水木之明瑟兮
從下學而戲嬉倏自顧其頽落兮蠟斑鬢以離披痛
吾師之末由復見兮空涕淚之四垂

東城記餘卷上

卑

柴雲齋

柴步高字亦之號雲齋錢塘人乾隆庚子副貢其高
祖方伯公諱望曾祖御史公諱謙祖司馬公諱載庸
父諱麒生雍正丁酉孝廉借補浙江兩淮鹽大使伯
父掌科公諱潮生里黨稱祖孫父子兄弟世甲科云
雲齋性孤高廉介善屬文陳句山先生之高弟也乾
隆庚子與姪廷直同榜已中第八十一名舉人因詩
經多中一本易經少中一本雲齋習詩經遂與副車
中易經卷互易因改實副貢隨疊遭家難不復應試

久遊天津河南山左山右諸郡縣乾隆壬子以疾卒於曹南館舍年四十九柴穆堂先生其弟也官萬年開官時延雲齋於塾中得詩百餘篇卒後錄爲一冊題曰東遊偶存草見吳退庵杭郡詩輯所居在趙索麪巷

東河龍舟

陳春曉字杏田號覺庵錢塘廩貢生平奉母教弟備嘗辛苦初依舅氏移居城東新橋著有晚晴書屋詩鈔覺庵續詠所詠東河龍舟詞頗爲藝林傳誦其詞云纔過插柳又懸蒲競渡端陽笑且呼今日東河真

東城記餘卷上

聖

絢爛銷金不獨是西湖東船西舫太居奇待到來朝買已遲多少曉妝人出郭篷窗紅日乍臨時傾城人海壓重圍臨水家家盡啟扉我愛榴花紅似火照他一色淡羅衣饒鼓喧天渡口過鞦韆上下疾於梭驚紅駭碧如飛燕險絕還疑墮綠波花樣旌旗五色飄船頭結束健兒超中流忽掉神龍尾爲要爭先奪錦標蘭橈齊泊半山塘看到龍頭第七行待入城來剛日午梨園一部正登場吏隱同爲不繫舟相逢忽訝雪盈頭豪華我憶孫公子轉眼滄桑四十秋注云是日與趙雱門舟中話舊里門有孫公子曾創龍舟勝

會事隔四十餘年矣又有彩虹競渡詩云奪錦誰誇
獨占先黃頭結束健兒便相傳此地彩虹渡又見當
年畫鷁船細葛香羅當夏五驚鴻駭燕墮秋千紅裙
妒殺榴花色近水人家望若仙

孝慈庵

余得支那本孝慈庵集孝慈庵卽厲記所載半畝居
是也集中如相國張文貞公王書錢氏肇修彭氏兆
聲胡氏埏陳氏所裕皆有序張氏垠吳氏農祥宋氏
士標宋氏應啟金氏日彰金氏麟五雲道者淨挺皆
有記周氏西釋明慈並有讚釋明源有放生池節略

東城記餘卷上

三

息菴禪師有緣起王氏文光有傳蔡氏承宗釋超任
並有溪筠禪師語錄敘蔣氏淑應氏晉銘胡氏埏楊
氏承祖陳氏廷度釋超芝超任明善普澤超義德鍾
皆有詩篇庵有冰檠堂周氏子兄爲溪芷弟爲溪筠
毋姓宋氏稱濟川老人若士標應啟皆其姪也集中
文字多不勝錄惟鄉先輩張缶庵先生垠記備列檀
越尤係文獻云聖王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壽星
見仁慈育萬民則醴泉冽嘉禾出易稱善既有應詩
美求福不回雖周孔格言亦佛氏明訓誠哉孝慈之
爲義大矣孝慈庵在城東偏居有半畝以奉佛水有

一方以放生乃溪芷溪筠二大師迎母歸養之所其
母少寡秉志幽閒性安樸簡守柏舟節三十餘載課
二子成就淨行復命徧禮諸方尊宿及報恩玉林和
尙精心契道曉夕忘疲澄慮研思悟隨機化歷二十
有餘年始辭歸事母因構庵名曰孝慈厥義深矣及
歸見母喜親供母食其如齊道紀乎荷擔母行其如
隋敬脫乎故母一杯菽水數樹松花法喜半瓢有逾
祿養笑嘯孺慕膝畔經行衣緘縷飛彩衣宛若團圓
而共話無生俯仰抑奚容愧忤以故四眾皈依一燈
炳焰蓮社勝友則有如少司徒灝亭嚴公郡司馬石

東城記餘卷上

三

庵陸公冬官郎槎濤陶公少參駿聞彭公狀元肯堂
陸公明府南池陸公通守俊伯宋公闡憲又庵陳公
履上倪公明威將軍淇園允文孫公掌卿嚴公繼銘
金公孝廉鑑彰孫公玉擎李公及諸子高漢年鄧奕
天高志凌戴右文陶韞玉錢允生胡潛九洪聞遠高
序皇高鑑侯陳躬玉張士貞高次斌王采飛金非池
曹靈孕徐聖公陳王升等若而人檀護居士則有如
大中丞文侯徐公大司成立齋徐公督部伯臣吳公
中憲起三周公通守麟長宋公甸洪吳公麗符陸公
在津范公曰可朱公席公黃公靜山蔣公敘吾嚴公

斗山莫公及諸子王紳甫楊于王鄭開先孫泗如陳
理緒李君寵章雲卿章羽卿胡雲客洪殿音陸長餘
楊仁趾陳元公李遠公王集生章季卿章文卿胡衛
京王炳榮章天如王友琳竺鳳鳴等若而人咸以淨
土爲業放生爲事六時翹勤禪誦不輟薰修戒定廣
化有情抖擻身心虛空踏破滿前盡烏翔星見醴冽
禾嘉無著天親道場儼然在望是爲記時康熙三年
孟夏上澣後一百二十五載爲嘉慶八年德清許宗
彥復爲重修記曰孝慈庵在杭之東園本半畝居故
址乾隆五十五年道源大師從天目來杭應顧涑園

東城記餘卷上

器

居士之請開法于此庵素隘小未備禪林制度師始
增修堂序詳太守前記中師道行醅白宗風高峻繼
素景仰主行瑜伽法事靈驗著聞學徒日眾乃于嘉
慶六年創建法堂五楹樓其上棲念佛侶關西偏菜
圃爲選佛堂規宇宏敞退息之寮庖福之所次第以
興蔚然叢林氣象矣餘文在鑑止水齋集

鳳凰亭

艮山門壩址橋上亭子舊有鳳鳥飛集亭上因名見
姚春漪東河權歌爲一方之蔭咸豐八年亭無故自
焚旋有庚申辛酉之難絲市機聲蕩焉灰滅里諺不

爲無徵相傳東城業機亭形類絲車

七十二峯閣

王樹字禮堂號石交仁和人德溥次子石交隱居北郭後遷城中頭髮巷性愛石有米南宮癖收藏奇石世富選其尤者七十有二梁山舟侍講書七十二峯閣額以貽後又得倪文貞公石交圖深喜古人遺墨與己字合懸之閣中暇卽靜對以爲樂有題七十二峯閣壁詩峯巒七十二高閣貯雲煙面目廬山具精神泰岱全論交呼石友題額得名賢相對數晨夕因之號米顛又得倪文貞石交圖書以誌喜卽次元韻

東城記餘卷上

墨

詩輪困磊落亦吾徒得似奇疆到石無珍重前賢遺墨在儕予骨相不嫌粗頻羅庵遺集有爲王石交樹題倪文貞公畫石交圖跋禮堂王君有愛石癖嘗以石交自號今年春偶游吳淞於友人處見倪文貞公畫石交圖立幅狂喜購以歸張之壁間從此七十二峯閣中又添一品石矣不特此也文貞所與交之石實自其胸中吐出磊磊落落之石非凡所謂石也石交以文貞所交之石爲交當其靜坐一室形影相對不啻日與正人君子周旋誠有如詩中云交盡世人唯得此者其平日滿堂滿室摩挲把翫之具不過輪

扁之所謂糟粕又其次焉也已

小雲棲

丁雙湖燾小雲棲演法堂記曰小雲棲者同人慕雲棲放生舊事從而推廣之先是顯諸中丞阮公請于西湖復古制未果行嘉慶歲癸亥廉得東城餘庵爲余氏所捨有殿廡寮房池之大可二三畝卽卜此爲課佛放生所嗣以牛欄羊圈豚柵雞棲不備具旋購鄰庵兼買民居聯絡而拓其陞更蓋牲厰魚池並潔構三楹奉蓮祖像落成時以小雲棲名蓋法五雲舊事而規模小之也榜摹周忠介公順昌書按錫山計

東城記餘卷上

吳

六奇用賓輯明季北略忠介忤逆璫魏忠賢因被逮緹騎在門神色自若顧左右有一素榜曰此龍樹庵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小雲棲三字字大如斗體法遒勁復書周順昌題并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世之重公者輾轉摹勒茲地尤巧合阮儀徵于榜題後跋數語又吳穀人祭酒有正味齋集有吾杭小雲棲作放生會來索詩因用坡公岐亭韻寄之云吾慕太常齋鼎俎謝腥汁斷齋香自清指甲露猶溼憬彼飛躍姿所樂生趣得物物各有情何苦煎太急長養鄭國魚哺飼比鄰鴨

池通活水環樹積翠陰翳痾瘵總一體愛惜如保赤
因推慈悲量重爲我佛白殘吏每放手自謂岸儒幘
可憐一路哭有甚過河泣園丁昨挑菜來補山厨缺
適逢今朝會作詩寄諸客福幸不唐捐有約早來集
又吳孝廉上尊城東雜詩之一云鐘聲隱隱隔招提
一路桑麻趁杖藜拓得放生園幾畝夕陽人問小雲
棲又碧溪詩話吳西林先生游東園餘庵于僧厨亂
書中得白生詩文樂府手稿一冊冊端不著姓名以
卷中印章得證爲馬翔麟國朝杭郡詩續輯曾采其
詩然則餘庵之自來已舊矣

東城記餘卷上

七

聽園

戴笠人道亨菊人道峻居中正巷高堂廣厦右有聽
園時花美竹水石明媚牡丹時縱人游觀園中諸景
久已膾炙人口今錄吾山道人卽景十一詠靜中飛
躍蒼蒼者曰彼淵淵也如此此中含性靈其狀不可
指我欲告世人亦曰飛躍耳濯錦陂通水有平陂花
發爛如錦本爲富貴花濯出神仙品試看春風裏晴
波光滄滄安字廊負手步長廊盡是眼前景豈知躑
躑間天涯已馳騁非關跬步嚴隻字出奇境蟾隱舉
手懷天香月窟安可詣此間一角山聊作天香計有

時謫蟾蜍翻爲預所憩輭虹橋南天斷白虹化作西
山石琢石跨清泉快飲空潭碧軟軟橫波間波寒神
脈脈髻雲洞拳拳復卷卷玲瓏縮雲髻窈曲延清風
亦足留雲憩任爾繡苔紋不是山中勢盈虛自然盈
虛者爲數自然得其理可動不可溢依然靜而止如
何是洗心常視此環水不浮天鼓柁臨中流不知風
浪惡片雲從空來勢急已難泊何如不浮天穩穩安
杯酌補竹處美哉青琅玕蓋補人間隙著意養新篁
瑤光分翠席欲使龍孫飛莫教風雨窄淵爾池旣得
淵爾淵胡爲塞爾塞有智不涵容淵流徒湜湜餘潤

東城記餘卷上

吳

及四圍四圍被其澤散策隅喜得留餘地老人拄長
策徐步覓蒼苔纍纍嵌白石坦白無等倫卽此見心
迹柳榮和詩十一首靜中飛躍高閣凌虛接水天波
痕雲影莫牽連靜中都是鳶魚境坐覓鳶魚亦枉然
濯錦陂曉窗開處錦池平映得花枝分外清織就春
風濯春水可憐一幅錦光明安字廊惟有推敲大是
難要將凡骨換金丹長廊踏徧欹欄立從此詩成字
字安蟾隱豈爲蟾蜍種木樨高枝爭似鄧林齊招蟾
甯少人間屋不是天香不肯棲軟虹橋是誰鞭石跨
泉腰擬託飛虹喚小橋池上一經題軟字幾回疑帶

水光搖髻雲洞昆明池上鬢鬟新玉女盆中幾滌塵
是石是雲還是髻能吟方許筆通神盈虛自然翬飛
翼企欲攀雲倒影何曾欠一分若使盈虛亦如此自
然之理復何云不浮天總不浮天不繫樁半溪半谷
半蘭艤檣帆櫓舵都無用一任斜風撲小窗補竹處
夏玉聲清縱未聞軒前已覺掃塵氛翠分嶰谷千竿
雨綠我書窗一段雲淵爾池必隨江海歎無涯一勾
何嘗非水耶如此淵泉苟無本空歌一曲浪淘沙散
策隅樂在家園興倍佳一枝筇杖兩芒鞋逍遙迴與
塵囂隔無限天和屬老懷右石刻爲禹杭董卿長雲

東城記餘卷上

巽

標書似爲乩仙之作款題吾山道人筆己丑閏六月
二十八日吾山道人二印和詩七月二日守元子稿
柳槩之印守元子二印劫後石存蔓草中晶瑩若玉
年餘過之已不可蹤蹟矣急錄之

錢君穎

錢國賓字君穎本廣陵人明萬厯中寓于武林以醫
名尤善治奇證鎮江錢青藜足跟偶響逐漸至頭竟
若雷鳴療治七八年如故國賓曰此骨雷也切其脈
五部皆和惟腎扞大舉之乃見蓋腎敗證夫足少陰
之經起于小指之下上而貫脊腎虛則髓空髓空則

鳴響自足至頭卽雷從地起響于天上也以六味丸加紫河車膏虎骨膠猪髓枸杞杜仲方治之瘳武林土橋張林妻卧病三年不起于牀醫以爲瘳國賓診其脈沉大至骨數十至中一鼓或隱或現形色蒼脫所居暗室國賓曰此非瘳乃陰邪所干令急徙卧室檢褥止得白毫數莖其長寸餘始知爲狐魅也張延道士禳之妖至數反復求救于國賓思之良久因製毒藥授之令密俾其妻塗于體是夕妖斃于牀下則一元狐也間生白毫人皆奇其術蓋狐以舌交故中毒輒斃

東城記餘卷上

五十

萍實滄浪

清泰門內一浴室明末有道者至暮進浴主人辭水已濁盍俟易姑少待道者曰無妨我浴後水自清矣乃許進浴浴已曰汝此後日易一水可也飄然逕去主人追之懇留名答稱萍實道人非仙也主人遂榜其堂曰萍實滄浪姚丹甫禮郭西小誌述之蓋本於吳寶崖曠園雜志者也

海螵溝

田氏西湖游覽志云東青巷內有半井寨海螵溝諸家志乘均未載海螵溝之命名不知何所取義偶讀

夷堅志云臨安薦橋門外太平橋北細民張四者世以海螵爲業每浙東舟到必買而寘於家計逐日所售入鹽烹炒杭人嗜食之積戕物命百千萬億矣淳熙十六年二月之夜螵在盆者盡緣壁登屋上牀繞衣掃去復集至於黏著肌膚不可脫然張慨然有悟遂發誓云從今日以往不復造此惡業自別尋一營生道路願諸佛子監察言訖悉墜於地甫天明空所蓄投諸江而貨煎豆腐以贍給按今之海螵溝實太平橋之北豈所投者卽在溝耶事關懲勸與釋氏放生之旨亦合因類記之

東城記餘卷上

五

袁子才舊宅

子才先生築隨園于金陵名滿天下人幾不知爲錢唐人矣然先生舊宅兩在東園小倉山房集中過葵巷舊宅云久將桑梓當龍荒舊宅重過感倍長夢裏煙波垂釣處兒時燈火讀書堂難忘弟妹同嬉戲欲問鄰翁半死亡三十三年多少事幾間茅屋自斜陽又余生東園大樹巷中周晬遷居今六十五矣重過其地云六十衰翁此處生重來屋宇變柴荆想同買德尋鄰叟誰復婆留喚乳名蓬矢挂時桑已盡兒輩湔處水猶清斜陽影裏千回步老淚淋浪獨自傾讀

此可見先生未嘗忘情于故鄉也

暮景塘記

潮鳴寺舊有石刻宋高宗御書蘇詩家在江南黃葉村之語人遂呼其地爲黃葉村今東園石版巷皆其址也胡葑塘濤嘗僦居是地又與朱朗齋文藻結鄰旣以暮景名其塘葑塘因爲記曰武林城東隅古所稱黃葉村也其地卑故多池野樹清波居民疏落遊平此者疑涉郊野癸未夏余徙居馬居當村之北而戶南向戶外雙池夾隄隄南卽村奧如曠如也朗齋朱子蓄意古學洞達經濟日以著書明道爲已任其

東城記餘卷上

五

文鬱然可觀余少與論交歷今二十餘年多所裨益今秋以所居別售去權剖其親屬之宅居之適當村南乃謂之南鄰嗟乎朗齋不以榮辱累其心不以妻子累其身寰區紛紜舉非所願其蹤跡如間雲野鶴不受籠樊則今日之冷雨酸風寺鐘城柝蕭然環堵固宜安之晏如余以嗜好與朗齋同旣卜鄰得晨夕相討論每飯後或招賦小詩一二首或作詞或學篆隸或寫意山水興旣闌相與步村前沿池小塘絕勝處徘徊瞻眺時則夕陽挂林暮煙凝紫遙望西南山色變幻千狀兒童數輩挾書行歌而歸少焉宿鳥驚

飛明月東升矣朗齋笑顧余曰是塘也可以暮景名乎余曰可余因慨夫朗齋出處之窮遇合之艱而潦倒于世也復信夫朗齋操守之嚴氣誼之敦其暮景終非潦倒于世者也爲進而勗之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時不可失甯使妻子衣食裁足甯使經濟學術之足顯名當時歟朗齋必有以處此矣余將耕于斯鑿于斯以俟子之游也皤然垂白扶筇而追暮景之歡其樂更何如哉又葑塘先生過暮景塘懷朗齋詩云暮景塘邊向晚過月光依舊浸寒波入林沽酒野僧獨緣岸釣魚村豎多回首昔遊成夢幻與君生

東城記餘卷上

三

事各跼蹉數椽老屋仍無恙門對寒煙鎖薜蘿又按先生年譜癸未三十歲六月移居東園石版巷有詩云自喜幽居好門前水滿坡徑紆人到少竹密鳥藏多野老偏工弈比鄰倍養鵝南風吹日夕散髮出藤蘿此詩正作於此時可想見其水木清華之高致矣

二隱

二隱不知何許人自江南誣逮來浙寓安樂橋憲訊有期矣謂弟子將示寂諸弟子泣拜曰旦日當庭鞠賴師理解師撒手其如弟子何乃止次日事果得白歸命設香湯俟之凌晨爲弟子聖徹授記已問午未

曰午矣說偈曰昨日歸家時未至今日歸家正午時
夢幻空花留不住此心能有幾人知微笑而逝見康
熙杭州府志

浙江始祀先蠶之神碑

江都汪容甫中以校文瀾閣書沒於西湖之葛林
園士論惜之著述學內外篇別錄有浙江始祀先蠶
之神碑文曰凡物生天地之間其功可被於萬民其
精氣著爲列象則必有聰明睿知之人竭其心思變
通以盡其利而後世奉以爲神社稷五祀是其官也
生民之業惟食與衣祈報由弭田事爲多先嗇司嗇

東城記餘卷上

嗇

歲不乏享公桑所禮則維天駟意農祥昏覲適當蠶
月取于同物比于龍見而雩而嫫祖之祀無聞周官
放散是有遺典不然禮貴反本功無不報走婦貪人
猶歆其祭况神黃帝之妃西陵氏之女方雷所出姬
姓是宗涓化昆蟲垂衣裳而天下治躬成內政其功
如是豈有周人修陰禮而沒其先妣者哉漢決以讖
苑窳寓氏名實不經魏祀軒轅加牢無配秩宗不修
其職學士莫考其文禮失則昏其來遠矣宋氏南遷
保聚江湖吳越之郊蔚爲桑土蠶之豐歉利恆倍于
稽事乾隆五十有九年寒雨洊至蠶比不登

皇帝從浙江巡撫侍郎臣某之請立廟於杭州城東
艮山之右以奉先蠶人神同嗜屋而不壇嘉薦孔時
無俟奉種於是有熊以降縣越干紀始定爲

天子命祀領以祠官神靈受職大報冠帶衣被天下
之功創制顯庸於斯爲至其年十月臣中游學是土
欣見嘉會用敢珥筆以美形容其辭曰咨古生民衣
皮綦綦不田不漁或裸其身有物蠕蠕莫知其利天
牖哲人曲爲之制禦我寒威亦昭行禮以蔽以章遂
修人紀凡在能言自別攸始外薄四荒咸遵厥軌蔽
前有知猶象以鞮矧矣制器闕焉不食禮亡祭法詩

東城記餘卷上

五

失樂章民志靡依神用弗康百世以俟惟 聖有作
赫赫明 命神具來格歲秩其常靈宇式啟百職駿
奔有牲有醴慎制國典三古所逸刊石海隅以爲民
極

許氏科第

陸定圃師以滌冷廬雜識云嘉慶道光以來仁和許
氏科第最盛駕部謹身闈墨房評云數來望族寰中
能有幾家問到科名榜上視爲故物稱許可云允當
又潘文恭太傅思補齋筆記錢塘許小范先生學范
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子乃來乾隆癸卯舉人乃

大嘉慶辛酉舉人乃濟嘉慶庚申舉人已巳翰林乃
穀道光辛巳舉人乃普嘉慶丙子舉人庚辰榜眼乃
釗道光戊子舉人乙未翰林乃恩道光癸卯舉人七
子登科海內所未有伯兄季弟先後同年尤科目中
所罕見

論褚塘小誌帖

趙誠夫先生一清號瓊花街里人嘗著褚塘閭史著
錄於杭州府藝文志鄞全紹衣祖望鮎埼亭集有答
趙誠夫論褚塘小誌帖云讀誠夫所纂褚塘小誌其
辨河南公世系甚善褚塘在杭城中里社之小者耳

東城記餘卷上

庚

誠夫表章桑梓使得與益都錦里並傳後代可喜也
已不揣舛陋請得牽連書所聞以爲誠夫疏證之一
助誠夫據趙德甫金石錄言元和姓纂錢塘別有褚
氏本與河南族系不同以愚核之錢塘固別有褚氏
然亦出自陽翟特南遷有先後之不同此在元和姓
纂言之甚析而德甫攷之不詳耳褚氏之居陽翟自
後漢之重始漢末有鹽官長盛徙居由拳盛生泰仕
吳封錢塘臨平侯按臨平當是鄉侯之爵遂居錢塘裔孫陽蕭
齊民部尙書駙馬都尉錢塘侯陽生遼民梁鄱陽王
國常侍遼民生仁宏陳始興王法曹參軍暨陽令仁

宏生範隋豫章郡丞範生義宗義宗生無量唐左散
騎常侍兼侍讀贈禮部尚書舒國公諡曰文此錢塘
褚氏自漢南遷之一支其留居陽翟者晉初有安東
將軍揚州都督關內侯招招孫翊晉安東將軍徙居
丹陽翊生洽晉武昌太守洽生哀晉中書令衛將軍
錄尚書事贈太傅都鄉侯諡元穆哀生歆晉散騎常
侍祕書監歆生爽晉義興太守爽生秀之宋太常秀
之生法顯齊鄱陽太守法顯生炫齊散騎常侍贈太
常炫生灃梁中書侍郎湘東王府諮議參軍灃生濛
梁太子舍人濛生玠陳御史中丞玠生亮唐左散騎

東城記餘卷上

五

常侍陽翟侯諡康是爲河南公之父徙居錢塘此錢
塘褚氏自六朝南遷之一支然愚又攷舒公自遷錢
塘以來皆居臨平蓋從其遠祖始封之地其累世坐
域亦在臨平山中據新唐書記載湖中龍戲舒公晏
坐讀書一事則城中之褚確爲河南公所居而晉初
有九真太守陶其未有始平太守含含之子征虜參
軍邊邊之子伯玉爲高士梁有五經博士仲都其子
武陵王參軍修其未有褚雅亦高士隋有太學博士
輝則皆自漢南遷之裔舒公三子廷詢駕部郎中廷
誨給事中廷賓渭南尉族姪思光虞部郎中子鈺司

勛員外其族實與河南公一支競爽云愚又讀唐彥謙集言河南公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歸葬陽翟其時以平徐肆赦始賜其孫八品官扶護以歸而傳中不載此事表亦不載所賜八品官之孫爲誰則唐書之罣漏固有不僅如誠夫所舉者况仁和志又安足據歟

報國院

院在慶春門內刀茅巷宋紹興間建後燬於兵遂廢明天啟初僧仁慈等十人重建 國朝順治間僧元佐與其徒山懷開拓鼎新光緒初大吏以院近城址

東城餘記卷上

五

河水環流議儲軍火廢爲製造軍裝局寺僧散去全址均併入局巷亦湮塞錢有學集重修報國院記云先是紹覺禪師居士橋之蓮居菴四方學徒麋至往往擔簞裹飯儼邑屋以居仁慈慧公聽講之暇喟然歎曰武林故都會之地方袍圓領之流渡濤江越南海者軍持漉囊往來如織顧不得一茅蓋頭風餐露宿憧憧爲旅人窮子豈吾儕出世爲人之能事乎宋紹興間故有報國院介清泰慶春之間其遺址去蓮居數里而近遂發願修復以爲接眾之地湛然禪師爲文唱導諸方響應淨財雲湧踰年佛殿禪堂告成

又三年桑園菜畦飯僧之田養老之室無不以次庀治是役也不煩鑿鼓不飾竿牘僧眾仗助者什九而善信布施者什一慧公曰吾藉諸佛之力仗十方之緣以有斯院也久之營而自私長子孫而營利養焉其可乎吾聞之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吾得宰官之外護者爲文證明之以垂於久遠其可以無患于是介嚴子印持款門以請于余余方有母之喪逡巡久之則使其徒曰圓福者徒步搏顙祈必得余文乃去而嚴子助之請益力余乃執筆以記之而復於慧曰嗚呼雲栖逝而淨業微紹覺亡而講席燿魔外交作而

東城記餘卷上

禿

盲禪盛行未有盛於此時也子之作是院也緣起於紹覺而淵源于雲棲其因地不爲不正矣其在今日盍亦思以扶其衰而稽其敝乎今之禪非禪也公案而已棒喝而已河東之論密公曰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以禪門言之應微笑而微笑應面壁而面壁應棒喝而棒喝皆所謂非法非教不可軌迹尋者也今也隨方比擬逢人演說上堂示眾譬優人之登場禮拜印可類佞童之劇戲貧子數他家之寶愚人求刻舟之劍是不可爲一笑乎東山

法門本無棒喝五花開後互顯機權老僧無法藉黃
葉以止嘯童子何知效俱抵而斷指現乎龔瞽交唱
狂易相尊揚眉瞬目貶眼宗師豎拂拈椎滿前大慧
豈獨戲論未止抑亦妄語既成是可不爲之悲愍乎
彼所競相誇詡者曰徒黨之眾也聲聞之廣也利養
之厚也夫日中一餐桑下一宿比丘之訓也架大屋
養閒漢古德之所訶也以荷澤之顯發宗風宏濟國
難知道者猶以固已損法爲譏而况於他乎彼之所
羶我之所禁有識者視之如師子蟲如大火聚可也
其又可褰裳而從之乎然則將如之何曰甯守淨無

東城記餘卷上

卒

趣禪守雲棲之眞淨無趣今日之僞禪甯灰心挫名
種淨因於來劫無吠聲逐響斷慧命于多生吾所謂
扶其衰而稽其敝者其在斯乎爲僧徒者守正法不
染邪法斯不負如來付囑之意而金湯外護之名亦
可以無愧矣乎余之爲末法懼久矣因慧公之請而
直舉以告之雖然不獨爲慧公告而已也院之創始
在天啓元年其落成則天啓三年又十二年爲崇禎
七年予爲之記

趙橫山

橫山名大鯨官至左副都御史所居在批驗所前袁

簡齋撰墓誌銘云本朝以文學受知 今上者禮部
尚書沈公德潛詹事府正詹張公鵬翀而外惟副都
御史趙公公名大鯨字橫山別字學齋雍正二年進
士入翰林楷法秀潤如鋪春雲詞賦修意修言得沈
隱侯三易法入試內廷皆稱 旨遷學士再遷大理
寺少卿左副都御史提督江西直隸學政典雲南湖
南河南三省鄉試四校順天鄉會科以太夫人大耄
乞歸五年卒年六十九葬仁和某原淑人郁氏祔焉
子二其次升官庶吉士公督學時遇諸生如弟子每
校卷躬自點勘觀者相環拂衣觸几公勿禁曰取士

東城記餘卷上

空

易教士難使諸生觀吾所以取知吾所以教也衡文
額額顏澀不展卧記某卷佳起再誦再加墨擢之如
不及待旦者然性峭急無威儀送客輒走客前客或
坐未起必問有餘語乎趣爲我言不然時憲事過可
以行矣人有誣譏不可者謝之已負諾捫胸苦記必
踐之而后食飲大中丞永貴公弟子也將撫浙來見
公公問君往政將奚先曰劾貪吏公笑曰貪吏賊入
已者勿劾也永愕然曰何謂也公曰賊入已而不分
潤大府則大府久劾之矣不待君往也今巧宦全取
之民而半致之上已潤其餘或且全致之上已遷其

官是暗劫民財納已爵也不見捕盜者乎肱篋百萬有所私焉不敢目懾之其所勘詰禽獲以上計者皆竊鈇攘雞者也君將奚擇焉永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者敬聞命矣既抵浙延公萬松書院教諸生先是主教者面柔曲容濫竽公以爲設書院所以待高才生非養窶人子若不以才取而徒哀其窮故收之是恤孤非養士也於是申良拉枯無所聽請及見士又倨士大不悅飛言如雨公不爲動不數年所噓揚者異日視者九卿三司茂才高等均從窮約致顯貴紛然麟鳳羣翔而詬公者如秋蟲冬蠅漸滅殆盡

東城記餘卷上

三

或至今猶堙沈藍縷嗚呼公人倫之鑑果何如也枚未遇時袖文質公公奇賞之枚乞一授餐所公唯唯朝送公出暮聘已至卽今大宗伯嵇公家也公卒時太夫人年九十餘故遺表曰沐聖世如春之澤小草長榮奉慈親垂暮之年反哺難遂誦者皆爲泣下銘曰無冗不中無過不庸不惡不仁而曰好仁其所好者亦朦朧黜蹇蹇駕應龍斬曲樗扶青松此豈吾一人之爲而佻險者竟鶻鶻儻憊以相攻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吾見鏘金腰玉而拜華表者如萬壑之朝宗嗚呼雖予小子之不肖亦咨嗟涕洟而執筆以銘公

慈雲寺八景

孫宇台集慈雲寺八景詩引曰寺建于周顯德在高陽里之東隅武林之名刹也元至正間築城延寺入內廂廡基址去者過半明洪武初有延禮法師大啟叢林規模拓于舊明故國初歸併冊言院有二寺有六庵有八皆歷歷可數也永樂間少師姚廣孝題寺中八景詩以知當日名勝在武林城內爲伽藍第一時移歲久今所存者不過殿宇數楹而已追數八景不存一二所謂有其名而無其迹也寺僧祖源柏庭教律精超爲余方外之勝友暇日嘗與盤桓訪舊不

東城記餘卷上

奎

勝今昔之感因各爲五絕一首以貽同志其敢曰楊銜之記王少之碑耶白雲居云背郭結精廬偏協幽人賞人世閱古今白雲自來往娑羅閣云西域有名花祇園建寶閣百丈冲層霄千春空城郭甘露泉云教義比醍醐金牀玉作綆不須陸羽題已勝葛洪井鸚鵡院云何來白鸚鵡翻向院中翔惜哉禰處士曾未識空王紫芝堂云堂下紫芝秀堂上白馬馱云誰東渡僧不作南山歌赤松亭云欲從赤松遊亭今渺何處徘徊芳草生惆悵仙人去翠竹林云言有瑤華音鬱然翠竹林借問說法者何如此處尋梧桐街云

五月桐花飛花飛覆古道八月桐葉落葉落老僧掃

機神廟碑

厲徵君撰機神廟碑已著錄東城雜記余友洪張伯給諫曾代大吏撰修廟碑記文曰欽惟 聖天子御宇垂衣裳而理天下勤恤百物懷保小民每歲農政耕藉享祀先農所以上答靈貺下溥豐澤也農事以外惟重織事以故四海之氓敦崇本務莫不化治絲枲制爲衣服無一夫或受其寒者杭郡爲東南財賦淵藪杼柚之利甲於九州操是業者較他郡尤夥郡城東北隅有機神廟中楹奉黃帝像右附伯余向爲

東城記餘卷上

畝

里民私祀之所載在志乘由來舊矣嗣於乾隆五十九年前撫臣吉慶因蠶月妨雨禱祈獲應拜表於朝請列祀典奉 俞旨報可煌煌乎一代之鉅制千古之上儀也且夫織事之興豈惟是耀錦繡飾綦組云爾哉蓋 朝廷筐篚之貢於是輸閭閻被服之資亦於是出設非有以妥靈祇而報本始揆諸有功則祀之文不免闕如乃考之載籍西漢百官表有東織西織之屬後漢暨隋皆立司織以掌織紵而秩祀之典顧寂寂無聞焉卽唐制秋孟祭杼亦未嘗特立廟貌以示崇奉今也斯廟之設春秋二仲歲薦太牢奠

幣陳醴明禋肅然大吏至期遵行歷數十年至於今
不替享祀之盛一如先農然則觀禮者於此既足以
補列代祀典之缺且並見我 國家塵心民事衣被
無方直上與古帝合撰焉神之所以庇佑吾民者卽
皆所以黼黻我 后者也利賴所係不綦重歟神之
緣起厲氏鸚辨之確矣廟之規制盧氏文昭記之詳
矣茲不復贅而系以銘曰蜚佻啟運義農繼繩民用
質樸蠶織未興帝軒秉樞羣工肅穆俗易衣皮功先
作服既剗機杼旋盛織文禹甸效貢物力惟勤杭隸
揚州桑土肥衍力田之餘織業交勉享利謀報溯源

東城記餘卷上

奎

祀先城東作廟輪焉奐焉 盛代勤民遠契前聖祀
典聿頒肸蠁斯盛醴琖在戶鐘鼓在堂畏神服教穆
穆皇皇仰瞻禮儀式樹鴻則嘉貺畢臻萬方衣德法
紀三古祀垂千春銘茲宏製表厥貞珉胡孟紳比部
聽香齋集亦有擬作文曰粵自清陽穆治組紉彰玉
璣之華雲紀書官勸黼耀金枝之采縣繡文於神女
元命採苞佐葩瓌於公孫伯余奉職幣貢既登乎厥
筐時壇宜並乎先蠶乃織室東西漢代則專祠未建
星河重七唐家則祭杼傳譌豈筮車維篋之利饒轉
歲俎山壘之典闕斯固文明翊運首宣 聖化於垂

裳安燠蒙麻貴答神功而報本也吾浙桑麻徧野衣
被寰區淮海維揚膏腴沃土自租庸徵帛賦盛元和
逮紡績教民功與褚氏凡紫紋之縠白編之綾鳳文
蟬翼之羅天鹿蒲桃之錦歲登天府月貢上方儉輔
澣衣禱壽年逾乎瓊壽祥呈絺紵染人賦亞乎縫人
民之以鬻縉起家漂絮謀食筮爲收而唐爲履凍諸
井而盃諸欄者東則溪通浣紗山近采葛西則濮院
雪練魏塘錦校靡不縑軋相聞貿絲成市而織染尙
衣之局實設會城惟茅山良阜之隅舊開神社晨篝
宵絡手民皆列屋而居尊酒豚蹄頭會或釀錢而賽

東城記餘卷上

奕

攷典未崇乎專祀酬神僅等乎叢祠泊樊榭山人采
淮南遺解定爲軒佐特製豐碑然而黃帝造機明見
於西京載籍元妃補袞久垂於古史明文舍君祀臣
於禮未協報功崇德必先所尊乾隆間 翠輦六巡
柴望畢舉金倉七貨壓絲告豐維時歎玉名駒易偏
諸而互市歸琛筒布隨阿錫以承筐旃裘毳幕者咸
荷垂繒扈帶鮫函者羣相佩橐關雪山千里士均挾
纊忘寒襲檀梔十重書亦承綈進御地大物博武緯
文經蕃廡阜昌鍾毓珍異神於是日滋迓天麻歐絲
之野滿絢扶桑之繭若甕流黃綦綺燦貝彩於吳門

皎素冰紈濯波光於越水宮錦之坊啟瓊林之絹盈
九章作會乎虞廷五服貢珍乎夏甸 天子命

秩宗以典禮 飭疆吏以庀材既肅明禋允符眾志
爰卽東城舊址拓爲新廟崇基定含樞紐而位叶中
央冕旒是肖應須女宿而躔臨吳會布帛專司配之
以金鑲玉珈四妃序正侑之以桓圭蒲璧六相班同
其地則畛接卦田耕籍考臨安之志鄉依粉蔭迎韶
開富景之園太乙九宮昔是神壇所在歸唐東海本
爲瀆祭之方 詔有司以朔望升薌春秋飲酌禮也
原夫貞觀崇儒祀姬公爲先聖政和立學祭尙父於

東城記餘卷上

卷

武成赭鞭掣而烈山歆其牲牢黃茂蒔而思文享其
雕簞降至五兵繕庫報作霧之蚩肩十匠歸林軫在
房之和矢有制造前四民之用皆烝嘗縣百代之經
况神龍躍降邱雌彝備黼六十綜者六十躡牽挺肇
輿寸五鼓者尺五環練星示則利溥乎倍纓爲綖制
沿乎半匹爲端洵堪燾赤土而壘南媿烈句龍景黃
靈而堂上來儀巢鳳矣今者鯨波甫息雁戶幸安年
獲上豐惠叨靈佑 朝廷方覃文教易衲服以章縫
黎氓共樂太平謀盍殫於杼柚褻七章而足夜巷同
績以分光 一人則念切宵箴圖耕圖織百爾則勤

思夕庀絲絨絲絀暖煦樟亭瑞呈柘館欣觀合宮蒿
柱詠鳥翼而翬飛仁聽柵鼓饒歌節麟皮於夔吼貞
珉載勒黼座均瞻望雲旂而禹穴朝宗六百載接妣
王寶緒登日觀而咸池奏樂億萬年延 昭代蘿圖
銘曰五帝遞嬗運鍾循蜚炎農之世婚姻儷皮木實
而食卉衣而衣代赤燦權有青陽氏索縷綵麻機杼
是制藻火山龍誕敷文治西陵佐之絲車利盛循環
無端若斗旋柄以引以繩作者謂聖亦有良輔風牧
比肩成衣立紀倬漢章天台鼎峙嶽樞星朗乾華蓋
煌煌耀乎北極帝居其中百神效職誅蕩金閭馨香

東城記餘卷上

突

玉食熙朝御宇化首明堂有功則祀掌於太常惟
聖議禮頒諸錢唐金牛之湖靈鷲之麓密石斯礪丹
腹斯斲翠玲珠琉重檐複屋何以報之八蜡息農何
以祈之八蠶效功匪民之力神罔時恫麗牲視楹虔
致胙饗繡甃峩連朱戶洞敞萬古千春廟貌同仰

寶善橋

橋在東河新橋壩子橋之中乾隆二年丁巳創建首
事者爲茅靜遠瀚鄉先達陸鳧川大司馬宗楷官檢
討時爲記勒諸石咸豐七年丁巳橋圯成毀適兩甲
子非偶然也靜遠名在府志義行傳工六法其書畫

足以照耀東城晚年皈依佛即以寶善爲法名云

小淵明

夏磊人基徽州人府志入明隱逸傳寓隱西湖選西湖覽勝詩有無名氏二十四人詩一卷蓋月泉吟社之流也中有云西溪隱叟家種梅花千樹自號曰小林逋其兄處城東隅種菊百種自號曰小淵明又號曰東籬遺老有花閒續集四卷

雷擊火藥局

馬坡巷舊有火藥局乾隆五十年建也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黎明震雷擊之局屋甄土瓦木礫礎

東城記餘卷上

李九

一掃而空不遺纖悉遠近千里不聞有寸椽片瓦墮落者守局人亦無恙一時傳聞走觀詫爲異事疆吏報於 朝仁和章繡有紀事詩云甲辰二月十五日黎明忽駭雷車轟披衣亟起敬天怒道聽傳說牆藩傾城東僻處馬坡巷中有庭宇寬數楹屯積火料幾滿廨槍礮嚴備資軍營是時風雷相激薄列缺倒景玉虎鳴震震燐燐光遶屋橐蜚不壓心魂驚東鄰西舍急趨避燎原烈勢防磕碎雷公巧試謝仙火忍令生靈邁飛禍盤礴力不借六丁利椎掣右鼓引左霞輪日轂風疾驅紫纛彤旃雲亂裹半空倏忽流金蛇

照徹倉琅門牡鑣何庸排闥燄薰天但見拔宅塵揚
堞孤延格鬪力不勝樂巴術嘆測誠叵傾刻方隅一
掃空柱碣不留瓦不墮以火制火火不然輟輟佚豫
神其妥四境居然雞犬安聚觀咤異如堆堞我欲上
訴軒轅星中無金科書祕局亦無杼鑿騰窈冥硫硝
鉛炭鎔火器臨衝奮擊若迅雷前年海氛偶不靖用
此炎赫揚威靈今仗神勇遠噓攝想燿巨舶沈滄溟
鯨集鰐爛海水赤盡殲餘孽昭天刑興利除害德浩
蕩合獻旨醴陳肴馨詩成筆未走精銳聊作里曲神
絃聽

東城記餘卷上

丰

潘氏後園記

孫宇台治潘氏後園記云余始下帷王氏從諸長老
先生遊而因得窺鄧林先生之學先生二子象臣序
臣又從余學爲經生之業余益習知先生今先生春
秋七十矣當攬揆之辰諸弟子環拜于堂下當世以
爲榮乃先生退然構數楹于所居之後于是始竣顧
而言曰吾將以此爲菟裘矣余請得爲先生記之蓋
先生之居當橫河之南而所居向北面有修竹蒼然
被于房廡之間先生顧而樂雖室宇湫隘不以介意
也乃先生後尤有隙地又買于鄰人益若干尺地有

樹曰團欒之樹生二十餘年今始纍纍焉結數十果
香聞里許先生喜而爲團園之室客至酌酒其所談
道論業皆在是焉室之東曰東廊藏圖書其中投壺
圍棋咸具建亭于其西若畫舫焉曰此張思光牽舟
于岸上任也日月宛然風波不驚得非老人所晏息
者耶其亭之東可以望西山其南其北則皆森莽之
區煙雲杳靄之所出入也夫杭越五方雜處連甍接
棟安得有此空曠之宇以娛人者耶而先生曰吾無
心而止此垂老而成之豈必有所戀戀其間耶吾以
爲先生不可及也夫先生之學若秦越人華元化其

東城記餘卷上

三

活人無數其學者遍江以南卽蚤年爲長統之樂志
石子之思歸亦何所不可而懸車之歲偶一及此此
以知先生之不可及也後之子孫學先生之學而無
忘勤渠是則先生之心也象臣氏學先生之學而無
忘勤渠者也吾故爲書之以遺其後使其子孫無忘
稔

東河權歌序

胡書農學士姚春漪東河權歌序曰東河貫會城數
里地耳而北通潞水之帆南集漢陽之估百貨捆載
直達幽燕三板篷抽徧走荆楚唐匯江瀨潮汐患其

浸淫宋界城闔濠塹鞏其基址團練分寨則環以旌
門焉德壽築宮則跨夫輦道焉占形勝者七百年之
久溥利濟者三千里而遙浩浩乎與漸江競流聖湖
爭長已爾其艘積鹽筴干纜翼張岸排倉儲萬瓦鱗
戢國息所入民生所資憑是轉輸控爲襟帶若乃豚
圈雞枳菱角筍苞月塘販鮮鼎湖運糴吳興織纈海
昌甘瓜禹航貧管魏塘瓠甌論擔東門之菜計船東
筧之麻來魚苗乎九江下木柿乎三峽與夫露夕蓮
炬霜晨菊船水嬉賽神香市贊佛以及恍氏之水涑
草人之物宜莫不風舉雲搖星羅棋布爭壩而篙師

東城記餘卷上

三

勇奮敞關而津吏威尊豈直舉亭種桃因之喚渡越
客行李於此纜維已也僕家居河步地名宿舟以宋
南渡船官設廠于此得名乃在普安橋西崇新門北
壞堞留雉背郭結廬修梁亘虹面河啟牖見夫來檣
去檣飄忽雲煙擊櫂鳴鉦送迎冠蓋亦欲仿洛下園
圃秦中歲時作扣舷之歌成小海之唱所奈人事牽
掣年華遞遷書仰屋而著未成網臨淵而結有待昔
樊榭序東城雜記有云鄰翁野叟拙樸無可語言僕
之謂矣春漪先生學裕心傳文嫺掌故新年著詠早
窺豹斑遺賦傳鈔共許麟角曩曾撫拾瑣語編排麗

詞所收稗史圖經自行箋釋村謠里諺借助波瀾例
參桂海虞衡備甄物產義取襄陽耆舊詳述人文終
以剗刷未遑輶軒遲探豐獄劍氣豈久光沈清皋鶴
聲自然響答今者合嗣邦憲重哀先集來屬弁言不
揣荒蕪略加訂證嗟乎老成徂謝已枯海上之槎文
彩長存如倚禾中之權是詩出將見都城紀勝武林
舊事客杭日記諸輯不得專美于前矣乎尙有蔣東
橋師燭序不及錄春漪名思勤一字汝修乾隆己酉
舉人家住定香寺前屋臨東河中庭桂樹一柯輪囷
連蜷數百年物也名其堂曰桂堂自號桂隱流連鴈

東城記餘卷上

三

詠時見名宿吟集中

汪青渠精舍

厲太鴻樊榭山房詩集有汪青渠營土橋精舍去余
二里許雪中過之不值題壁詩云近得林中侶堪爲
雪裏行玉川雙破屋東郭兩先生積素微封徑寒雲
半入城白鷗吾與汝一笑眼俱明竟日空亭坐遲君
開版扉幽禽啄凍雪風竹發清機孤趣忽自悅遠言
相與違昔人翻興盡容易剡中歸

城東訪友圖

樊榭山房集云倪穉疇給諫庚申夏日在京師曾作

城東訪友圖并系以二絕句枳籬門逕菜花初最愛
城東水竹居人立版橋吟興遠隔林何處響縑車詩
人高隱斷幽蹊菜圃三叉路欲迷看竹平生緣不淺
叩門隨處踏春泥寄金江聲副使志章於上谷蓋追
寫丙申春同訪余不值事也江聲亦題二絕句桑村
藕蕩接城隈亂竹遮門晝不開一曲版橋煙水隔緩
尋芳草更裴回十年卻掃謝公車卜築城東稱隱居
知與俗人行跡斷菜花香裏自鈔書裝潢成冊穉疇
癸亥奉使江南沒于太和今春江聲歸里始得見之
感歎不足如數題後存歿人間感有餘黃門詩畫最
清疏長貧孺子今猶是當日偏多長者車流光勿勿
去難回訪友圖成事可哀水竹城東無恙在喜君頭
白早歸來迄今百餘年來猶得想見其幽居之勝友
誼之敦云

東城記餘卷上

畫

東城記餘卷下

仁和楊文杰粉園

應潛齋儒林

國朝里中性理之學必推潛齋應先生名在 國史
儒林傳阮文達所擬撰者也先世居望江門其爲兄
旅平行述則謂撫謙年十六從兩兄讀書孤山是歲
遷居東城集中又謂嘗設館于城東華藏寺馮山公
傳則謂宅在威乙巷可爲地以人傳者矣山公傳曰
應處士名撫謙字嗣寅杭之仁和人也明萬曆乙卯
十月初四日生生而有文在掌曰八卦左耳重耳右

東城記餘卷下

一

目重瞳處士天性孝友生養死葬盡禮與弟同居白
首無間言內剛而外和難惑以非義好學樂道終其
身弱冠時同學生欲試其所守藏妓館舍夜醉處士
而歸之處士洛誦達旦卒不染于邪其早歲操行已
如此崇禎甲申處士誦黍離之詩絜歔泣下棄諸生
遂不出乙酉避兵北鄉居亡何晝有白蛇墮自梁處
士見而驚曰兵象也卽奉母移獨山之東越日果有
遊騎至破碎數十家掠人畜而去處士授徒負笈者
遠至成就人材甚多舉止雅飭見者不問而知應先
生弟子也直指王元曦舉鄉飲辭不赴處士居威乙

巷隘屋短垣厪蔽風雨家無僮自啟閉太守淮陰嵇宗孟數式間不堪其貧欲有贈囁嚅未出及讀處士所作無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康熙戊午 詔徵天下博學鴻儒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交章薦處士下詔徵處士辭篤癯獨不起 天子素聞其名

問閣臣曰是杭人所稱應先生否耶僉曰是卽不許辭巡撫陳爲言實老病乃免徵處士所著有孝經語孟集註拾遺周易春秋集解書傳拾遺詩傳翼三禮策編古樂書性理大中教養全書考亭集要潛齋文集若干卷藏于家處士尤精易晚年遇元旦必卜至

東城記餘卷下

二

癸亥處士年六十九占得謙之九三處士喜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命二子趨辦匠事及夏歎曰今年兩六月吾不堪也遂病病中猶輯周忠毅公傳未竟七月哉生明移寢東首而卒遠近聞之悲悼門人皆心喪祀于庠馮景曰處士有道大儒也非逸民比卻聘時客有勸駕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年四十未娶宰相李迪以弟之子妻之明復不肯石介等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託以女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明復乃聽先生何果哉處士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客大慙而去噫人雖愚未有棄家珠而寶

人之魚目者夫其理明故心安心安故道定處士可謂大儒矣全謝山譔神道碑云應先生之沒六十年遺書湮沒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余每過杭未嘗不爲之三歎息也年來杭堇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先生墓文爲請曰微吾丈莫悉諸老軼事也其曷敢辭應先生諱撝謙字嗣寅學者稱爲潛齋先生杭之仁和縣人也其父尙倫故孝子先生之生也有文在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卽以斯道爲已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其同志之士曰虞

東城記餘卷下

三

峻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恆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極盛杭人所謂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者不過以文詞相雄長先生于其中稍後出而狷社之所相淬厲者乃別有在其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坦白子諒表裏洞然于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不以勦說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言遽色所居厓足蔽風雨簞瓢屢空晏如也生平不爲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

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惟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於著書戊午閣學合肥李公天馥同里項公景襄以大科薦先生輿牀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耳俄而范公承謨繼至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蓋其和平養晦深懼夫所謂名高者海甯令許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既而思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縣報謁許令大喜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氣也許令嘿然不

東城記餘卷下

四

怡既出先生解維疾行弟子問曰許君已戒車騎且卽至何愨也先生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講席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愨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嵇叔子以志局請辭之則曰願先生暫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蓋不爲踰垣鑿坏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史圖南以視鹺歸于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一日遇于塗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之衣蕉萃躑躅御史歸以越葛二端投之雅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區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盜跖來也幸

無拒焉先生謝曰吾尙有絺綌在笥昨偶感寒疾欲其鬱蒸耳感君意良厚然實不需也竟還之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叩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于道上洶洶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常不足于心康熙二十六

東城記餘卷下

五

年病革尙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春秋六十有九子二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學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書潛齋集共如千卷其无悶先生傳則自述也一清方將次第鈔而傳之姚江黃丈晦木嘗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能博學而詳說之其墨守或太過耳其足師表末俗蓋不在此以予觀之昔人或誚伊川宜向山中讀通典十年誚象山宜賜以一監之書誚魯齋爲學究

是皆過情之訾若晦木之言不可謂非先生之良友而近日之唯阿論學者尤當以此語爲藥石然先生之深造自得固非隨聲附和者世但知先生不喜陸王之學而不知其與朱學亦不盡同如論易則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雖未必然然別自有名理可思善學者當能知之要以先生之踐履篤實涵養冲融是人師也其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况其發明大義固已多矣先生之門人曰凌嘉印文衡曰沈士則志可皆能傳其學曰姚洪任敬恆有篤行先生葬于龍井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坏土固私淑者所

東城記餘卷下

六

當念也其銘曰遯世无悶隱約蓬門其身彌高其道彌尊荒荒劫運翦其後昆不朽者學春木長葩

趙誠庵家誠

潛齋先生集中述誠庵趙君家誠茲節錄其有系東城者亦足資勸誠云文曰趙君衷玉同邑積善君子也余友人柴虎臣陳際叔爲之傳誌詳矣余不復言述其所以訓於家者後之君子可觀覽焉君之言曰始余卜居忠清里典林氏屋主人併隙地一方彊余售之余不得已從焉非余所樂也適余貨繒爲人所賺致訟親友道問者家攜飲餉之已舉觴矣聞其人

聚少年將甘心焉亟歸而對巷火發余恃屋有隙地
竭力前救得免倉皇不暇他顧次日起視則牆石木
門已焚幸牆外居人蓄水門下門燒墮水火遂滅噫
使當年不獲此餘地何暇存身力救是日不遇凶謀
何遂急歸苟門外無水火從內焚何由撲滅事變之
來處之者無心而若有默相其事者一異也屋後餘
地思構數椽賈近地廳樓召工更建所折甍瓦堆積
樓頭版壞瓦墜聲若雷霆石工六人一時陷沒舉家
惶駭鋤土出之則下有橫木當版羣受庇焉依然無
恙余既喜羣命更生又免池魚之累二異也嗣後數

東城記餘卷下

七

年有僕進德屢酬酒夜歸戒諭不悛不得已笞之彼
乘醉投井余驚亟命救之而羣僕彼此推諉遲延數
時余大分死矣及救起仍無恙渠云方墮時驟出水
面得踏井甃遂不死岌乎殆哉三異也

後尚有善惡五異

由人得喪在天然未有善而不得惡而不喪者余生
平所歷多矣偶取最異數事書之以示勸懲蓋幾微
之間生死利害存焉苟非戒慎立心以求無罪于天
則事在呼吸禍患立見矣余願世之人修德積善以
俟命并傳之家以爲子孫誡此皆趙君之言也觀此
則趙君之爲人可知矣

許忠義祠

許氏宗祠在錢塘縣北良二圖中祀唐睢陽太守許公遠武進莊方耕存與忠義公專祠記曰祠在城東荷花池祀唐睢陽太守追贈荊州大都督忠義公許遠歷朝以來偕褚河南諸名臣崇祀旌德先賢堂未建專祠已卯春裔孫郡守承基首捐千金糾合族人同建以歛縣唐模一支復遷于杭者應徵公以下列祀焉中有復善堂孝言亭枕善居孫竹軒平輿閣鏡川書屋指南樓四蓮池諸勝春秋虔祀收族於此郡守另輸生息千金買義田百畝悉詳邑志壬午秋復

東城記餘卷下

八

構地闢園供奉忠義公像俾子孫瞻仰其下凜然如在焉續置祭田百畝以綿祀費不知者謂建祠何若是之糜也顧郡守仁孝性成自奉最儉而不儉其親嘗云置產厚子孫不若擴充祠屋以垂永久其用意至深遠也所構尙有世美堂誦芬樓不游舟歸休處及廉讓之間活水滌洄石峯林立亭前屹然中峙者爲壽星石他若栽叢桂蒔修篁經營相度罔非孝敬之思所貫注昔廬陵作許氏南園記以爲園不足書特書其孝友之一節風示鄉里今郡守義行指不勝僂大吏欲揭以維薄俗文章上聞 恩准褒嘉茲特

建亭勒石以勵後嗣而勸敦睦余與許氏誼屬通家
知之最稔且因其事足爲敦睦者勸故不憚不文而
遂爲之記孫竹軒額丁龍泓書不游舟梁山舟學士
書并記云按祭義舟而不游卽孝子不登高不臨深
之謂推斯義也則凡踰越規檢而從流忘反者皆游
類耳默齋于其先人之廬構舟屋數楹屬余書以榜
其額其勗後人意深矣哉枕善居孫虛船先生灑書
并記云劉勰新論慎獨篇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
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事親者視于無形
聽于無聲茲室爲宗祠祭畢退居之所顏以枕善用

東城記餘卷下

九

昭許氏執事有恪餘敬不忘云爾指南樓夏晴麓明
書額并跋云蜀許文休氏倜儻瑰瑋善鑒人物南陽
宋仲子以指南推重茲高陽宗祠之左別構一樓適
臨其南爲子弟家塾俾道岸誕登而弗迷所往遂取
以顏之歸休處爲徐秋竹堂篆額汪槐塘徵君沆跋
云默齋先生別構一室于祠後西偏以爲退息之地
顏曰歸休處余惟古之孝子慈孫善則歸親休者美
善之謂也默齋瞻斯榱桷不忘先人之美善亦于斯
寓之矣若白香山所詠幸有歸休處僅爲向平事畢
而言詎可同日語哉沈椒園廷芳別爲記云孝友出

於天性而質行可以無虧此人情之所難而君子則處其常若仁義成于積累而幽明可以無媿雖君子猶或難之吾友許君默齋仁孝性成不忍一日闕其親以及其祖建宗祠于城東隅卽奉始祖唐忠義公而於其旁復祠其大父蒼峙公而顏之曰歸休處招羣季讀書其中乾隆乙酉戊子間登賢書者累累皆默齋終始成就之力于是族弟子爭來學并索余記祠成之本末以爲宗黨勸余重默齋孝思之可則而又歎杜文貞所云古敦之義于今能不虛嘗頷之而未暇爲也會客有致疑於命名之義者且云宗廟之

東城記餘卷下

十

威而不可安也以家祠爲私塾于古有稽乎余揖而進之曰子曷不觀夫禮經乎特牲饋食禮至祝東面告列成徹庶羞設於西序下及長兄弟皆坐主人西面拜祝曰養有以也疏云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子孫養其餘亦當以之也迨上養下養俱受爵主人拜祝曰肴有與也疏云戒嗣子與長兄弟及眾兄弟相教化相與以尊先祖之德也此古之人士所以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教化之行風俗

之成賢俊出而國昌子孫才而族大皆由此道若默齋者真能偕其兄弟相與有成深得禮經之意者也昔孔奮弟奇爲諸生奮分祿俸以供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食甘美輒分以遺奇漢記盛傳其事至今以爲美談今默齋意豈有異也默齋人品高胸中灑落每歲時伏臘風景澄鮮嘗披襟解帶率子姓兄弟冠者五六月人躡山亭坐樹石而休憩焉則斯名深得爾雅庇麻蔭也之義矣或曰休之爲言養也養陰養陽各適其宜取祭祀之後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也或曰休嘉之義列于珍禕懿鑠美也人方以

東城記餘卷下

十一

連枝之圖同胞之誼爲默齋美默齋不自居其美而歸之親云耳之二說者余皆善之故樂爲之記四蓮池盧抱經學士文弔記云吾杭許氏建宗祠于城東隅其地近古荷花池池眾水匯焉於是面水闢軒顏曰四蓮池取王子年記中語以爲子姓繁衍之徵抑吾更有說焉夫蓮之爲物其莖其葉其本其花其實其根無不爲人取資焉者爲人祖父旣望其子孫之衆多更望其皆賢且才各有所成就以自表見而不爲世所棄亦如蓮然然則他日許氏合族於斯覩斯題也其必思無負斯語也夫默齋一字長人嘗集眾

輸資疏濬城河今棚橋小山卽浚河挑土所累也乾隆辛未歲飢購米平糶復捐千金權子母以贍育嬰堂之需倡修郡縣三學鑿泮池建碑廊且捐金取息以資歲修晚年與顧涑園成成山吳鄭公錢嶼沙金海住翟晴江陳摩村諸公結庚會所居在金洞橋今尙稱爲高陽里云

遼史拾遺

厲徵君遼史拾遺二十四卷乾隆間 詔收遺書採入 四庫列正史類可謂不負所學矣後道光壬午汪氏振綺堂壽諸梓小米右史且爲補輯紀年表一

東城記餘卷下

十二

卷書始大顯于世按徵君緝此書成在乾隆六年其樊榭山房續集借書云舊史臨潢新注就不知誰肯比松之有詩注可考也後二年自爲敘又九年徵君沒其家出遼史拾遺手稿要素厚價久而不售郁佩宣秀才名禮一字潛亭家在東城駱駝橋去徵君居不一里乃以四十金購焉中間尙缺五十葉百計求之不得一日至青雲街見拾字僧肩廢紙兩巨篋檢視之皆厲氏所棄徵君平日掌錄遼史拾遺在馬啞市以歸勢如亂絲一一爲之整理閉戶兩月綴輯成編適符所缺然則佩宣之有裨于此書匪淺也小米

右史後序未及此特表而出之佩宣家世素封儲書
充物又能增益所未備時小山堂藏書已散尙餘殘
帙猶多異本悉力購之藏書之室曰東嘯軒軒額爲
董香光書庭前古桂二株相傳明萬厯間所植交柯
接葉清陰覆簷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佩宣憑几
校錄晨夕不疲足爲東里之職志也已

梁構亭

梁肯堂一字石幢乾隆丙子舉人累官刑部尙書直
隸總督有石幢居士吟稿構亭以咸安宮教習得官
揀發直隸由邑令厯洊至總督

純廟眷禮優

東城記餘卷下

十三

渥錫賚便蕃爲同時疆吏之冠嘉慶元年正月與干
叟宴有 御製 御書之賜鄉里榮之後守護

裕陵家人惴惴有周八瘋子者精王遁厭勝之術
故爲構亭所敬禮至是而營度里中居宅曰吾必使
生尙書入此室也未幾以原品回籍至家七日而卒
其第在太平橋七龍潭吳穀人祭酒爲撰墓志云嘉
慶六年前任漕帥梁公以尙書守護

裕陵期

滿賜還以疾薨於家遺疏上聞

聖心軫惻

諭祭如禮孤子如升筮藏協吉值余乞養旋里請銘
於余按狀公姓梁氏諱肯堂字構亭號春淙又號晚

香先世漢宏農之陝縣人隸錢塘者自公高祖浙江嚴州府同知秀麓公始曾祖之材公諱知材祖歛園公諱浩考璞莊公諱國琛仍世隱德皆以公貴累贈至榮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劉氏祖妣姜氏妣沈氏並贈一品夫人沈太夫人生子二長晴沙公諱鑑邑庠生次卽公也少聰穎甫就外傳塾師奇之目爲神童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明年戊午中副榜嗣後屢困場屋家貧往來吳楚間藉館穀爲生計者十有七年甲戌入都考充鑲藍旗教習丙子舉順天鄉試會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挑發直隸署高邑縣補

東城記餘卷下

十四

樂城縣丁父憂服除補懷來縣復以沈太夫人喪歸終制後仍赴直隸補寶坻縣公歷任直省諸劇邑皆能寬猛相濟人愛戴之當官寶坻時邑大水廬舍漂沒民居多露處磬磬之聲相聞公具渡船載糧糶四散周給咸賴以濟總督梁公廷璋廉其能因薦公明年陞薊州知州歷深州直隸州知州保定府知府擢清河道府陞山東按察使以巡撫國泰案未經劾奏鐫級發河南候補道未幾蒙 恩補授直隸通水道隨調清河道陞直隸按察使蓋其賢能之聲久達天聰故稍跌卽起起起固將大用之也五十年轉直隸

布政使順德有大陸澤卽禹貢之大陸也地多積淤民占種爲利經府詳請申科公以地向蓄水每遇大潦藉爲宣洩若任民間墾是與水爭地也且耕種之後必高築隄防旣以蓄水之地爲原田勢必使無水之地爲澤國其害甚鉅與制府力爭事得寢五十四年陞授河南巡撫豫省適當河衝公一到卽講求河防要害值南岸黑岡虞城汎蘭儀之史村鋪挑水壩洪流奔注多有齧蝕公相度惰勞躬督搶築始獲安穩獨銅瓦一帶大隄全行塌損僅藉月隄抵護眾洶洶咸慮莫救公默以身禱俄頃風浪安息河不爲患

東城記餘卷下

五

人以爲有神助云他如奏請豁免灘地無著糧銀請封禁許家河山場鐵礦紓民之困防民之奸其爲政之能持大體類如此五十六年

純皇帝巡幸

天津公赴直迎 駕卽授直隸總督公官其地久利弊皆熟知嘗以直省旱潦不時民多轉徙一遇公事經費無所資輒左右支絀奉 命日適夏澤愆期差務絡繹前制府欲請狀而不敢言公曰事亟矣不請而坐視瘡痍與請而有干部議均罪也卽面請帑銀二百萬兩爲直省經費儲峙以待蒙 恩俞允蓋

聖主憂民之心公能體而行之

聖主亦

察公之勤於民也故於請賑請蠲朝奏夕可凡在任八年辦災賑五次先後請撥銀六百萬兩全活生民以億萬計每 召對猶以爲未能節費惶恐待罪蒙

純皇帝面諭曰汝能爲朕用財恤民如斯之

亟亟者也嘉慶三年陞刑部尙書七月奉 旨補授

漕運總督謝 恩時以年老力辭 上曰汝去

可謂得人且漕務事簡亦易爲之趨赴新任凡漕務

積弊釐剔一清四年春奉 命以尙書守護

裕陵越三年奉 旨以原品回籍 聖恩優渥終始

成全水程南下濡滯三閱月將抵里感疾歸甫七日

東城記餘卷下

六

而薨嗚呼哀哉公至性純篤始仕畿輔兩遭大故哀毀骨立經營窳窳上妥三代畚揭之事皆身親之至於建祠廟置祀田敬宗公族之道無弗講也兄晴沙公早世公撫其孤孤卒則撫其孫孫又卒復撫其發與兩曾孫合食一堂教養兼盡居官數十載家無餘蓄廉俸所餘輒公贍親黨人以急難告者無不立應於公事則克勤克慎唯恐有負 國家付託之重故生平備荷 主知錫賚便蕃如寶翰石刻福字珍物時果緞匹藥餌之 賜不可勝紀其在津淀差次也則 賜御製七律詩一首其八十生日也則

賜御製匾聯紅結頂帽等物以至 賞花翎 賞黃馬褂 賞紫禁城騎馬尤異數也公生於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薨於嘉慶六年八月初二日壽八十五配桂氏 誥封夫人晉贈一品夫人先公十五年卒葬於西溪楊家牌樓之原子三人長如林充四庫館臚錄候選同知次如升候選郎中次如春國學生如林如春皆先公卒孫三人如升出長甯吉一品廕生嗣如林後次寅吉謙吉以嘉慶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啟壽藏合葬焉銘曰於哉畿輔先百城飾以文雅治乃成始一命逮揚雙旌動中肯綮刀不更坐而論之起卽行請蠲請賑巨萬贏 帝曰爲予活蒼生不言而喻喻者誠春風一吹物向榮如公豈爲灼灼名不朽要與石共貞辭亦取質無敲鏗

盧抱經

盧文弨號磯漁又號檠齋先世居餘姚後遷杭老屋在批驗所前所謂數間草堂者也段玉裁經韻樓集盧公墓誌銘云公諱文昭字紹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曾祖承芳明末建平令有治績祖父之翰有春柳堂詩父存心恩貢生 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太恭人馮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

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上書房行走遂由左春坊左中允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爲乙酉廣東正典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明年先生以繼母張太恭人年高遂請歸養時年五十有四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年及在上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怠早昧

東城記餘卷下

十八

爽而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間鬩鬩無置茗盃處日入一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卽安祁寒酷暑不稍間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間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讐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餽益 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

版行世又苦鏤版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
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
自爲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
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釋天已下注二卷
皆使學者譏正積非蓄疑渙釋向時棄官歸天下爲
公惜之然挈摩歲月衣被將來功孰大於此者公治
經有不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撰義疏本單行不與
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
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
兩相鉏鋿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

東城記餘卷下

十九

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鉏鋿更多
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於真幸有改
之不盡以滋其鉏鋿啟人考覈者故注疏釋文合刻
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如此公生於康熙
丁酉六月初三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
一月二十八日也年七十有九生平事親孝謹年七
十三喪繼母猶盡禮與弟韶音友愛篤於師友之誼
皆鄉邦所共信者壬申殿試對策中言直隸差徭之
重

純皇帝動容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劾士
論偉之配桑氏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詒武謀皆太學

生慶詒踵公沒武謀早逝慶鍾慶錄皆業儒女四人
適庠生周方岳江甯府知府李堯棟舉人陳春華庠
生朱元燦孫男一人能庸孫女二人公之沒也無以
爲家公之執友有爲謀以抱經堂書數萬卷歸有力
仗助其家待公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井公與晁昭
德故事慶鍾慶錄曰先人手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
離也嗚呼公可謂有子矣嘉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與桑謝楊三恭人合葬仁和芝茅橋之原公之弟
子臧鏞堂以公與余相知最深來請銘不敢辭銘曰
先生與余交忘年一字剖析歡開顏十年知己情則
堅先生一去余介然歸於其宮神理縣其書可讀其
澤延

東城記餘卷下

三

葉省三

葉道傳字省三仁和家人家業饑無子力行善事宗族
中貧窶者待以舉炊月給薪水之費道光初重建靈
隱大殿半藉其力夏則捨藥冬則施衣凡養老卹孤
之事咸任之今普安街之葉家街以省三居此得名

關少宗伯

關少宗伯槐字柱生號雲巖一號晉軒仁和人父聖
涯名涵乾隆壬午舉人刻志勵行研精經學所居在

杭城東學者稱東臯先生少宗伯生時母夢旭日照
鉅槐上寤卽誕東臯先生因顏其室曰迎曦堂有詩
紀事少卽工書今韜光有隸書觀海二大字蓋九歲
時作也十二歲十三經已讀畢因得小山堂天文遺
書籌算筆算奇門遁甲凡鈔本二百餘種遂畱心句
股之學乾隆丙申以舉人赴津門應 召試 賜內
閣中書軍機處行走以善畫供奉 內廷時邀 御
題庚子成進士入詞林後直南書房充四庫全書提
調官兼武英殿提調典試湖北河南督學廣東時遵
惠研溪先生之教童子有能成誦五經者爲青其衿

東城記餘卷下

三

士風丕變奏覆試童生加經文一篇遂爲定例洎乾
隆五十九年典福建鄉試竣給假省親一時大吏相
率稱觥且爲表宅旌閭建坊門左顏曰乘輅錫祐篤
行承恩今所稱石牌樓是也嘉慶元年遷居艮山門
內新第時已授閣學旋擢禮部左侍郎年五十八卒
于宿遷舟次公子炳六品蔭生雲南大理府知府以
宗伯未嘗一日居新第因肖其像于後圃之樓神采
宛然且敬勒 御書以實爲之桂林一枝兩額恭懸
廳事宗伯夫人氏孫名樹蘭孫忠烈之後著有坤甯
妙經註釋一書

東里學人

李允升堂緣庵詩話曰汪明經家禧號選樓仁和人居橫河橋北博聞強識工詩古文爲人謙謹寡言笑遇微醉後則辯論鋒起故知其平日皆鬱而不發也與許周生戴金谿嚴久能最善所著務求精深手自存定者頗少藏友生家燼于火所刻東里生燼餘稿僅十之三耳年四十三沒無子哭王木齋有句云竟無兒主祀賸有婦憑棺遂成詩識又胡孟紳編其先人年譜內云姑丈諱家禧字漢郊積學淵博爲杭城乾嘉中之鉅儒家極寒遊食四方困於場屋嘗鄉試

東城記餘卷下

三

同考得其卷亟薦之主司主司見其竭力推獎疑有關節因抹文中解脫二字以爲近禪斥之揭曉後知爲名士大悔親造其門出素絹索書并謝過焉所著書若干卷及門許玉年滇生昆季攜去將謀梓行許氏遽遭回祿稿無存者今僅傳三祠志九卷東里生燼餘集三卷許周生宗彥鑑止水齋三文學合傳于汪則曰六一泉有神位數百類皆前明湛族破家之遺老莫知其蹤跡家禧一一鉤考得之撰六一泉神

位考三篇閱書積千餘種其他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

六一泉神位考三篇卽正氣先覺遺燼愛三祠志汪小米刊成未印傳極稀

餘集中有杭郡節婦表微錄雖不盡出東城而荼苦
松貞微先生不能傳備錄之見先生之不僅工于文
也其文曰嘉慶辛酉夏仁和錢君泰階過家禧曰
國家于節婦旌門之典歲舉然采訪難周或無後不
及請蕭山汪大令輝祖嘗輯越女表微錄專著其未
及旌者所以廣聖化發幽光甚善也吾欲行于吾杭
以敘述屬子并望子之廣詢俾多其傳家禧許之翌
日訪于儕友中言可信者葉君之朗之田許君鏡乃
大周君誥遂各語以所見聞家禧亦記憶所知合之
得數十人錄以報錢君而錢君沮于他議復中止後

東城記餘卷下

三

五年家禧檢次舊彙懼所序者之泯滅于後也更重
定之并序其端曰婦人以節自勵亦得其心之所安
豈計名之傳否耶然宋伯姬書于春秋衛共姜錄于
詩則窮閭匹婦能秉心壹志不隳其行其可傳信矣
特其歷險艱茹辛苦求不媿于天而天之報施不可
測有不得從夫并不得從子者有生不得飽死不得
祀者阨愈甚迹愈湮而憔悴之况出于庸行好奇能
文章之士又略之泯泯焉不獲與伯姬共姜並傳可
傷已闡幽顯微體國家端風化之意以備志乘采擇
儒者事也今所錄者有數端生事死葬子職也夫死

能終夫之職如沈氏以下諸人修身俟命幽靜終其身如汪氏以下諸人貧賤不移處卑微能高其節如錢氏以下諸人噫以數人所聞知可傳者已有此一郡之大湮沒不彰者可勝計哉 錢塘章佩玖繼妻沈氏年十九歸章期年珮玖死家貧以女工自給撫前妻子如已子痛章氏數世未葬謀資于至戚不足自節以補之常兩日一食葬畢舉苦節二十餘年卒 仁和張雲會妻鍾氏年二十八而寡無子依母以居舅姑伯叔暨夫六棺未葬鍾曰張氏無後我不及身謀終暴露矣乃自刻苦積其貲久之盡葬焉不求

東城記餘卷下

十四

助于族姻人尤以爲難 仁和方位三妻葉氏年十七歸方歸九年而位三死葉勤紡績養姑姑老病葉晝夜調護無間葉有子早夭而方氏族無可後者葉力爲舅姑及夫營葬年七十一卒 陳以敦妻馬氏歸陳甫兩月以敦以貧遊粵西旋卒于粵馬奉姑盡孝痛夫柩在粵遇人客粵者輒哀祈其囊骨返而人鮮好義者終不得返也 仁和朱倬雲聘妻鍾氏未歸而倬雲死鍾時年二十五自誓必歸朱旣歸事姑孝朱家貧鍾勤女工養姑自奉饗飧常不給也至戚憐之贈以錢堅辭不受 仁和陳某聘妻舒氏未歸

而陳死舒乞于父母斬衰往哭請畱侍舅姑父以年
幼私許婚盛氏舒聞自縊遇救甦旋盛以婚期告舒
誓死愈決盛聞訟諸邑令令哀舒志還盛聘斷爲陳
氏婦陳家貧勤操作極困頓無悔色年五十四卒陳
族無應嗣者卒無後 錢塘李氏女幼字於陳某未
嫁而陳死守志以終其鄰明經許奎言李依父兄居
其饘粥恃十指給居僅數椽過其門未見其在外室
或闖人戶間也至老守禮如未笄其父兄吹葬簫博
食皆憐之敬之不強其再字 山陰史女幼字於仁
和沈某未嫁而沈死女請于父母願歸沈父母憐之

東城記餘卷下

三五

將許之而沈氏祖官楚其家無可謀人踰年其祖歸
女父往請之則謝之女聞悲泣數日詭言就浴闔戶
自經死初沈僑居嘉興以就試歸途中暈卒訃未至
女夜夢人入閨倚戶泣驚詢之曰吾郡試歸來省女
卽出諦視足微跛訃至爲父母言前夢知沈果跛也
仁和金端士妻汪氏年二十四端士死苦節五十
年乾隆五十一年卒無子 仁和平開周妻李氏年
二十九開周死李晝夜哀號致喪明無嗣依女夫以
終卒之時嘉慶三年也年六十一 仁和姚又弓妻
關氏年二十而又弓卒誓以身殉舅姑止之曰汝死

如我兩人何乃止孝事舅姑二十餘年舅姑沒哀毀盡禮姚家素裕關既寡悉屏羅綺約髮以鐵簪茹苦終身年七十餘卒 錢唐陳賦周妻沈氏賦周死沈年二十五陳氏薄有產爲季叔所併沈恐拂姑勿與較後叔以耗散致貧沈勤女工養姑不足自損食以爲供姑病茹素禱於天及歿喪盡禮歷艱苦四十年如一日 杭諸生張奕光妻戴氏未嫁事繼母以孝聞母病疴戴割股以進得愈嫁奕光年未三十而寡戴勤鍼帚撫孤孤長以療歿戴年七十餘困頓而終 仁和關之溶妻吳氏年二十五而之溶死遺孤甫

東城記餘卷下

三

二歲旋以痘殤家貧甚坐臥室中不出戶者五十年雖親族不得見嘉慶四年卒入哭者始見其衣百結所藉惟敝席也 錢塘蔣毓奇妻朱氏年二十而嫁二十六而毓奇死初毓奇疾朱禱於天願以身代泥首者六晝夜及寡事姑三十餘年盡孝養教子榮祖有母道今年五十九尙存也 仁和程在庭妻來氏生十九年嫁三十歲而在庭死既寡事舅孝舅患末疾扶持侍養二十九年無倦嘉慶三年卒年七十有子早喪 梁某妻李氏嫁甫月而寡貧甚日爲人紉鍼博錢以食無子今五十餘尙存 皋亭山農人應

某妻錢氏嫁應生一子而應爲獠犬齧得狂疾錢走
百里求醫藥卒罔效也應旣死人咸勸改適錢不從
攜子出爲人傭蓬首垢面操作勿懈者三十年積傭
值爲子娶婦子又死年六十尙爲人傭作畜其幼孫
初錢五歲時病瘵有黃冠過目之曰若長不可量茲
有疾緩治不可爲以七首破指間出腐肉如魚子瘵
尋愈人知此者以詰錢錢曰女子立志不二當昂昂
有丈夫氣今澳忍以活又何足數即年七十餘卒時
乾隆四十年也 仁和朱雲衢妾沈氏年二十九而
衢死家貧甚且無子沈日夜勤女工自養請於族爲

東城記餘卷下

七

雲衢立族子爲後教養之有法度朱氏賴不絕 仁
和衣工王某妻岳氏年二十餘而寡其叔利兄有以
惡言凌之岳知不能敵避去依母傭於人嘗泣然曰
留面目見亡人餓死不及計也性介人與言稍不莊
輒自涕泣以故咸畏敬之嘉慶五年卒年六十餘無
子

救命王廟

廟在南城巷今名蕭王街王以禱雨得名父老相傳
爲營弁所奉馬王嘉慶甲戌旱魃爲虐祈禱罔應眾
乃奉王出甘霖立沛羣黎咸呼曰救命王歸途積潦

難行姑以菜市橋西蕭王廟爲暫憩之所翌晨奉歸輿重不克舉舉輒槓折里老陸姓別塑王像歸營而以營像奉廟後殿今神靈顯赫求禱立應而因雨救命之說轉勿稱道但呼爲清虛道德眞君七月七日爲神誕辰傾城士女鮮不崇奉香帛云

白衣寺

寺本西江禪院在王馬巷內好木禪師棲隱於此故一名好木庵道光初佛頂山定宗上人果禪因事詣杭念普陀諸僧頂禮三天竺者附郭有海潮昭慶諸叢林城以內獨無挂單之所心甚歎焉卽其地結茅

東城記餘卷下

三

爲廬易其名曰白衣寺持魚行募寒暑再更規建殿宇有儼其居吳錫熊東門草堂詩鈔有白衣寺呈定宗方丈詩云好木叢林接社粉大師應許我同羣東城新闢三摩地南海輕攜一片雲共願寰中休戰伐且依方外證聲聞不須棒喝當頭悟掃地焚香苦習勤又謙谷上人眞默本理安僧工詩書琴主理安有年歸老金陵後值粵匪之擾復來杭駐錫白衣寺辛酉冬城圍兩月援糧並絕道殣相望十一月二十八日上人猶扶杖出寺時餓已三日然神色堅定作絕命詩二章卽於是晚縊死

東里兩先生

胡書農學士序朱朗齋先生碧溪草堂詩集曰甲辰夏編纂外舅詩既畢商與碧溪草堂詩合刊焉題曰東里兩先生遺集或謂君外舅詩豪邁有俠氣朗齋先生詩醇樸有宋儒風畦徑各不同何取乎合應曰兩先生少時同居東園相友善晚復申以婚姻且皆敬從業師詩不同而出處交契同是宜合也其傳外舅施澹珍先生曰先生姓施氏諱炘字涵若號澹珍晚號今瘦先世自豫遷會稽明末遷錢塘再傳至高祖爾達公諱光大始築室東城之醋坊巷老屋厯今

東城記餘卷下

五

幾二百年曾祖範圍公諱鎔太學生祖七帆公諱瀛康熙戊子舉人官福建建陽知縣父紅亭公諱榮以所居在南宋時爲紅亭醋庫故以自號母吳孺人生先生於雍正己酉年幼沈默詩書外無他好乾隆辛酉年十三以舅氏兼山公官粵隨母赴舅氏任癸亥吳孺人歿於高州茂名署中遂依舅氏讀書厯戊辰未獲歸時大母鄭太孺人猶在堂先生以遠游不能佐老父營旨甘又不能博取功名以慰慈母地下因抑鬱邁心疾移寓僧舍僧定力者善觀人戒先生曰子妄念多須屏除可勿藥瘳否且益深如其言疾漸

愈然自此肝胃間患氣逆時止時作是秋歸里囊無長物授徒養親與同里嚴古緣鐵橋弟昆爲莫逆交而魏柳洲沈桐谿朱朗齋諸丈亦時同游相倡和己卯客雉皋假館石氏主人蘭皋甚風雅又與妹婿吳中吉居相近得晨夕過從詩酒盤桓勝粵署之寂處荒山遠甚辛巳祖太孺人鄭氏卒越歲遂渡江南還自是不復遠游扁舟往來近在吳興四明間以紅亭公年邁故也甲午舉於鄉年已四十有六禮闈報罷歸仍教授丁酉紅亭公棄養殯葬如禮先生博覽經史不屑役志於章句書宗法晉賢真行章草靡不工

東城記餘下卷

三

絕山舟學士至稱爲近日之廣陵散詩多少作中年以後不更措意制藝守先正法卓然有大家架獲名旣重里中右族以不克延致爲悵凡經口講指畫者先後皆掇科第以去若朱根石上林蔡浣霞鸞揚許藕船乃賡吳子律衡照其選也軀幹短小抑然如不勝衣而眉宇間有英氣於高州遇異人授以拳勇之術兩臂力可舉數百觔防身一銅杆寶之不啻金玉嘗館魏氏宅值賽社主人延師及賓客企於門旁一門則幃眷屬觀之羣不逞競來窺出謔語禁之不可先生往善諭不聽怒麾以肱數十輩皆顛踣道上泛

湖值來船有相識者招與語風駛過疾以手攀船柱
船止不得進語畢釋手去如飛一日湖上歸手執花
途值强悍而醉者欲奪之勿予醉者奮拳以右臂格
之仆地復蹶起呼其黨相助但近身無不仆者且格
且走其黨氣懾不敢前抵家花猶在手晚年以家累
雖抱疴不能無藉館穀課讀暇臨二王帖自消遣歸
則堅卧小樓畏聞米鹽凌雜事先生行誼旣超卓絕
等倫卽夢亦屢著靈異記酒後語敬曰年二十時在
粵夢所遇異人授以刃挾之行空中至一山見羣魔
相與斬刈無算比寤腕痛者累日年六十時在方宅

東城記餘卷下

三

齋外荒圃多雜樹牆角青棠一本老不作花主人議
薪之是夜夢一叟痴癡髮鬚踈而懇曰我馬纓花
乞垂救旦以告主人得勿伐聞者笑爲妄予意不嫌
乃持杯酒酬祝其下來歲著花滿樹七旬外舊患良
已腰腳增健興轉豪愛游湖山飲輒盡醉所寶銅杵
失已久忽於市上見之謀贖歸再往迷所在詩稿嬾
自收拾至是倩人錄出未及校稿多草書焉烏盈紙
前數頁又蠹蝕不可讀今姑就辨識而完整者略加
釐正付梓焉嘉慶乙丑夏猝中風口噤不能言逾旬
遂不起年七十有七敬爲先生壻從受制舉業十餘

載繼配張孺人生吾婦性柔順母絕愛憐之壬戌厄於產難歿逾年先生來請見吾母曰壻纔中年子幼母老中饋不可無人子舊從學朱根石之甥女吳氏少孤育於朱聞甚賢堪代吾女事姑撫子敬以婦喪未久且將赴計偕欲婉詞謝吾母遽諾之諭敬曰親家肯來爲汝謀續姻此人情所難何可拂其盛意遂聘定未幾而吳氏疾歿於室當敬之捷南宮也先生尙寄書相勗方擬仲秋假歸拜先生牀下謝教誨成就之德不意未匝月而赴音至張孺人後八年卒亦在京聞耗均未能憑棺一慟可悲也已子一桂森錢

東城記餘卷下

三

塘歲貢生女一孫一寅梁山舟侍講傳文學朗齋朱君曰君諱文藻字映潛號朗齋姓朱氏系出福建之建甯縣白眉村麓有泉曰碧溪村有祠祀白眉公卽君始祖也高祖諱萬鑿字君輿曾祖諱奇萊字憲殷建甯庠生祖諱大臨字裕公生四子其叔諱明試字登元爲君考登元公年十一遭父喪奉母至孝業鐵冶於浦城娶張孺人生子德銘始遷杭卜居東城之花兜巷張先卒繼娶蔣孺人而生君君性穎異弱不好弄讀書能自刻苦手不釋卷登元公棄養卜葬皋亭小橫山乃與仲兄買宅巷南數十武居之娶沈氏

年二十四始受知於諸城寶公補仁邑弟子員屢赴鄉舉無所遇唯食餼以終其身家貧不能多聚書輒假之友朋手自鈔錄於書無所不讀己卯自浦城還授徒里中館振綺堂汪氏任校讐之役汪氏富藏書主人魚亭比部風雅好客方倡吟社耆宿踵至君亦得藉茲發揮蘊蓄自是學益富文名日盛賃東街一廛與業師沈翁耕寸共居翁夫婦年老衰疾困頓牀蓐一子謀食四方君躬湯藥視寒煖者十有餘年及卒爲營喪葬方之漢代尊師儒弟子有爲師執廝養役者君之高誼殆不多讓時遭母喪君椎心泣血哀

東城記餘卷下

三

毀盡禮戊戌入都應王文端公之聘文端適視學浙中君偕之歸遷居艮山門外鄰人不戒西林吳先生讓祖宅俾居之吳故君姻黨吳之宅廣可二十畝南繞一水桑畦麥隴荷池柏林地極幽勝環池竹木桃李蔬卉雜蒔可游可釣君則名之曰碧溪草堂且以自號蓋不忘先世祠墓之義也每念閩中祖塋自遷杭後七十餘載不獲一展辛亥治裝由江西入閩自首塗以及返櫂凡八十五日見聞所及皆有紀載既歸則輯近派自白眉公至遷杭凡十二世事蹟之可考者蒐成一冊爲世系攷癸丑春舊友黃小松司馬

招游山左雅好金石時儀徵阮芸臺督學陽湖孫淵如觀察皆蒞任青齊俱有金石文字緣聞君至各傾篋高攷且命工將各摩厓穹碑撫拓不兩年間芸臺先生得拓本數千種將謀纂輯適調任浙江延君歸杭州明年以各碑拓本錄爲山左金石志時揚州江文叔重君名延館於其家君遂偕張椿年攜各搨本應之寓康山草堂草堂者明思孝姚公故宅也相傳康對山曾讀書於此山面江依郭遠眺金焦如列屏障故君居此輒多詩歌一年金石志成次年乙巳更爲芸臺先生輯兩浙輶軒錄明年嘉興太守伊公延

東城記餘卷下

三

輯府志壬戌春青浦王述庵少司寇招君於三泖漁莊纂輯金石萃編大藏聖教解題各若干卷以少司寇下世不及竟君筋力素彊自丙辰以後得脾胃之疾精神少減主少司寇家疾時作今年夏病轉劇亟歸抵家一月遂不起時嘉慶十一年丙寅八月二十四日也生於雍正十三年乙卯五月十五日壽七十有二君一生績學篤行著書日以寸計至老不倦有續禮記集說碧溪草堂詩文集碧溪詩話碧溪叢鈔東軒隨錄東城小志皋亭小志青烏攷原金箔攷苔譜萍譜並藏于家其說文繫傳攷異已入四庫書

中君外舅沈某父子相繼沒無嗣積棺三世君爲營
喪葬更屬子孫世祀之張椿年者君次子之妻弟也
少孤君飲食教誨相依二十餘年俾昆弟各成立里
中人稱君爲長者子二長復次輟復先二年卒女一
適杭州府學生施桂森孫二長甯次嘉女孫二以某
年月日啟沈孺人之窆而合葬焉

莫孝女

盧抱經文集吾鄉土橋有莫孝女者兄以吏術佐人
常遠出女不忍離其母願代供子職竟老於家當雍
正間請旌者數矣輒爲吏所格未幾楚亦有與孝
女事相若者先得旌遂援以爲比得報可今屹然
樹闕里中矣

金衙莊

福州梁苴鄰章鉅浪跡叢談曰杭城園林之勝以金
衙莊爲最初屬章桐門閣老後爲嚴小農河帥所得
章鉅與河帥官南河時熟聞河帥盛稱此園之美謂
我若保得三年安瀾定當乞身歸去營此菟裘後果
符其願逮河帥歸道山後聞此園又將易主華屋山
邱之感曷其有極漫記一律云杭州第一好園林我
紛紛來感舊心相府潭潭兼曠與侯門鼎鼎半蕭森

天成夏木千章繞地接城濠一水深三十年來重易
主可堪回首痛人琴

許默齋

默齋居金洞橋皋颺里雍乾間羣推善人長者顧實
甫光爲之立傳云君名承基字長人號默齋許氏系
出唐忠義公遠後世居江南歙縣之唐模村自六世
祖應徵公始遷浙江籍隸錢塘君父梅巖公績學植
德親病割臂肉和藥以進乃卒終身廬墓稱孝子君
生有至性一如其父居三喪哀毀骨立葬祭盡禮與
弟仲昭君友愛俱以古人名行相矜尙仲昭死於孝

東城記餘卷下

五

君睠懷同氣繪連枝圖以寄鞠哀之感年十九卽持
家政宅心仁厚務行義於鄉親戚故舊寒峻之交待
以成立婚嫁者若干家君念祖塋在唐模村者於今
五世漸蕪廢君獨任修治不以諉族人於杭鳩族人
建專祠祀忠義公於城東四蓮池聞於官得春秋致
祭而以遷杭一支粟主陪祀其中前後置祭田二百
畝捐銀千兩取穀息以奉時事又以其贏修家譜贍
族人官於外者得貲以歸學於家者得以仕乾隆歲
壬戌江北大饑官司奉文借撥鹽義倉米穀會倉儲
買補未完又不得善穀君請以重價購土米若干石

舟運至桃源宿遷二縣散給災民當是時君年才二十餘義聲動遠近辛未浙省饑君購米石於里門平糶與糴者約戶給一票日二升欲并日糴者聽自便極貧民戶加一票力不能糴者聽轉售或代人凡用米若干石逾月而止丙子又饑君又倡捐助官廩煮賑一時好義者相率爭勸全活人以無算君嘗謂凶歲民饑救濟之所不及莫若以工代賑爲良策故一遇米貴卽請大興工作或有以時絀歲贏議者君不顧也杭郡錢塘仁和三學宮自雍正五年重修至乾隆辛卯逾四十年大吏議更新之君則率同志呈請

東城記餘卷下

三

計經費萬六千七百有零捐不足者君獨任之先是君嘗輸千金於錢塘學營什一生息爲歲修費有餘以供寒士膏火至是而又修三學凡竹木之膠葛瓦石之縱萃役日之延屬錯互一埤勞於君是年冬中丞富公集羣吏議以會城大中小三河引注湖水達上下兩塘灌田疇通舟楫販運汲爨之所資歲久所在涇塞今宜合原委通濬使還其舊眾皆推君爲可任爰給公捐銀九千五百兩君乘小舟往來河干不遑朝夕三河而外兼濬及東西支流凡工段七千三百餘丈君力勸用節與修三學宮前後並作不逾年

工竣大吏嘉其成勞勒石紀績皆召慰諭君固讓長
揖趨出於戲君無當事之責財產僅過中人使遇事
退怯誰非之者而君之趨善若渴功成而不居財竭
而不悔終其身如一日其原本天性力於仁義非夫
慷慨好事任俠者比已君援例得授四品職候選知
府 誥授中憲大夫前撫軍番禺莊公南昌熊公皆
以君行事上 聞得 旨褒嘉准部議於補官日加
三級紀錄二次 上四次南巡凡一切迎候供頓君
與地方有司恭敬將事蒙 恩賜貂皮大緞荷包等
物君因是益感奮遇地方大小事爲無不力君體素

東城記餘卷下

三

豐碩自五十五歲後常覺左乳下痛楚至戊戌夏秋
間遂以患乳巖不起時方司府志局未蕝事病革猶
惓惓恨不及見成書作遺命自題輓詞怡然如平常
年六十有三其生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其歿
則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也配汪恭人賢而有
才其遺行備見玉岑樓紀事詩中窻室沈孺人子四
長嗣傳前任江西吉安府通判候補同知次嗣箎候
補布政司理問出繼弟仲昭君後次嗣岳國學生次
嗣寬孫男四人立權立庭立品立廉女三孫女二君
爲人樂易海內賢士大夫無不願交君者雖不以文

名乃其所作小詩及雜著嚴淨有法至其敦行孝弟好善不倦出舟子之獄全路人之生指數之終日不能盡謹條件其大者以告於外史氏他日作志乘得所採擇焉顧實甫曰余晚得交於君讀君兄弟連枝圖詩謂其行誼尤近古人方其濬河渠新庠序抵掌奮袂不知者或以干預外事不足於君今君歿逾二

年公私填委吾屬緩急無可恃然其人之輕重於世何如也東漢許文休人謂其紀綱同類仁恕悱惻皆有效事君真其苗裔行事亦適相類於戲可謂賢已

乾隆府志入義行傳

東城記餘卷下

完

橫橋吟館圖

仁和諸生葛秋生慶曾醕訥溫雅工詩古文詞久躋場屋齋志以終四壁相如遺稿散佚向設帳于橫河橋治中許小范先生宅因倩婁東王子若應綬繪橫河吟館圖徧徵題詠劫後圖幸未燬中如許玉年乃穀題云歲乙丑余與家弟滇生鄭表甥竹雲從舅氏九橋戴先生讀書積厚軒秋生來共筆硯遂相莫逆逾歲舅氏館吳門秋生從游余亦往來淮浦蹤跡契闊越十年甲戌辱秋生來課兒姪輩相聚又七稔矣年來予兄弟多散處異地竹雲早世惟秋生與予聯

吟一室用慰寂寥苔岑之誼久而彌篤秋生謂此十
數載情事不可無以紀之適子若自婁東來輒合寫
此圖舊雨今雨當益珍重鷗盟姚古芬伊憲賦云余
家北郭一水之偏折而南東橫河出焉緣岸數步甲
第所連風檣煙艣鱗萃乎前上有梧桐媚彼清漣適
子之館客雅主賢方其問字初來傾筐乍見戴憑授
經鄭嶠識面隨肩二難把臂羣彥談或一燈安必雙
硯小橋則丁卯同呼仙侶而長庚交羨送子從游煙
波可愁春風別館春草芳洲岑聯苔異蹤散萍浮或
蘇臺以憑弔或袁浦以羈留亭短亭長之驛江南江

東城記餘卷下

罕

北之舟客歲云徂歸人乃卜奉母居閒有朋來熟阮
修則名士助婚王氏則諸郎能讀還予授餐復此信
宿舊榻花軒小窗書屋鴻爪無迷鷗盟再續於是論
文結社賭字臨池尋花隔巷看竹開籬夜話見月山
游有詩座舊雨兮今雨河朝漪而莫漪來同不速去
或暫離十年而後七載於茲感爾蘭襟寄之竹素圖
合王維人如徐孺繞郭溪迴開林山露流水不言綠
陰在戶懷喆弟于金閨傷同堂之玉樹無忘昔歡願
畱小住煙雲旣寫翰墨爭披相與讀畫各有贈詞君
乃謂僕爲余賦之伸紙未盡綴歌以貽孳子兮絳帷

從子兮河湄數椽兮碧玉君吟兮我思旣以報君更
念許子兩美必合一歌未已橫橋兮雙峙東西兮一
水望韋杜兮城南畫中天兮尺咫戴九橋安詩五古
云憶昔乙丑春榻下高陽室東西兩橫橋流水漾碧
色紛紛媚學子子實居其一崢嶸不凡材匪獨我自
出古心各奮鞭何嘗閒昕夕有時一藝成評騰分甲
乙有時風月清吟恬咏更密予時年始衰猶得竭心
力智井泉欲枯千慮或一得啟發那敢云助我洵可
悅忽忽二十秋回頭如瞬息中間歷文戰得失區以
別達者登蓬萊窮者猶窟穴甚或入黃泉宿草滋淒

東城記餘卷下

望

惻欣感雜沓來吾胸多凹凸今子讀書齋依舊橫橋
側圖成屬我題我亦何稱述聊述疇昔情仍喜衡門
泌梧竹並蕭森秋風搖瑟瑟趁此聽鹿鳴騰驥儻可
必吾亦老已矣賴子抒鬱結趙秋舫慶熺譜南北仙
呂入雙角合套云莽天涯何處挂詩瓢瘦書生鬢絲
吟老江湖尋舊夢風雨感離巢十載橫河今日个纔
畫出停雲稿新水記當初載酒元亭同傾倒問字師
安道謂戴九橋先生金蘭簿訂交硯北花南一例兒排年少
顧影換青袍翠生生都似春來草步步暢好是嫩年
華過眼如潮秋去春來柳又千條百忙中跳上征橈

兩處相思紅豆燈挑這壁廂風塵懊惱那壁廂書札
迢遙故人兒幾個雲霄幾箇蓬蒿一霎時賭酒評花

倒做了雨散雲飄

折桂令

吳市空彈瑟秦樓待引簫念

家山忽作思親操束琴書試鼓迴波棹返鄉關好比

投林鳥一任那雪泥鴻爪虧得杼下流黃博得箇萱

花微笑

江兒水

再休提躡名場劍氣消說甚麼困寒氈

心緒槁你看有的是痛黃墟玉樹凋有的是走京華

花插帽呀但詩成且倚玉笙調但酒來且索金樽倒

興來時齊向白雲嘲悶來時共對青天嘯花朝放明

湖雙槳好寒宵擁紅爐合座邀

雁兒落帶得勝令

重開新畫

東城記餘卷下

望

閣再整舊書巢喜叉手荷衣諸郎少渾不似感離羣

賦寂寥

僥僥令

呀我也把十年前事語今朝記風簷立

雪訂深交不多時桃花三月廣陵潮歎生成蕙泣蘭

唳料向瀟湘走遭向瀟湘走遭苦煞我一燈秋雨讀

離騷

收江南

盼魚書長江路遙憶朋儕離魂暗銷依舊

的南飛鵲噪重把臂飲醕醪重識面贈瓊瑤

園林好

望

橫河水一條望橫河水一條認橋邊許了卯他是裙

屐風流甲第高沒些兒塵擾王摩詰更相招把悶愁

懷毫端輕掃離別恨畫裏句銷索舊雨題詩須早倩

新知補吟亦妙你呵擘名牋烏闌自鈔熟名香銀爐

自燒呀這畫圖兒須索自收藏好

沽美酒帶太平令

從今不

恨知音少拚箇爛醉狂歌也意氣豪你看那一樹藤

花開泛了

尾聲

餘如胡書農邵魚竹吳小穀鄒仲虎粟

園高佩生梁晉竹葉小湖姚小春皆有題墨不及錄

也

古歡書屋崇雅堂

葑唐先生祖居菜市橋東初移上八界巷再移柏子巷口三移東園曹家蕩即所記暮景塘是也厥後移安樂橋河壩朱朗齋碧溪草堂集有葑唐移居詩云倚郭蒿萊少客過三椽移傍內沙河開軒較昔山光

東城記餘卷下

三

近招飲從新酒債多差喜巷門鄰寓館

按朱先生館于館驛後汪

氏許同吟舫蕩寒波一枝得所君能擇偃蹇貧居奈

我何又移烏龍巷晚年始買宅宿舟河下結古歡吟

社有樹樸堂新居落成倡和詩吳西林云檢點壺觴

新祭竈分張筆硯共題襟汪槐塘云東野移家餘卷

軸子荆居室勗雲初余松屏云園比子山宜有賦畫

成韓滉合開顏何春渚云預辦山資甯待乞懶交朝

士不求聞朱朗齋云晝靜不妨居近市樓高卻愛日

當窗周樹村云雅有閒身稱市隱小畱隙地待花農

奚鐵生云延賓不惜傾三雅穉子分教執一經林屋

近依春水碧藥闌低護晚煙青姚卓亭云盈尊酒爲
畱賓設插架書因課子鈔吟社凡十七集如集古歡
書屋試龍井明前茶春社日同人釀飲古歡書屋冬
日雨中集古歡書屋喜槐塘先生病起同用工部雨
過蘇瑞韻古歡書屋梅蕊將放冬日過古歡書屋適
野人送酒至諸題詩則散載諸老集中先生著有古
歡書屋詩集四卷有古歡書屋落成同人見過用香
山春葺新居韻詩云新營屋東居意在娛晚時朝陽
最足戀迎旭開軒墀無多數弓地結構工不疲我謂
徑少窄人言景偏宜烏歌梅始花客造杯可揮好風

東城記餘卷下

器

吹簾旌碧水漾硯池枉蒙瑤華贈四壁生光輝具言
亟行樂及此春物熙婚嫁願未完身世馬可遺盡醉
判今夕翹生眞吾知先生子爲書農學士敬嘉慶乙
丑會元改庶吉士授編修典試河南視學安徽擢至
翰林院侍講學士乞養歸掌教崇文書院者二十年
造就不少凡移正氣先覺遺愛三祠木主于詒經精
舍歲饑設粥廠請增錢武肅王祠朔望行香祀典於
普濟堂側議建義倉增葺貢院號舍開濬貢院東橋
河足爲桑梓矜式云所著有 南薰殿圖像攷二卷
西清劄記四卷 國朝院畫錄二卷唐科目日記十卷

先友記一卷崇雅堂集二十卷學士長君孟紳珵道光癸未進士丙戌殿試改刑部主事克繼家學曾編學士年譜中有一條曰宿舟河下屋本爲俞燮堂先生理舊宅遭回祿後祖考購其地營屋二進屋東向顏其堂曰崇雅曰樹樸面臨東河當淳祐萬安兩橋之間背負土阜蓋南宋城基也堂右爲古歡書屋先祖葺也又其右爲思補軒前爲貽遠堂則府君葺也又一條曰宿舟河下地湫隘人或勸府君徙居爽塏府君以先業不可棄有卜居對之作是爲絕筆卜居對云客問主人曰子亦知枳棘非鸞鳳所棲潢潦

東城記餘卷下

四

非蛟螭所萃乎士君子曠觀宇宙之大蟬蛻塵埃之外所當判媿惡於薰蕕區清濁於涇渭豈可領羣仙而儕戚施佩芳澤而雜蕭艾哉子昔嘗陟清要登明光校書天祿之閣探委宛而挹謨觴乘輶軒督膠庠臚行館于都邑坐駐節之堂皇行將厯崇班膺顯秩希榮金紫之階側身槐棘之列而乃歸田早賦齒未桑榆互鄉與語窮巷是居不爽塏之徙而湫溢之娛安神無離垢之園比蹤有逐臭之夫後列肆則朽蠹斷爛冠纓履綦截袍成襦指鞞爲皮前瀕港則鹹瀉疆槩草人物宜爲句踐所嘗廉頗所遺望衡對宇則

宋窟櫛比細逮庾屦爲子厚所賞敬宗所譏徑術闡
溢埃壙紛披乘軒者過而輦蹙安步者望而嗚咿奈
何下喬木而入幽谷豈欲化臭腐以爲神奇夫百萬
買宅千萬買鄰此宋季雅之擇仁而處也書庫池北
琴亭池西此白居易之適情而賦也今縱未遑高閉
閤侈牖戶釣置舟射除圃亦可列別墅于右丞割小
園於開府冬無峭寒夏無煩暑庶幾邯鄲不失其故
步也奚必傲林處士之所不能犯楚大夫之所深惡
哉主人曰水至清則無魚人知足則不辱走者無翼
飛者無角山澤納汙聖賢諧俗老聃同塵卞和守璞

東城記餘卷下

吳六

誠不能市良田營美祿同仲長統之恣其所欲余之
居此有年矣昔丹其顏今白其顛考志乘之所載述
耆舊之緒言其東宋有船官之廨時則施知言樞實

守是職故詩以橫舟編集焉其西明有方伯之里時
則應太室朝玉實營斯第故衙尙澆花存蹟焉南則應

丈叔雅禮菟裘是守舊第易主畱室如斗書摹松雪

詩亦富有乃祖乃父壽臻耆耇北則陸丈古漁夢熊遺

有舊業詞雄而肆源瀉三峽潛德不曜干將韜匣游

半天下近乃茗雪又北則張丈訥齋姚成宅相兆祥連

收科第薇省迴翔文衡屢司發舒所長校士一錄流

譽湖湘又北則許丈小范學祖基延慶作宰清廉後

昆鼎盛五代堂開一品集訂簪纓之華冠冕全郡而

余是宅介乎其間伊昔俞丈理究心簡編於詩書畫

三絕擅全此其恆產因災而遷余父營此愛鄰水邊

及余旁拓勿華勿妍起瓜廬於左側關蔬畦於右偏

斯誠大駟所鄙而不遊豪士所邈而不眠乎然而

居固西林吳穎松屏余大春渚何秋子項鐵生奚諸

老所盤桓而談經評史也繼又簡松張雲鷗盟嚴壽

菴葉之閻齋龔麗選樓汪家曼生陳鴻琴鳴屠小米

汪遠諸子所過從而敦詩說禮也六十年來文采風

東城記餘卷下 七

流萃於是矣客何獨以地穢相誚邪噫嘻哲人雖亡

故居可攷敢存鄙夷時殷則微信乎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十步之澤必有香草承學則家為儒宗砥行則

人為師表方氣洽乎芳荃何腥聞乎腐鮑且夫涼軒

煥館連闔洞房綺疏雕櫳刮垢磨光安宅而居者命

也蓬戶早困蔗田晚收置身通衢附名清流卜宅而

居者運也運命不可妄干鬼將子室之瞰人將子室

之尤是故梓澤之歌舞未歇而寵姬墜樓矣平泉之

草木方長而太尉貶崖州矣南園之賓客正盛而太

師函首傳驛矣近市不改晏嬰之樂環堵不增老萊

之憂而傳載表爲高士功烈顯於諸侯一彼一此孰
恩孰讐良由枯與苑之所集各異田與心之所糞不
相伴也而欲希富貴之儻來占身名之並泰不亦悖
乎若夫厠踰滌而家萬石竹木貯而位三公其人皆
處溷濁親奧潔克卑厥功以視許史之赫昉嵇阮之
高抗胥無足蒂芥乎胸中然則彈冠振衣抱潔癖者
非盡名流胼手胝足趨下風者或通治具斲輪陳諫
而齊桓納操饒進說而昌黎許未聞因其業鄙其人
而望望然去之矧數椽之老屋乃先人之敝廬羣從
予姓同巷共閭黃卷千帙流輝座隅青楊一本分蔭

東城記餘卷下

哭

階除洵無忝芝蘭之室乃轉以爲辱在泥塗客殆見
夫汶汶者眾皎皎者汗愍我身之察察謀寘我於夏
屋之渠渠是猶強麋鹿而被以文繡恐爲爭道之擔
夫所擲掄也孟紳比部弟次瑤孝廉琨長于經學嘗輯
聽香齋詩文集比部弟次瑤孝廉琨長于經學嘗輯
武林坊巷志若干卷庚申殉難三弟季權琮諸生工
詞章辛酉之亂與比部公哲嗣積甫茂才慶曾及其
子耀曾同殉焉今則琴書散落老屋荒涼回首清芬
不勝喬木故家之感云

沈玉屏菊人

沈玉屏名紹湘字冰篁會稽諸生僑籍仁和以先世家越居玉屏山故自號玉屏以遷居武林之東青巷故名其詩集曰東青草堂少與其弟菊人從沈耕寸先生受經長而客游無所遇歸爲童子師酸齋脫粟敗屋頽垣而晨夕吟咏不少輟嘗贈胡葑唐移居云杞堪卻病應留子蕉可供書定乞苗客中云三餐魚缺羞彈鋏一個錢無倦探囊稚子老妻衣典盡遙憐此日葛衫涼菊人名萌字遇春少穎悟總角能屬文性落脫不治生產以酒成疾年僅三十兄玉屏于蠹書塵壁間輯其遺篇彙爲一帙其送朱朗齋之間云

東城記餘卷下

吳

蓑影一舟江上雨春寒幾夜夢中身黃葉云前朝寺廢詩猶在絕塞霜寒怨未埋皆可誦也

庾園

東城庾園厲徵君雜記載之詳矣數易厥主最後歸沈蓮叔都轉拱辰疏葺改築仍舊者七易名者三踵沈氏之宗風續斯園之嘉話徵歌紀勝一時稱盛金亞伯廷尉應麟豸華堂文鈔有記云萬苔宿露小峯凹雲清漪之波逐魚而度橋趾翠靄之簷喧雀而搖屋角塵滓自遠無俟邃嶺暑囂勿生直擬仙窟吾友都轉用此怡志速朋五六列肴八九鷄丹豹元屏腥

空廚山膚水菹招香滿几相與攤長卷製短章博咨
遺聞仍曰庾園奇石玲瓏識彼北宋飛樓沃蕩志夫
東城采香巖之故章敦吳與之譜誼百泓疏泉一笏
補卉完芳庾公匪特曠達夫悟齊物者等有亡於一
致善適情者夷得失於同時楚王之弓致彼啞笑鄭
郊之璞遂至蒙恥平泉辛夷詎厓山之可守宋公故
園豈開府之能望故笥將所到江湖足據瞳神之經
水石皆我與盡而返不必鑑湖之賜途窮則止何待
袁渴之券今之作者事不師古築室而堊直書鏡機
因樹爲巢冠以冲漠蠟屐之士惑其姓名駒隙之久

東城記餘卷下

辛

爰入糞壤以視吾友淵乎雲土因憶申歲擊汰雙橋
訪瞻園之紅藕問包嶺之紫桃寒石雲耳杳矣無諮

醫士桑華寥焉數什載酒斯園用感今昔同時張仲

甫舍人應昌譜北雙調新水互雙虹縈抱艮山河把

錢塘秀瀾深鎖門前帆聚錦花外巷鳴珂柳岸桃波

更藏著好樓臺舊樽座駐馬聽想當日艮石嗟峨包氏

園中峰影墜林居帖妥庾公樓畔翠陰多飛梯複閣

錦交梭龍紅蘿綠花圍裏雲片朵玲瓏擎起芙蓉萼

沈醉者一答亭揖翠金霏月柯那一答瀑飛虹玉濺

東風者一答向樵城鄭草鋤那一答對林雪義窗卧

春莎者一答向樵城鄭草鋤那一答對林雪義窗卧

更東軒西圃婆婆縱紀勝雙園筆管呵寫不盡琳瑯

唱和雁兒落

又幾度田居樂府哦不覺的世事滄桑過

消磨了山園負郭寬冷落了喬木參天大

得勝令

呀到

今日松菊舊榮阿卻原是獨寐永言歌喜得他楚國

弓歸主又見那陶家逕闢蘿摩抄指點是朱夏詞人

坐騰挪疏築個雕橋安樂窩

川撥棹

開一道徑逶迤畫

闌干亞字羅藻棟峩峩月地雲坡羽佩傴僂蝶舞鸞

歌圖畫成青鋪綠瑣儘嘉客醉顏酡

折桂令

入芳園亭

樹陂陀放進那明月清風芟除那苔網蓬科飄颺得

松鬣氍毹栽種些新篁碎瑣點染的翠石嶮嵯繞欄

東城記餘卷下

至

鬢香霏露朵拓池塘皺起春波峰擁青螺草長金蛾

安箇書窗結箇詩窠

離亭宴帶歇拍煞

恁鹽梅鼎商巖佐暫

煙霞水木東山卧做名園飛蓋重過瓊筵開月榭觴

銅鉢擊詞壇令畫燭秉宵遊火買村鄰真須百萬將

改邱壑不用千金做舊琴樽料量園課從今後者便

是午橋莊者便是平泉墅者便是鴟夷舸鶯從暖谷

遷燕向雕梁賀唱幾聲漁父詞野老志和二百年管

領故園春者佳話補東城記中可

倪烈婦

烈婦墓在西泠橋之北標立崇坊曰節烈河清趙次

閑之琛題聯云碧水冷銀瓶祠近岳家追孝媛青山
標石碣墓鄰孫氏聚貞魂曹曹村德馨傳曰烈婦王
氏仁和通甫女也年十七嫁東里倪德昌三月而寡
謹事舅姑八年不衰一夕舅姑語以年少無子家且
貧欲嫁之烈婦泣曰夫亡不卽死者以舅姑在也願
晝夜貼錫以養旣而舅姑陰納聘行有期矣先一日
乃告之烈婦佯諾卽晚檢背子一耳環二以與姑曰
是猶足爲數日奉者夜半門啟失婦所在遲明父至
述夫婦同夢女歸以死告且謂上帝命爲河神無苦
也方共駭訝傳太平橋河有屍覆水被髮蒙面銜口

東城記餘卷下

三

中上下衣密縫視之乃婦也時道光八年四月十二
日事河清三日里人具狀至翁姑逼嫁字燈如豆乃
易逼作勸九年 詔旌其門高古民錫恩贊曰猗歟
烈婦千古光昭身棲蓬戶氣薄雲霄所天旣亡子職
代操茹苦八載沈淵一朝河水爲清悲風怒號帝授
厥職神揚素旄扁表峩峩葛嶺比高吳祠孫墓芳德
同標

匣劍集跋

王喬嵩年文集載斐男匣劍集跋云余初不識斐男
庚午秋毛子季良讀書古華藏寺余過訪焉夜月橫

河松陰瑣碎聞門外剝啄聲問之則斐男也岸幘短
衣軒軒霞舉各道平日愛慕意相見恨晚因與余論
詩大旨以唐爲法以杜爲宗遂卽事題句曰老樹披
星立僧房帶月敲蒼老真樸不異浣花集中語是日
訂交余兩人歡甚而季良且自誇得斐男之早而笑
余之瞠乎後也繼又攜其蜀遊草及家居雜著示余
性靈發越魄力雄健非蚓竅蠅聲比余乃悟作詩之
道當取法乎上於是以斐男爲師迨余與季良先後
歸鹽官雲分星散西望赭山外輒爲惘惘然一葉浮
來卽舉杯相對各誦別後新詩當良友敘闊情致回

東城記餘卷下

三

憶十年前泠泠數聲磬助人清嘯至夜分燭盡借琉
璃佛火坐蒲團上啜茗長話此時此景輒復相似獨
恨余學詩二十載未窺堂奧而斐男揣摩漸入老境
斐男雖不余棄而余之於斐男實滋愧焉今年春撮
其所作者十之三梓以行世屬余爲之序因書數言
於後以見我兩人之交如此書畢以告季良亦曰唯
唯至其詩之神似工部含鏗發礪如豐城之氣上射
斗牛世間不少張華必有識匣中之劍者

杳然深處

錢塘沈大林明經映桂著香粟齋詩鈔有云予家東

城之偏其地有南園多古寺城根一溪發源報國寺
左幾經委折而入祇園疏籬叢竹映帶左右當春水
初生細流清駛落花浮於其上往往不知所之也余
因取太白詩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意而名之曰杳然
深處并賦詩索和焉才倚城根度石杠四圍旋聽水
淙淙延緣直欲通幽徑屈曲真宜泛短艫花落溪頭
常傍草竹穿籬外似遮窗山林氣味原非俗車馬休
驚隔澗厖杳杳桃源帶佛庵漁郎初到路難諳半彎
流去紅塵隔一道分來碧影涵秋雨細看浮荇藻春
城時聽叫鳩鷓閒心尙憶青蓮句天地須從寂處探

東城記餘卷下

五

孝義無礙庵記

蓮池禪師少與予同業黌校予登仕禪師出家爲嘉
靖乙丑禪師夙志方外以二尊人在不敢離旣先後
歲雙失怙恃將力酬所願而室人湯氏年纔一十有
九前兒傷亡憶予與之規疑未決已而念風燈石火
時不我延遂疾從薤染湯處室齋戒禪誦與其母偕
母尋故子然梵居宗人議後以三姪文彬無何湯亦
脫簪珥爲尼僧召文彬謂曰茲無所事後不後我固
無害彼生而養死而服而殯而祭世法也吾學佛存
資鉢衲歿歸闍維耳夫何求哉因舉所有田廬普給

羣姪於文彬低昂之而別以居屬文彬也從隣僦舍
繩樞蓬門夕燈晨香闐如也嘉禾朱公子衷純追厥
先大夫銀臺虞葑先生遺意首事構庵而予與一時
宰官居士比邱某某從與馬累百金買趙氏故宅宅
苦隘水文學施旁屋一楹附益之又歲久頽圯幾盡
眾相與施材緇侶之能匠石朽墁畚鍤者相與施工
施力中爲禪堂鑿井于左廡餘垣軒厨福略備而已
予惟禪師無子無畱資無素所憑依故舊親戚僚友
湯以年少婦獨御家政伶仃苦辛多歷年所如一朝
及其分田割廬皆出本懷亦難矣諸上善人憐而庵

東城記餘卷下

五

之義舉也舉於義則十方常住業也後清信女展轉
相續焚修於此庵遠爲二尊人莊嚴報上又孝思之
道也按府志菜市橋西有古無礙庵其後漸沒入於
民家徙而北里之耆氓告予以此地正庵之舊址久
湮忽興殆天意非人力而義以孝不虛孝以義不泯
若交相成而不相悖乃沿古證今合而顏之曰孝義
無礙庵沈氏子孫尙其念之護之以無忘孝義永爲
人天福田流慶淵淵後必有昌大其門閭者湯法諱
秣錦暨禪師同師關中南五臺性天和尙迦禪師出
家逾四十稔蓋行年五十九而庵成時萬曆三十四

年歲次丙午上元日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都察院
右都御史前兵部左侍郎出征外國加一品服邑人
宋應昌撰今碑爲梁文莊補書重刻且有後記曰孝
義無礙菴者明蓮池沈大師之室人湯諱秣錦女師
焚修之所也女師以冲年秉志白首全歸其間躬井
臼奉祭祀立繼嗣供庶姑事寡母於人世之所謂孝
與義亦云盡矣其後卒從佛氏法爲比丘尼凡沈氏
之寸椽尺土不敢或私焉盡舉而歸諸沈氏之子姪
當時鄉邑士庶歎其孝義爲建庵於舊居之北世俗
所稱沈庵者是也郡人宋應昌爲之記迄今幾二百

東城記餘卷下

五

年梵宇金容晨鐘暮鼓與雲棲法會刹竿相望也乾
隆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庵鄰不戒於火一時善男信
女咸捨資財鼎新而落成之以舊刻之剝蝕也于是
石屏長者爲具碑材復模勒宋記於上而囑余續書
其重建之年月焉余惟成住空壤歷劫有然或絕或
續子孫至不能舉其祖宗者比比矣獨念佛一門男
宗則有沈師女宗則有湯師無著天親同歸淨土迄
今子子孫孫咸依正住要亦龍天之所呵護而爲在
家出家之所宗仰於無窮者也因爲之讚曰三千大
千小劫大劫一刹那頃幻住變滅不動道場在家出

家孝義俱足功滿恆沙惟此淨土怨親普度現女人
身自證自悟雲棲法侶同一願門無住而住圓覺聲
聞海眾皈依卽心卽佛共續勝緣刊此貞石時在乾
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八月中澣穀旦 賜進士及
第 誥授光祿大夫 內廷供奉 經筵日講官起
居注太子少師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翰林院掌
院事務加三級錢塘梁詩正撰

廣覺

雲棲法彙有蓮池大師廣覺傳云沙彌尼廣覺直隸
崇明縣龔氏女父一夔別號夢萱鄉之碩德君子也

東城記餘下卷

五

母施氏生覺於萬曆己卯甫年十二不茹葷從妹廣
曜者相與習經呪朝夕禮佛唯謹自誓貞不字父母
諸宗人難之多方勸諭不能奪二十八剃染明年偕
其妹隨仲父至庵先是夢萱公語及孝義庵之勝覺
大喜躍遂委身依止焉曩覺之在室也事父母如事
師逮其出家也事孝義庵主如事父母精持梵行純
一不雜遠邇瞻慕崇明之人因而感化發心者不可
數計然稟質孱弱刻心苦躬勞不自惜俄得疾久之
卻醫藥一心待盡夢萱公聞女病偕母來省則曰吾
昔落髮於尼師不愜吾願乃特蓄周羅而告予曰最

後一結惟師斷之佛制也予允諾自是無他語氣懃懃不絕如綫忽起正面趺坐曰願見庵主庵主至合掌稱謝言別次爲設彌陀接引尊像則怡然現笑凝目諦觀合掌歸命已而索水盥手著新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禪定待疾者慮或傾仆以二枕將左右掖之揮手云無用此眾環繞助念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眾也跏趺不動凡二晝夜有奇微聞念佛聲漸盡泊然而逝時萬曆辛亥二月七日出家六夏世壽三十有三祿宏曰覺疾甚諸因覺發心者疑貳欲退曰奈何事佛而不壽有解之者直以回仁且

東城記餘卷下

庚

天關乎昔緣覺獨曰吾方以速脫娑婆生淨土爲大幸奚取於長年嗟乎人居塵世如困狴犴早釋而得歸與久羈而不返其苦樂何如智者了焉非凡愚所知也覺以女子身卓然具如是知見況臨行偉俊赫奕風動頑懦雖耆英宿德胡以加此假令算獲期頤而不聞道壽亦何補諸發心者當歡喜感歎轉增修進矣因次其始末以爲紀賢首

年大將軍鐵槍

鎗凡二長各八尺有奇精鐵鍊成作竹節紋相傳年大將軍責貶杭州時所捨以奉火神者道流置架卓

立神龕左右咸豐辛酉兵劫顯真道院既燬鐵槍亦失所在

真如寺貓

郎仁寶瑛七修類稿云杭州城東真如寺弘治間有僧景福畜一貓日久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於貓回時擊門呼其貓貓乃含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其僧永不應之此亦甚異也

義犬

順治八年清泰門內有趙姓家富陳姓家貧比鄰甚久趙畜一黑犬甚愛之飲食悉與已同陳每云畜豈

東城記餘卷下

堯

可以人待之乎然陳性貪垂涎趙資陰買盜誣攀置趙於獄陽爲與之料理席捲其財犬則日就陳食夜歸趙室哀吠如是半載趙卒斃于獄而陳亦偶病犬日伺其榻作怒視狀陳疑之令人持梃守門不令犬入犬乘間突上陳榻咋陳立死家人共持刀殺犬首墮地猶嚼齒作格格聲某身復跳躍數次鄰里咸歎爲義犬有藍姓者捨園地葬於弔橋側今其塚碑石尚在載東軒主人述異記中

隱修庵

隱修庵近孔雀園許周生駕部曾爲道一上人作募

疏文見鑑止水齋集云蓋聞聚沙作塔善因植于來
生把茆蓋頭出世存乎利物使其口長挂壁南泉定
致訝驢年儻教食未展輪大愚亦何心佛法是則欲
宏勝會宜啟祇林白牛之乘未宣青豆之房先設是
遵古轍用廣福緣武林道一上人早負僧才夙承家
學尊甫斗南居士淹通四教該貫五宗吐言垂無盡
之燈舉手抉不傳之眼上人晨昏研鍊微細講求拄
斷草屨笑傍家而擔佛拂開龍就從瞬日以印心已
通向上之機關將作人間之舟楫推茲隱修庵者故
宋遺坊福城東際園鄰孔雀華香之氣遙聞界是蓮
花鐘梵之聲相答雖稍蕪穢尙易修除略辦資糧便
充供養事因舊而非創不煩布地皆金功集眾而易
成無異如鍼戴利精寮小築不同法秀之癡退院粗
安併作淨名之室以無緣慈說法是契通修多羅用
不住相布施請證檀波羅密

汪次顏

葵巷志作癸巷汪次顏居是地與樊榭徵君友善徵
君嘗敘其遺詩曰康熙甲午夏予偕金君壽門訪次
顏相與定交次顏居在葵巷之東門逕幽邃有藤垂
糾有竹合陰弦琴讀書其中意澹如也其爲人抑然

如不勝衣吶然如不出諸口具上下古今之識蟠屈于胸中不屑突梯閃楡以求合于時時亦無知之者少游稗畦洪先生之門先生故以詞曲擅名次顏好爲移宮刻羽之學不爽分寸有所作必上薄風雅而閒涉嘲諧隱語吾杭元時若曾瑞卿之詩酒遺音喬夢符之西湖梧葉兒吳中立之本道齋樂府張可久之蘇隄漁唱皆以不能俯仰隱約玩世自託於檀痕金縷間使次顏與之並生頡頏壇坫誠可無媿獨未嘗以詩示人亦無有知其詩之工者今年四月次顏病卒其子竣奉一緘泣且拜以告曰此先人詩治命

東城記餘卷下

空

求序于先生者諦視封題宛然發而讀之則詠蘭長句三十首涕下交頤循環咀味而後知次顏之所存也夫楚辭所引之蘭王逸注以爲澤蘭至黃魯直羅端良始以爲卽江南之幽蘭澤蘭清膏辟蠹紉佩貯浴誠爲有用于世幽蘭馥然于深林空谷夷而與眾草伍不以無人而不芳次顏所詠始卽黃羅所云之幽蘭有非澤蘭所得比者其所存不亦官然遠耶度次顏平生所作必夥其藏在篋衍者僅止此句律之精深華妙直闖唐宋人之室又承瀕危殷勤之言觸秋風敗叢之感故不辭而爲之序

三忠祠

祠在中正巷本戴氏聽園今卽其屋爲祠中祀戴文節熙文節字醅士道光壬辰進士由贊善擢侍講學士晉兵部左侍郎以勞疾乞歸三品服致仕時年五十也越二年粵匪陷金陵江浙戒嚴 詔公會大府督辦江浙團練公力疾從事乙卯設協防局乃修城濬濠練民兵演火器建礮臺於錢江之上及北新關外丁巳餘杭胡萬成作亂撥兵會官軍剿平之戊午會解衢州之圍以功還二品服庚申春公年六十而杭難作當局歛兵盡入城十門皆閉二月二十七日

東城記餘卷下

奎

省城陷公於二十九日薄暮題絕命詩四句整衣冠投池水事 聞贈尙書銜 子諡文節弟副貢生戴煦媳金氏甥候選訓導王朝榮同殉均附祀東祀馮文介培元文介字小亭道光甲辰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編修擢侍講王子簡任湖北學政未至官升侍講學士時粵賊圍長沙道路阻梗乃慷慨就道比蒞任而岳州陷竄漢陽圍武昌文介本先遣人迎母就養至是乃募縋城者齎書止母行十二月初四日城陷與幕客管柱臣訣曰歸報吾母忠孝不能兩全赴署後井死之年僅四十被圍時 朝命擢光祿寺卿殉

難事 聞贈侍郎予謚文介死事地方及本籍建祠
西祀俞文節焜文節字昆上嘉慶庚辰進士由翰林
補江西道御史出守河南彰德擢直隸永定河道旋
改湖南衡永彬桂道權按察使因案左遷比歸粵禍
日熾咸豐三年奉 旨籌團防以勞績復官庚申二
月省城不守賊及公門公擊以梃賊駭走賊至益眾
遂被害事聞 予謚文節 詔建專祠莘莘俎豆共
聚一堂景仰三賢可想像從容赴義時也

繆武烈公祠

祠在昭忠祠西祀前署鹽運使金衢嚴道繆梓梓江

東城記餘卷下

三

蘇溧陽人道光戊子舉人大挑以知縣分浙咸豐二
年署杭州府同知時豐江決口浙漕阻運梓力主海
運之議陳審海道籌船載定經費諸法請於巡撫黃
宗漢遂以運事委之適粵匪劉麗川陷上海南匯諸
縣浙西戒嚴宗漢檄梓赴上海助勦兼通運道賊負
嵎拒守梓察城西有四明公所牆垣高峻令軍士築
礮臺於中穴牆燃巨炮擊之斃賊甚夥賊出城拒戰
復擊敗之海運向由上海出洋至是浙運阻隔梓訪
得劉河口爲海運故道請疏治以濟四年春海運歲
事得 旨以知府畱浙七月補甯波知府調署杭州

知府五年正月海運再竣以道員補用三月官軍復上海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以梓督兵助勦疊著戰功奏 賞花翎尋署杭嘉湖道兼署鹽運使六年署按察使時粵逆石達開自江西撫建窺浙何桂清以梓諳練兵事奏駐常山防勦七年補金衢嚴道八年賊大舉犯浙號數十萬越廣豐陷江山犯衢州府城梓督軍自常山回救燬賊卡二賊營一斃賊千餘人急入城治守具凡賊圍郡城九十餘日大小數十戰掘地道者五卒不得進賊遁敘衢州解圍功 賞按察使銜十年二月賊由廣德陷浙之安吉孝豐間道竄

東城記餘卷下

畚

杭州直徧城下我軍倉卒守禦兵旣少外援復久不至值大雨浹旬火器不得發再戰不利梓督軍清波門連日露宿城上當賊衝偵知賊掘地道急令治內濠雨甚不得就越日雨稍止方傳令集軍地雷猝發城崩十餘丈賊蟻附而上各軍皆潰退梓陷陣殺賊身被數十創尙屹立罵賊不止右足爲賊折始仆同治八年浙江巡撫李瀚章疏請照按察使陣亡例議卹並建專祠從之 贈太常寺卿銜入祀昭忠祠並於死事地方暨本籍建立專祠予謚武烈附祀者守備孫遇龍五品軍功丁春漢事見 國史本傳

張文貞公祠

張錫庚字星白江蘇丹徒人大學士玉書曾孫也道光丙申進士以二甲第一入翰林擢至左副都御史博通經史尤工駢文咸豐元年上疏請開博學鴻詞科以求方聞績學之士報聞八年視學浙江旋授刑部左侍郎錫庚嘗曰吾所取士欲其爲儒林傳中人不欲爲科第表中人吾豈不爲公門桃李計邪特不忍文章經術之才自吾失之也十一年夏金華不守甯紹繼陷杭州岌岌危甚時代者爲國子監祭酒吳保泰未至或勸錫庚歸印於巡撫而移疾去錫庚不

東城記餘卷下

奎

可賊圍城大吏分門守禦錫庚亦日夜出巡城衣不解帶城中糧匱無所得米煮豆以食繼之以土食土一日腹大泄不得出戶候補道某知其困也饋米一石米未罄而城陷或勸曰公盍微服出城閒道達上海入都自陳卽獲咎非守土責無重譴錫庚曰吾大臣也不可以辱國且吾年逾六十官階二品尙何求乎遂自縊於聽事賊入署歎曰忠臣也棺斂而出之城外時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年六十一杭人某竊其柩至上海江蘇巡撫薛煥爲易棺成禮時逾二月面如生祠在昭忠祠右同治十年奉旨建

祠子諡文貞其長子直隸候補知縣恩然妾王氏媳
戴氏孫女大姑同時隨殉均附祀學使丹徒丁公紹
周題額曰節永湖山聯曰小劫歷紅羊後十三年視
學來游看兒婦銜哀薦茲一盞丹漿拜公祠宇貞心
照青史閱二百載易名相襲歎祖孫濟美畱取千秋
碧血壯我江鄉

藏銀徙處

忠清里南地名醬園街有陳紅花者延一蒙師某十
餘年歲得館資必藏其半於瓶埋牀下約三十金一
年得上半歲館資發覆藏之但有空穴而無瓶憂怖

東城記餘卷下

奕

甚切而不敢言俟夜秉燭照之見牀側一隙旁穿甚
深不可物色不得已吐實主翁發牀破壁尋迹鋤索
之遍二室不得外爲鄰家不肯發而止蒙師竟憂死
事載馮開之快雪堂漫錄今醬園街內有中城福院
神奉宋殿司小校施公全俗稱醬園土地云

曹碧瑛墓

宋光宗宮人曹碧瑛葬東城報國寺側許氏壽柏堂
古柏之外咸豐間嘗降乩云丹楓烏相影蕭蕭山外
晴虹駕綵橋雲不歸來無夜雨牆陰閒煞老芭蕉後
許杏書筆錄其詩跡同人魏滋伯和云柏森香葉宿

鸞鳳瘞玉幽宮黯夕陽畱此一坏乾淨土願教終古
伴空王珠簾輕揭柳風和縷玉詩牌記手摩合與水
仙同薦菊寒泉一瓊配官哥評詩風落紙如飛臨石
經書筆法依親滌水巖眉子硯銅蟾淚滴到萍妃荏
苒春光近采茶城東詩境最幽遐仙娥莫起滄桑感
一任冬青自落花

景隆八發

景隆觀在版兒巷北厲徵君雜記如劍石銘如此江
山亭詩卷悉藏觀中已足令人長思今檢七修類稿
嘉靖癸亥杭因祈雨府差景隆道士往富陽龍門山

東城記餘卷下

七

取龍去縣幾百里山路崎嶇荆棘叢密衣體俱爲損
傷至則本地鄉民亦爲求雨澤潭中已得一蛙供于
廟矣道士焚牒拜潭亦得四蝦一蛙置甕以行途間
辛苦不免與同事者怨以爲一蛙而費苦錢糧人役
如此至杭無雨可煮食之頃刻雷雨交作淋漓遍體
咫尺不可辨也晚視甕中二物無一存駭然只得仍
到龍潭拜求廟僧曰勢不可得矣復又懼以官法僧
不得已供蛙與之至杭果得雨將送還潭視之甕中
又無矣可見當日道士自有異術郎仁寶居與觀近
曾與王蔭伯讀書觀中類稿載有景隆八發頗資解

頤文曰少同王蔭伯讀書景隆久之閱事命名王述其義遂名景隆八發蓋以可發笑者八事耳然其辭隨義抑揚譏誚道士以爲戲謔之音以發其懽愉憤歎之志客過而笑曰君子遊心如是哉有勃然色變者曰果王者無戲言乎王因告其虛車無庸覆瓿將來予病時文而假之鳴豈知召釁起怒文之害也歟當投之水火予則曰彼哉笑之者也癡人前不得說夢其怒之者乎所謂不笑則罵之是矣且枚生七發以無爲有君之八發假有成無是皆注元思於筆端闡才華於漢藻所謂文者也忍棄之耶去年過姑蘇

東城記餘卷下

突

與都南濠論賓戲等文因誦以質以告其客尤之情都曰其諸作之苗裔乎其騷人發憤之言乎其子雲譎怪之意乎復喟曰文雖近狎義則通微毛穎初成裴晉公亦以爲不可以文爲戲文之妙者也爲我寄王子又曰事因戲警名以文傳景隆道士之幸也安知不猶佛印之傳哉時道士聞之請予述其顛末并錄八發爲珠庭勸遂書無拘殿賦黃冠不淨寶殿無拘睭三清之幽境爲百戲之所都藏鬪探帖打馬投壺博錢者錯處抹牌者同區棍兮不冠拳兮無襦或歌或舞或笑或呼或箕踞於前楹或尸寢於後廚斯

則平日之所爲也若夫朱夏司權溽暑當塗招搖市井和以屠沽抱長席而至止泛短水之醜醜爾乃以瓦爲枕以棺爲鋪逍遙乎風涼從容乎日晡忽聞嘯於梁上弄傀儡於東隅者也至於萬物告成三冬來輸無門不掩有牆可踰官府兮爲堆鹽之所鄰舍兮爲過米之衢噫嘻嗚呼名雖蕭散實則污瀦蓋無傷於道士空見笑於吾儒大笑堂記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韓子曰小笑之則小悅大笑之則大悅蓋莫貴於笑亦莫貴於大笑矣有道士景隆居人好譔之構室焉高而不剝密而不狹輕而不露以娛賓客故

東城記餘卷下

完

又謂之堂然至其堂者莫不有笑焉啜其茶則破悶飲其酒則解醒對其食則噴案他日有客持觴過從尸而祝之把落其髯余曰此所謂樂然後笑者也眾以爲笑酒酣縛而笞之罵曰狗道士余曰以竹鞭犬眞可謂笑矣眾乃大笑遂爲之記銷鉛井銘銀壙之傍銀壙厠也資以用故名米樹之下米樹桑也藉以食故名有井焉井之

西隙地丈餘可容三五道士嘗具飲洗番鉛之琰錫飲

器也列哥窰之盤碎裂也果則蘇州之核鹽鼓也蔬則槿橋

之筍蘆菔也客有善爲酒戲者飲一杯則下其琰井中

以爲樂郡治西湖爲杭民之勝賞故錢帛咸於湖費

馬因號曰銷金鍋余謂茲井曰銷鉛可也復銘之曰井之泉清且涼井上之客迂且狂嗚呼釀井之水兮其毋長叱石壇誌叱石壇者牧羊之場也景隆之觀有廣除焉隆然而高坦然而夷承殿之址若壇之形道士好殖羊羊之生羣於其地走而若愛之聚而若毆之飽焉而卧以嬉壯者魁而澤瘠者瘠而癭乳者小而圓老者昂而峭尪者俯而伏望之纍纍然白石之奇塊也叱而起則羊焉道士初平之流也故擬而名之他日客至其廬見其羹焉曰羊耶羊耶而狗口是落耶道士曰是石也客曰汝叱石不休必聞於冥

東城記餘卷下

辛

道且鎔鐵灌汝腸腸其爛矣甯石羹乎道士懼明日石盡徙壇復如故云轉身路辭景隆之路法盤谷窈而深兮往而復如行羊腸在平陸繚繞縈紆穿九曲長蛇深蟄寒蛟縮欲走嗟如縛在足規行矩步如有東乍向東趨又朝北一身宛轉回顧多番使頭圓腳步蹉黃昏月黑不可過雙手捫壁空摩挲又似盤庚石鼓歌一句佶屈牙相磨道士道士可奈何願君後世爲田螺警夢樓說無名子夜讀書景隆之岑樓夢游華胥瓊宮玉宇神君仙人遨而嬉焉忽若然而悟曰是非響屨廊耶將西子之魂徑行過也何其聲之

若也審而視之童子執燭而來也復就寢夢化蝴蝶
天桃冶杏冷豔濃馥栩而揚焉忽轟而醒曰是非黃
鶴樓耶將謫仙之靈來槌碎也何其聲之轟也諦而
觀之道人煮茶而至也明日驗其樓前履則版軒而
後右行則版輕而左乃若而歌曰咄斯樓版胡砢砢
些截道人頭有長釘些道士懼無名子曰古有警枕
是余之願也勿輯煉藥鑪贊昔林君復隱於孤山以
梅爲妻以鶴爲子道士子棲於景隆以酒爲妻以狗
爲子故其消煩滌妄能守其教者凡以酒也是酒在
吾儒則爲狂藥在道士乃長生藥也名其爐曰煉藥

東城記餘卷下

圭

爐斯爲稱情贊曰其寒不冰其炎不爭其高不亢其
滿不盈消磨火性出入風情遠而覷之若仙翁之丹
竈迫而察之乃障愁之長城青樓珠箔能墮於天際
琅函玉笈能守乎至誠不知者以爲陷人之地知者
以爲葬道士之坑也歟方便樹頌宮中塗廁苦而難
入荒穢不治惟民所止何陋如之如惡惡臭天乃降
祥惟隰有桑方便之路黃絹幼婦繞樹三匝或得其
桶矢聲鏗鏗聲在樹間叶苟求其故不見其處右九
文惟序余成餘皆王作也王名一槐今爲員外云

城東三異

快雪堂漫錄載虞長孺舊住城東近長河頭一日莫行從河邊過相去數十步有黑氣從地滾長孺適有一急事赴友人約見此不敢前進須臾黑氣從下而上湧入一樓屋角方得達友人家因畱宿不歸明日過之其家夜喪一婦又長孺舍後有一空樓夏月卧簟看書時正停午見梯壁間有一婦人影短髮婆娑佯立不動初疑爲家婢往梯上探之寂然無人復卧影如故始悟爲鬼物執卷擊之影應聲滅自後登樓不復見矣又長孺家一僕名永富持齋數年乙酉歲從入京將至宿遷忽想開葷謂同寢僕曰吾聞比邱

東城記餘卷下

三

有病許食石首魚四兩吾今病欲得比例可乎僕畏因果再三語之終不應其明日買蔬菜飽食謂諸人曰辭素忽出官倉篷轉腳墮水諸僕聞其語曰我不識水又曰我是喫素的水急竟不救船至張家灣前同寢僕忽病夢永富索葷食甚遂欲死買肉設祭勿藥而愈丙戌春長孺聞艱歸過其墮水處四顧無人忽有犬赴水欲上船家人以版接之搖尾相向甚熟同寢僕呼永富我與爾同寢遂夜夜就之惟食肉與骨至家月餘死

庚寅八月二十六日春漪招集鶴巢周覽園亭之勝
各賦五言律詩二首杭世駿小築依城迴佳尋擇地
寬入門花照眼浴澗鶴梳翰飛翠沾衣袂清陰罩石
壇杖藜隨步遠幸不到秋殘石磴疏寮接登樓碧漢
迢竹深無俗響岫近露清標雲洞安琴薦山楹挂酒
瓢衰年耽野興涼夢落今宵翟顛珍重尋詩約良園
整屐從閉門延野趣照檻出秋容石格枯槎瘦花香
暗麝濃莎坪欹坐暖吟思浩吾胸記昔牽曹至櫻桃
花正鮮風光驚暗易霜信又新傳杖履逢前輩琴樽
入暮年殷勤主人意有酒且陶然倪一攀不亞平泉

東城記餘卷下

三

勝清游侍杖藜花繁陰照檻石古客畱題野趣延秋
爽風聲雜鳥嘯幽人勤剝啄雅足稱幽棲尺咫居方
近招邀記亦曾每耽文字飲不厭往來朋市隱甘初
服詩才得上乘一時成好會二老合重稱黃模煙蘿
半掩扉簾閣坐清輝日氣花交午秋聲樹合圍扶闌
容鶴步壘石待雲歸只合逃名士流觀長道機先生
隱東郭老子過南樓茶竈筆牀外小山叢桂秋一尊
開笑語羣季接風流燭至畱賓在幽情倡復酬黃基
兄也多佳客招之來別廬入門所見換闌徑有誰如
花葉李公圃林泉輞口居秋芳隨桂後一笑錦屏舒

二老風流劇羣賢少長并衣冠成小隊觴詠敘幽情
蠹走叢書檢鴉歸暮靄生茱萸重九會許我再隨行
姚思勤清曠雲卿閣蕭閒蝶叟齋敢云佳境埒差有
素心諧索句憑花檻銜杯坐石厓秋風塵不到詩酒
豁襟懷俊賞推前輩騷壇足雅型如何雙鶴杳時雪廬筠
至洲不遠望數峰青談塵欣同握吟筇肯再停幽禽解
畱客喧語下莎汀陳嵇庾信小園賦杜陵秋興詩清
才容跌宕勝地失追隨香霰庭應滿筠廊席自移平
生有幽意惆悵好花期每憶名園好曾攜俊侶過雜
花開幾許野竹瘦如何素壁詩牌換涼秋酒戶多塵

東城記餘卷下

古

勞誰似我幽賞笑蹉跎宋永折簡煩君召攜尊笑我
慳意遲雙屐到難得一秋閒秀倚窗前竹晴堆郭外
山似聞恣眺賞日夕未曾還松吹有清響棠邨多美
陰風流今鮑謝唱和此園林坐愛烏皮擁詩工白雪
吟他時高會續預擬暢追尋竹嶼姚翁結廬於東園
之東而規其旁以爲圃名曰鶴巢翁之從孫春漪讀
書其中杭丈堇浦翟君晴江嘗過之觴吟焉一時諸
君斐然有作遂成雅集余與春漪無半面識因介友
人丁松老持冊示余乞書長卷入石余惟近時幫屐
少年自命風雅以蚍蜉撼樹者往往而是獨諸君於

老輩風流景企不置雖一日之集有餘慕焉其用意
良厚矣余故樂副其請乾隆甲午上巳山舟梁同書
書并記石刻至今尙存又見平湖黃鶴樓金臺琴臺
賞雨序云琴臺者在武林艮山門內蓋姚春漪孝廉
之墅嘗與吳穀人祭酒談藝於此者也當日者地闢
三弓廊迴十步一拳石古半壁池清蘭芳逼人竹曉
催鳥紅飛蕉鼠綠戲荷魚棋聲敲雪屋之鐙詩興發
風樓之笛博山睡鴨香爐繞煙芳草鬪雞酒缸滴露
此林亭之勝槩可想像而知焉壬辰秋仲余與顧子
榕屏同寓斯園時則梧葉墜階棗花堆屋槐青月淡

東城記餘卷下

七

藕白風香羣螢夜流一蝶朝舞頭飄黃霰腳跂綠雲
顧子乃集良朋設芳讌揮玉如意浮金屈卮幾費杖
頭嘉肴適口勿勞屐齒好景盈眸絕無孟祖之叫囂
饒有深源之談詠尤奇者早經一月田疇千疇適當
北海筵開忽爾西山雨至驪龍睡醒鼓大地之風雷
孤鶩飛還帶漫天之雲霧銀湍亂灑珠沫橫衝樹停
蟬聲牆滿蚓跡脫帽而十分秋意披襟而一味涼情
把盞高歌卻喜魚鱗盡活停杯遙盼尙驚馬鬣騰空
此足以興傲七賢歡踰四美者矣然而聚散靡常合
離無定回憶春漪穀人諸君花邊握臂松下掀髯倚

闌聽雲傍牖讀月去泛西湖之艇閒共鷗盟歸攜北
郭之樽醉尋鶯語燭刻三寸鉢催一聲序王裴輞水
之詩成皮陸松陵之集乃未幾而庭空燕泣砌斷蛩
悲薇瘦紅欹柳低碧輭酒壚重過嗣宗已作古人琴
曲乍終子期久爲異物宋祁客去不見名流杜佑亭
存復來我輩惟秋興最宜客子況甘霖欣謝天公盍
灑狼毫述斯佳話再須鶯絹繪厥良游顧子曰然於
是同人各撰一詩方子春作記而推余爲之序

周南卿

周三燮字南卿號笑生錢唐人道光庚寅卽歲貢有

東城記餘卷下

七

抱玉堂集少年跌宕屢躓棘闈齋素懷鉛翱游幕府
最爲蔣相國攸鈞曾中丞煥所賞性喜彝鼎字畫嗜
好所觸不惜豐價求之所蓄前明書家金賤聚頭扇
亦多至二百柄修羊所入半耗于是故以貧終其身
問其家人言死後魂魄尙戀戀不忘至見夢於其子
可謂文人結習矣南卿居馬婆巷其移居倡和詩云
秋水堂空八景殘曾王父鐵士先生住東青巷有秋水堂八景詩書生家世
本清寒神從墮地當門苦仙未昇天拔宅難將恐打
頭無可卧但求容膝已爲安連雲甲第多豪貴不值
坊傭冷眼看何處能容骯髒身三重茅足庇勞人琴

書雖少終爲富花草無多卻稱貧頗媿焦先能露處
祇愁杜老又風塵年年如願呼難得初備黃羊祭竈
神五架三間兩版門馬婆舊巷傍城根展來金碧徵
圖畫看到姚黃慮子孫石丈貌奇宜拜笏雪兒歌近
好開尊西冷柴老思先雅對字何期屋尙存對門卽柴省軒
先生家住錢塘東復東柳雲梨雪想春風休猜我入
故居龔開齋觀察程伊湄編修暫免人嘲鍛錫公
鳴珂里龔開齋觀察程伊湄編修暫免人嘲鍛錫公
司馬園方營獨樂屋右卽皋園時章丈元龍樓卻倚
高空與陳六秋草堂貲臧諸君寄畢竟三遷抵一窮
余自打豬巷復張紗術一時和者有吳仲雲爰積堂
至此已三易其居矣

東城記餘卷下

七

章桐門蘇子齋周芸皋沈聽篁屠琴塢吳滋伯黃薌
泉費新橋邵魚竹吳西穀十九人今真跡尙存余曾
獲觀往復披吟足爲城東職掌也已

啞僧忽言

錢唐吳寶崖陳琰曠園雜誌杭城長明寺啞僧苦行
食力日擔經箱隨寺僧至人家作佛事每值法師施
食啞僧輒禮佛竟夜不倦不數年忽能言且識字朗
誦佛經若夙習者然實至誠所感也

青雨

孝慈庵順治初創於周氏東城雜記言之詳矣自俱

亭禪師而後首推青雨一時文人學士如夏松如章
次白張仲甫咸結納焉松如畱餘堂詩鈔青雨上人
遠宣招集城東半畝居云半畝居真傲澗槃阿師招
我共清歡幾番高詠到白社二月春風開玉蘭堞抱
艮山新築翠池涵定水自凝寒慈悲漫指身平億未
詣奢摩古佛壇次白梅竹山房集孝慈庵訪青雨上
人用佷亭禪師夜半過半畝居韻云散策尋幽林糾
陽照村屋荆扉水滌洄中有一僧獨焚香面虛壁蘸
筆寫枯墨風定息聞塵雲閒棲退谷偶來契靜緣安
能息白足同參米汁佛醉眼天一粟仲甫彝壽軒詩

東城記餘卷下

庚

鈔訪青雨上人用佷亭韻奉贈云半畝屋倚城三分
水繞屋桑隴槿花籬敲扉老僧獨朱魚躍清池翠陰
交眾木憑欄思濠梁近市儼空谷詩畫灑煙雲高人
幽趣足開徑訪鄰老閒閒自鋤粟

四閒別墅

全椒薛慰農先生守杭多惠政不二載退閒爲崇文
院長士風振起著有藤香館詩鈔中有皋園行爲四
閒主人作最爲詳盡蓋別墅改僅二年主人已有閒
雲出岫者中間又議售與駐防作八旗會館嗣歸浙
省忠義總祠園亦賴之永保恐別墅之名飄風卽過

因錄其詩云四間主人者萬筮軒啟琛吳曉帆煦兩
方伯濮少霞詒孫許緣仲道身兩觀察也四君同居
武林購得皋園舊址改爲四間別墅屬予畱題予適
有金陵之行同人飲餞茲園幾無虛日爲賦長歌言
別城東名勝金衙莊後之主者嚴侍郎山林城市足
幽隱水木明靚花竹芳憶昔中丞仕勝國其時執政
江陵張奪情抗論致忤觸蕭然落職歸錢塘林泉養
望寓經濟邱壑位置殊尋常 國初嚴公亦卓卓清
風軼事畱詞場皋園卜築仍舊貫大開壇坫供翱翔
南施北宋此觴詠愚山佳什傳堂堂梅村書法世罕

東城記餘卷下

堯

見臨池特爲題滄浪樊榭老人補志乘城東故事言
之詳兩家人事各代謝居停此後誰闡揚歷年三百
蹟已古其中况復經滄桑我初蒞浙愛流覽公餘往
往來徜徉關中都督方運甓桐城大令時飛觴余蒞浙時
主是園者爲師庾山都督旋歸葉季華大令六年眼見兩易主人生傳舍
洵堪傷歌哭聚族那易得茫茫浩劫悲紅羊城東萬
戶付一炬茲園猶幸存堵牆老兵炊飯爨庭桂健兒
削樹修斧斨荆榛櫛比花石壞闌干倒落亭臺荒飢
鴉嘯風立古木野狐拜月蹲虛廊勝游衰歇結構在
天生佳境必表彰四間主人今豪貴各從江海攜歸

裝宦成名立無不足支筇倚杖時相望卜鄰難得共
珂里買山猶恐非仙鄉名園舊址昔游釣捐金集腋
貲同償鳩工經始在歲晏落成之日剛春陽穿城鑿
塹引流水負土疊石成高岡小橋略約得野趣迴谿
曲折搖波光嘉樹茂竹各顯露芝楣藻井重輝煌敲
春筵啟冠蓋集公卿酬酢鳴笙簧新正四度預雅讌
推襟送抱方未央衣裳之會僕所苦科頭灑落形骸
忘大呼楊孔作兒輩狂招伶籍相抗行酒酣客倦日
倒景沁心清送古梅香主人知我雅好事要我素壁
畱詩章我時筆墨久鈐束戒途將泛長江航平生詩

東城記餘卷下

全

酒債怕攔倚裝重復展吟囊長歌未畢轉棖觸主人
母乃嗤疏狂東園樓閣盛南宋標題富景流風長龍
舟鳳輦每臨幸翠華掩映青垂楊理度之世已湮廢
花果僅足供上方百花池畔茂野草昇仙橋下嘶寒
蟹茲園基地最密邇懷古憑弔心徬徨方今大亂獲
戡定東南日漸臻蕃昌葆養元氣首省會世家大族
民表坊平泉花木足怡悅亦有蔀屋飢無糧東山絲
竹足陶寫亦有比戶寒無裳古人贈言重質實藻繪
風月言非臧善頌善禱學張老四君明德永衍祥歌
成離緒耿寤寐城東春漲催帆檣

梅溪書屋記

丁君洛耆其第在保甯巷有堂曰正修堂東之屋五楹榜曰梅溪書屋君嘗延予課其二子絃誦於斯歷有年矣予爲之作記曰錢塘丁掌六先生先世居山陰之梅山順治初由越之福巖遷杭五傳至先生勤學好問於書無所不讀嘗作小樓於梅東里慕先德名顯者藏書八千卷有言曰吾聚書多矣必有能讀書者爲吾子孫遂乞梁山舟學士題其額曰八千卷樓樓之東有屋三楹學士又書梅溪書屋四字以榜之蓋不忘故里之意也其地據申河之勝左盤右紆

東城記餘卷下

全

水清如鏡環其廬植梅數十株方春始陽羣葩競發先生讀書其下芬芳襲人詩興油然而生吟哦竟日恍置身於竹徑茶塢間上希子眞之高風先生之子洛耆君遷居於保甯巷卽移此額以張之其子曰申曰丙從余遊相與絃誦於斯客來輒曰甚矣丁君之給人也大山長谷鬱而爲溪水泉清遠石徑崎嶇其兩岸古梅萬億枝若屈鐵之交錯花若紅雲之燦爛所謂梅溪也今丁君之爲屋非在大山長谷之間也規模不廣制度不華庭無花木所謂古梅萬億無有也非梅溪而曰梅溪何耶余唯唯否否余知丁氏先

世越產也按嘉泰會稽志梅山在縣北一十八里陸農師適南亭記云昔子真之所居也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元戴剡源陳剛中均有題詠梅市之西南有子真泉味極甘寒上發源于梅山匯而爲溪居人呼曰梅溪溪上聚有村落皆爲濟陽族望掌六先生承世澤之懿居梅東之里此梅溪書屋之所以名也洛者君不忘所自名之亦奚不可豈給人哉客謝曰余誠見其小而遺其大然後知命名之義之不虛也遂爲之記

東城記餘卷下終

東城記餘卷下

全

弱冠時有志東里文獻家無藏書又寡交游無通人可訪後稍稍得見樊榭晴江春漪諸老先生遺著藉以攷證前事然自庚辛兩次城陷後遺蹟半被摧燬卽項氏可羨園最爲近世所著名齒稍長者猶及見之已湮滅不可復識况其他哉竊謂東園一隅地最幽僻代有名人近雖風流間歇安知無與余同志摻遐采逸繼樊榭諸老而輯成一編者今年秋丁君和甫出是編囑爲斟讐檢閱一過余向所欲爲蒐輯有志而未逮者具存其間嗚虘可不謂幸歟近時通人目覽五洲之圖手披萬國之史高掌遠蹠固無取乎

東城記餘後跋

一

是芟芟者然生長是地釣游之鄉桑梓之誼固不可忽也丁氏曩刻武林掌故叢編搜採遺藁至數百種可謂盛矣今又將以是編付棗子望博雅君子各出所藏俾壽諸梨棗以餉世居是邦者庶亦小雅詩人之誼也夫己亥九月城東小隱韓澄靖盦氏謹跋

祇祠之建於中國者以杜預左傳次睢之社註爲創見其次則景教流行碑博雅好古之士類能道諸然祇神一教說者卽指爲景教通款以後羣又以景教爲天主耶穌之說祇神則指爲回回習焉不察語之不詳由於未審其源流故也元興漠北其兵力能及

裏海以西地中海以東凡今海西諸國疆域厥未能
踐惟其教主所由出之耶路撒冷城實嘗至焉耶路
撒冷城所出之教漢以前無主名彼教傳有摩西十
誠敬事上帝之言或卽所謂祆神教也自漢以後耶
穌其人者出始有天主教之目自唐以後謨罕驀德
其人者出始有回教之目自明以後路德其人者出
始有耶穌教之目然回教之旨實附會於天主謨罕
驀德蓋欲篡耶穌之統不成而別出者彼教經旨近
經西洋人譯出有七重天之說與此記大普興寺碑
七重天門之說相合蓋回回奉教之寺也元時甚崇

東城記餘後跋

二

回教建寺以綏其眾理所宜有回教沿源天主初亦
佩十字爲教謨罕驀德自附耶穌或亦理所宜有也
先生未歸道山時敦品植學爲世矜式中土異端之
說斥絕惟嚴矧其爲異域異端也哉曲園師欲彌其
憾而不能實指何教特揭此條以爲之序識固卓矣
然彼國之人往往乘隙抵間以逞其欲而張厥喙爰
爲考訂源流而跋其後屬和甫同年并付劄劄同里
後學孫灝識